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乙 50 十

译注 任重 霍旭东

审订 李国祥

战国策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Z121

16-8

77808



200261457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战国策选译

译注 任重 霍旭东

审校 李国祥

包万吉 一九九〇年

责任编辑：林 建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李 楠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战 国 策 选 译

任 重 翟旭东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0.375 插页1 字数150 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DI 27/4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

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战国策》又称《国策》。它是我国战国时代的一部资料汇编，相传是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辑录的。历代图书著录家们对这部书的性质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史书，把它列入史部杂史类；也有的认为它是子书，把它列入子部纵横家类。

纵观《战国策》全书，它的内容主要是记载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在游说列国时所提出的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张和策略，以及它们游说活动的情况和过程。书中充满了雄辩的论述和辩难，构成了一个个权变、阴谋的故事。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言行、故事大多是虚构或夸张的，既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又多与史实有出入，难以成为一部信史。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战

《国策》是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或历史散文集。

《战国策》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最初是由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根据历史资料加以整理而编订的。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记述，当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时，发现了一批散乱的战国资料，共七种，书名分别叫做《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另有八篇是按国分编的。这批资料内容相近，但重复错乱，编排无序，字多误脱，也没有作者姓名。刘向进行整理时，用“国别”的体例，把上述六种资料分别编入各国名下，尽可能照顾了时间顺序，剔除了重复的内容，重新编为一书。由于该书所写的内容都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事情，故定名为《战国策》。

刘向编订的这部书，后来称作古本《战国策》，共三十三篇。东汉高诱为它作了注，很可能是和刘向本相并行的。到了宋代，这两种本子都已散佚甚多。曾巩（1019—1083）奉命编校史馆书籍时，古本就已缺佚了十一篇。曾巩进行了一番寻访、搜求之后，才补足了古本三十三篇的规模，而高注本仍然缺佚大半。可见曾巩本恐怕已不全是古本《战国

策》的原貌了。

南宋姚宏按照曾巩本的篇次，参照诸家校本，重新加以校勘，并在高诱注的基础上作了续注，与他同时的鲍彪却按国别和各国世系将曾巩本的篇次重新加以调整，并全部作了新注。元代中期的吴师道又在鲍彪本的基础上加以校勘和补正。此后，《战国策》便基本上按照姚、鲍两个版本的系统流传下来了。明清以来，研究《战国策》的学者甚多，各种校勘、注释、评析之类的选本、校本、注本、评本大量涌现，其中清人黄丕烈的刊本和《札记》三卷尤为后人所称颂。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姚宏本为底本，综合历代重要刊本，出版了《战国策》汇校汇注本。一九八五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不仅详尽地汇集了前人校注、考释的研究成果，而且多下己意，并附录了大量的有关序跋、著录、评论、佚文及索引等资料，给研读《战国策》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战国策》最初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刘向所见到的原始资料中并无作者署名，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历代的研究者只能作一些推测，至今尚无定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上来作一番考察。

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及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各个诸侯国都想扩大自己的领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进一步加剧了自春秋以来就开始的相互争夺的兼并战争。“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地一战，杀人盈野”，其激烈的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下，各国之间时而相互利用，互相联合，时而你争我夺，征战不休，形成了“邦无定交”的局面。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急需要得力的人才为自己服务，因而原来“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就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君主的争相招贤纳士。他们不惜用高官厚禄来招揽为自己服务的有智人才，于是“士”这个阶层的人们也就随着活跃起来了。一些具有各种才智的人，为了取得高官厚禄，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从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出发，揣摩天下形势和各国君主心理，游说各国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斗争策谋和外交才干，以求得各国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以至成为他们的谋臣和策士。这些人士，依附于各国君主，并和统治者相互为用，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其地位当然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以至左右天下形势，就更加推波助澜

地促进了这个时代的兼并和征战，对一些原来在位的将相、卿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使他们的言论、行动也就越来越加显示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游说之风、养士之风以及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关他们的言论、策谋，当时各国的史官必然都有所记载，这就自然产生了许多片断、零散的史料，这就是刘向整理皇家图书时所以能够看到各种名目不同、遗存散乱材料的原因了。

游说诸侯，既需要广博的知识，能说善辩的口才，还需要善于揣摩对方心理、随机应变、以投时君所好的机智。因此，它受到了当时以及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好，甚至把这种“纵横长短之术”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于是，把游说之士的言行、传闻以及各国的有关史料加以传抄，并在传抄中加以再加工、再创造，从而作为自己学习经验、模仿技巧的参考或范本，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这些材料，迭经传抄或加工，在官方或民间都会有所收藏，而且抄本颇多，绝不止一种或两种。据《史记》所述，产生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长短之术，不仅为一般士人所好，就连一些知名的儒家、法家人物，也把它当作仕进的阶梯。这种“尚游说”的风气，一直到西汉初期还很盛行，象蒯通、主父偃、邹阳、

韩信等人都是深好此术的。这些爱好者们参与了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编写，当然也是很可能的事。由此可以推断，从战国至秦、汉之间，有关纵横长短之术的记载材料是很丰富的。其间，秦始皇虽曾焚书坑儒，但有关纵横之学的书籍和人士是不在打击对象之内的，而且即使“焚”过、“坑”过，也是“焚”不尽、“坑”不完的。汉初建秘府，搜集图籍，广开献书之路，所以官方才会藏有刘向所能看到的几种本子。由于这些材料出自不同的作者和地区，再加上流传年代的久远，抄本不断的佚失或出现错乱，那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刘向所见竟是那般混乱。出于同样的原因，古本和现今流传的本子，也会有很多差异之处。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战国策》既不是一人之作，也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是正确的。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的考古发现，对研究《战国策》这部书的性质、作者和成书过程等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该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七章，约一万一千多字，是与《战国策》同类性质的文字，现已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六章与《战国策》、《史记》完全一样，有两章见于《史记》而不见于《战国策》，有两章见于《战国策》而不见于《史记》，还有两章仅部分地

见于《战国策》，其余的十六、七章当是刘向和司马迁都不曾见到过的“逸书”。该墓墓主是西汉初软侯的儿子，软侯是当时长沙王相，并且是一位“纵横长短之术”的爱好者，所以他的儿子墓中藏有家传的此类材料。可见，这些帛书应该是西汉初期所流行的“纵横长短之学”抄本的一种。由此可以推断，刘向在整理、编定《战国策》时所见到的原始材料，只能是同类材料的一部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所依据的材料，自然与刘向所见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可能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策》有所出入，曾巩所整理的《战国策》又未能完全恢复古本的原貌，那么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的言行材料，更会有很多已经佚失，致使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今本《战国策》共三十三卷，分为十二个国别。其中，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姚宏本分为四百八十六章；鲍彪本分为四百九十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由于绝大部分篇章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后来不少学者对此专门做了一些编年、考释工作，但仍没能完全排列出令人信服的统一史实时次来，还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地考辨和探讨。

《战国策》虽然不是一部信史，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书中除了忠于史实，可直接作为史料的部分篇章外，其余篇章也都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作者们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所以这部作品就能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特别是战国后期，诸侯间时而罢兵修好，时而背盟攻伐，尔虞我诈，战祸连年；一些谋臣、策士、纵横家之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更加翻云覆雨，推波助澜，致使百姓们在这混乱的社会中离乡背井、葬身沟壑，生活涂炭，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战国策》中，许多篇章把这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得生动而具体，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因此，《战国策》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战国史。

《战国策》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它的许多篇章还深刻地揭露和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罪恶，对广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和愤慨。书中描绘的统治者，既互相争夺、残杀，又互相勾结、利用，反复无常，不讲信义。他们有的骄横跋扈，贪婪狠毒；有的圆滑伪善，阴险毒辣。为了自身利益，他们挑起战争，横

征暴敛，不惜向人民转嫁战争负担，把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弄得民不聊生，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宫闱之内丑闻百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他们对外欺凌弱小国家，却又惧怕强敌。一旦受到强秦的威胁，就赶忙打出投降主义旗帜，出卖盟友、割地求和；而对内则政治腐败、昏愤无能，甚至宠信奸佞，迫害忠良，嫉贤妒能，不一而足。诸如阴险毒辣的后妃郑袖（楚策四）、手段卑劣的阴谋家李园（楚策四）、昏庸残暴以至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淫乱无耻的宣太后（秦策三）以及不辨贤愚的燕惠王（燕策二）等，都在《战国策》中得到了揭露和描绘，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憎恶。

《战国策》的绝大部分篇章是记载战国时的谋臣、策士、纵横家之类人物的言行和事迹的，着重表现了这些人士的才智和作用，这正是《战国策》不同于其他著作的独特之处。战国时代士人的出身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出身于新兴地主阶级，有的出身于平民阶级，有的则来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以游说时君为仕进之路，其中那些被统治者接纳的，便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那些未被重用的，则往往贫困潦倒，与下层百姓为伍。登上政治舞台

的士人，常常凭借自身的才干成为叱咤风云、扭转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有的也的确为所在之国作了好事和贡献。因此，对士人不能一概而论。虽然他们大多数人的从政动机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以致表现为朝秦暮楚、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正义感，但其中也确有不少人既具有奇才异智和精辟的政治见解，又具有廉洁正直、傲视功名富贵、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成为被人民称颂的义士、高士、勇士或忠臣。虽然入仕的士人们都在复杂的斗争漩涡中驰骋，互相倾轧，党同伐异，互相辩难，纵横捭阖，甚至施展出种种阴谋和诡计，但由于具体情况和背景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效果。《战国策》对于这些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生动的记载和描述，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特殊的时代，具体地分析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战国策》中还有一些篇章表现了倾慕正义、赞扬革新、倡导民主、歌颂反抗斗争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诸如冯谖、赵威后的民本思想；鲁仲连、王斗、颜闾的傲视王侯；荆轲、唐且的反抗强暴；孟尝君、燕昭王的礼贤下士；范雎、赵武灵王的积极革新；汗明、郭隗、莫敖子华关于人才问题

的见解：邹忌的民主意识；触龙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鲁仲连的排难解纷、功成身退的高尚行为等等，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至今对我们仍有着激励作用和借鉴价值。

当然应该看到，尽管士人们在当时发挥了各自不同的特殊社会作用，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最根本的道路还是依靠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依靠良好的政治制度来巩固政权、富国强兵。外交上的策略、个人的才智，其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谋臣、策士、纵横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与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他们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不加区别地渲染夸大这类人物的作用，过分地美化和赞扬他们，正是它的时代局限性。

由于《战国策》的思想内容与西汉以来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思想、观点和要求不符合，所以从它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历代封建文人的批判和贬斥，致使这部著作的地位一直不高。它最早的整理者刘向就认为它是“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产物，是“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的“权宜”之说。至于曾巩，则公开声明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来整理的，并认为此书充满了招致亡身

灭国的“邪恶之说”，是“为世之大祸”的，只是他主张不用“禁”而用“放”的办法来消毒罢了。更有甚者，清初学者陆陇其选出了《战国策》中的四十篇文章，用孟子的观点一一加以批判，书名就叫作《战国策去毒》。显然，历代封建文人都是带着浓厚的儒家偏见，抹煞了《战国策》的进步意义和思想价值。他们不能容忍纵横家们随心所欲地搞“阴谋”，设“诡计”，认为那是不合乎仁义、忠恕等封建道德观的。其实，《战国策》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里，而未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正是它的特点和优点。也由于这个原因，它才不肯“为尊者讳”，而能够大胆地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战乱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它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在汉代定儒学为一尊之后，它才越来越严重地受到儒家的蔑视和排斥。现在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它作出公正的分析和评价，才能更好地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

尽管历代封建文人对《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持否定态度，但对它的写作技巧、艺术成就却是称赞备至的，甚至把它作为典范文章进行学习和鉴赏。他们称赞它“繁辞瑰辩，烂然盈目”，“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鲍彪称“其

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委，有约而深”。《文心雕龙》在评价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时也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彩，乐毅报书辩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所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其他如韩愈、刘知几、欧阳修、苏轼、章学诚、刘熙载等人，都对《战国策》的艺术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

我们认为，《战国策》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或体现了战国时代特有的散文风格。这种风格当然是那些思想活跃、政治经验丰富的士人们在游说活动中，适应巧设计谋、互相辩难的特殊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精神风貌的体现。这种风格是通过语言的运用而表现出来的，其特点是：铺张扬厉、雄辩恣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它的叙述多能作到简洁明快、流利酣畅；它的论述或辩驳更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丰富多彩。其行文或曲折迂回，波澜横生；或危言耸听，故作警策；或婉转含蓄，层层入扣；或持论宏深，精辟独到；或单刀直入，准确犀利；或巧比妙喻，言理切中。读《战国策》的文章，绝无平铺直叙之感，反而觉得时如暴风骤雨，时如江水滔滔，时如泰山压顶，时如短兵相交，时如晴空万里，时如轻刀，其风格的绚

丽和丰富多变，实在美不胜收。至于它词汇的丰富性、叙述上的条理性、说理上的鼓动性、辩论上的逻辑性、情节上的曲折性、结构上的完整性以及修辞上的巧妙性，都是它前代和同时代的其它作品所不可企及的。从《战国策》的这些写作特点看，我们认为，散文的写作发展到战国时代，已经完全走向文学化，并已经相当成熟了。

其次，《战国策》的出现，也标志着各种散文文体的创造、发展和日趋成熟。其中既有生动具体的记叙文，又有层次清楚的论说文，也有针锋相对的驳论文。其它如辞意恳切的书信文、精巧的寓言和故事等，真所谓“文体大备”、蔚然多姿了。难怪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惊叹说：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兴衰之故可知也。”足见《战国策》在我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再次，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众多各不相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是《战国策》的重大艺术成就之一。似乎《战国策》的作者们已经认识并掌握了创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方法，如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意在矛盾冲突中~~借以展示人物的心理、性格、品德和 ~~人物~~ 人物的语言。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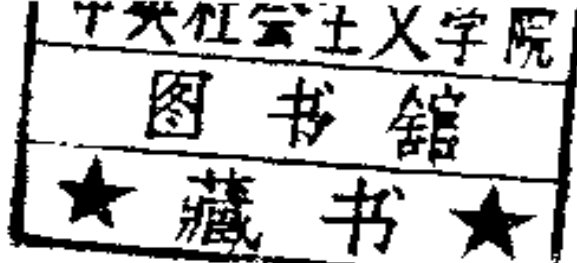
别是富有个性化的独白、对话、辩论等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通过编织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通过人物间言行的鲜明对比，通过侧面、细节、环境、氛围等方面的描述、渲染等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造型就展现在读者眼前了。其中有君王、后妃、将相、谋臣、策士、平民、阴谋家等等，而这些众多的人物，不仅毫无公式化、脸谱化的弊病，而且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形象。同是君王，就有昏愤无能的楚怀王、沽名钓誉的燕王哙、虚心纳谏的齐宣王、复国求贤的燕昭王、锐意革新的赵武灵王等；同是将相，就有深谋远虑的范雎、委婉讽谏的邹忌、知己知彼的白起、忠直蒙冤的乐毅以及性格各异的“战国四君子”；同是谋臣，而虞卿、触龙、庄辛、莫敖子华等人各具有不同的才干和性格特点；同是士人，既有见利忘义、朝秦暮楚的无耻之徒，也有唐且、荆轲、冯谖、颜闾、聂政、鲁仲连等奇人高士；特别是鲁仲连的形象，更显得格外突出，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士”。这些形象各异的人物，在《战国策》一书中是不胜枚举的，它好似一幅灿烂的画卷，把当时社会上的各式各样人物统统描绘进去了。

最后，策士们为了增加自己游说的说服力和鼓动性，有意收集和创作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

事，运用于说辞之中。诸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等，至今还活跃在人们口头上，成了富有警策性或寓意深厚的成语。《战国策》为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寓言故事，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宝库，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也是有所贡献的。

正因为《战国策》具有上述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它历代曾遭到了非议和贬斥，历代的文人们却还是有意无意地学习、模仿它的语言和写作技巧。贾谊、晁错、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司马光以及明、清以“复古”鸣世的文章学家们，无不受其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战国策》的散文风格。汉代的辞赋明显地表现出对《战国策》的继承性。《战国策》的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的表现手法和创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被许多文人学士所借鉴，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从文学的角度选译了《战国策》中的三十篇文章，以供读者阅读和鉴赏。文章的题目，我们采用了一些古今选本的通用名称，有些是根据文章思想内容自行拟定的。一般地说，



这些文章都是《战国策》中思想内容较好、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在编选篇目时，我们尽量照顾到国别和各种文体的代表性，力求能反映出全书的思想风貌来。

根据编委会的要求，我们把着力点放在今译上。一般尽量直译，少数难以直译的地方适当采用意译，尽可能准确、流畅地译出原文的特色。每篇题下，都有三、五百字的说明，简要地介绍该篇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写作特点，希望能给读者一点提示或启发。注释一般较简，凡是译文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注或少注，读者可以把原文、译文相互参照，进行理解。至于原文，我们是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汇校汇注本抄录的，遇有讹脱衍倒之处，径据其它校本订正，一般未加说明。个别原文的断句，是根据有关注释和己见加以订正的，选文的篇次也是按原书的次序编排的。

本书的选目，是我们两人共同研究确定的。书稿是由任重撰写的，霍旭东通读了全稿，并作了适当的修订。在译注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参阅了近年出版的有关选本、注本和译本，所有采摭之处，限于体例，恕未一一指出。书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任 重、霍旭东

1987年6月于济南

目 录

前 言	1
-----------	---

东周策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1
-----------------	---

秦 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王	7
----------------	---

司马错论伐蜀	21
--------------	----

张仪诳楚绝齐	29
--------------	----

范雎说秦王	37
-------------	----

齐 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	58
---------------	----

陈轸止昭阳伐齐	81
---------------	----

冯谖客孟尝君·····85

颜闾论士贵于王·····75

赵威后问齐使·····85

田单攻狄·····89

楚 策

张仪说楚王连横·····94

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106

郑袖谗魏美人·····118

庄辛谏楚襄王·····122

汗明见春申君·····130

李园进其女弟于春申君·····135

赵 策

赵韩魏三家灭知伯·····145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158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180

鲁仲连义不帝秦·····192

触龙说赵太后·····207

魏 策

吴起论河山之险	215
唐且不辱使命	220
韩 策	
聂政刺韩傀	226
燕 策	
燕昭王复国求贤	236
乐毅报燕王书	243
荆轲刺秦王	255
中山策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278
白起论伐赵	284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本文选自《东周策》。

周王室在春秋初期业已衰微，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名存实亡。战国时的东、西周只是位于原周王室所在地的两个小诸侯国，这时名义上的周天子住在东周境内。由于战国时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其中较强大的诸侯各怀并吞天下的野心，因此周王室的象征王权的九个大铜鼎就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早在春秋时楚庄王就曾向周天子“问鼎轻重”，以后争夺九鼎的事时有发生。战国中期，秦国兴兵攻打东周，逼索九鼎，无力自卫的周天子采用了大臣颜率的计谋，假意把九鼎许给

齐王而搬来了齐国的救兵。秦军退走后，齐王准备取走九鼎，颜率又对齐王极言搬运九鼎将遇到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和矛盾，使齐王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周天子便暂时保住了九鼎。本文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故事，赞扬了颜率的机智和爱国，嘲笑了齐王的贪欲和无能。颜率利用大国争霸的心理特点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巧妙地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和主权。他的滑稽多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文叙事简洁，人物对话生动具体，在《战国策》描写权谋的篇章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整个故事的虚构成分较多，其夸张、幽默的表现手法接近于民间故事，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①，周君患之^②，

①周：指周天子所居的成周城（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在东周境内。公元前367年西周惠公之少子班以“奉王（周显王）室”为名，建东周于巩（今河南巩县境），是为东周惠公。九鼎：九个青铜大鼎。相传是夏、商、周三代的传国之宝，周武王灭纣后，搬到了洛邑。②周君：指周显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一说指周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

以告颜率^①。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②：“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③。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④，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知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⑤？”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⑥。”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⑦，少海之上^⑧，其日久矣。鼎

①颜率(lù律)：周臣。②齐王：指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一说指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

③大国：颜率对齐国的尊称，此时齐为“战国七雄”之一。④陈臣思：人名，齐公族。⑤涂：同“途”，道路。“何涂之从”，即“从何涂”。⑥寄径：借路。径，小路。梁：即魏国。公元前361年梁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后，又称为梁。⑦晖台：魏国的台名，不详何地。

⑧少海：一作沙海，泽名，在今河南开封市北。

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葉庭之中①，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涂之从而致之齐②？”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壶觥耳③，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④，兔兴马逝⑤，漓然止于齐者⑥。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⑦，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⑧，器械被具⑨，所以备者称此⑩。今大王纵有其人，何涂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①葉(shè设)庭：有人说指楚国葉地。 ②终：究竟、最后。 ③醢(xī夕)：醋。觥(gōng工)：小口瓶。 ④鸟集乌飞：鸟儿栖止，乌鸦飞去。 ⑤兔兴马逝：兔子蹦起，马儿驰去。 ⑥漓(lí离)然：水流的样子。 ⑦挽(wǎn晚)：同“挽”，牵拉。 ⑧士卒：指迁鼎的士兵。徒：众人。此句与上句“九九八十一万人”都是极言其多的夸张说法，并非实指。 ⑨被具：指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 ⑩所以备者：指用来准备器械被具的人。称此：彼此均等，即与迁鼎的八十一万人的人数相等，又是一个八十一万人。

秦国发兵逼近周城，向周王索要九鼎。周王因此忧心忡忡，就把情况告诉了颜率。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忧，请派我到东边的齐国去借救兵吧。”颜率来到齐国，对齐王说：“秦国的行为太没道理，企图用兵力威逼周王交出九鼎。周的君臣在内部用尽心思反复计议，认为与其把九鼎交给秦国，不如把它们送给你们大国。帮助保护遭受危难的国家，是能享有美名的事情；得到九鼎，那可是极其贵重的宝物啊。希望大王能考虑我的请求。”齐王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派出五万士兵，命令陈臣思率领着去援救周王。于是秦国就退兵了。

齐国将要向周王讨取九鼎，周王又为此犯了愁。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忧，还是让我东至齐国去设法解决吧。”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周王依靠贵国仗义相助，才保住了君臣百姓的安全，所以愿将九鼎献给大王，但不知贵国准备经由哪条路将鼎搬到齐国？”齐王说：“我准备向魏国借路。”颜率说：“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在那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已密谋策划很长时间了。九鼎一旦进了魏国，肯定有进无出。”齐王说：“我打算向楚国借路。”颜率说：“不行啊。楚国君臣想得到九鼎，他们在葉庭那里已谋划多日了，如果进了楚国，那九鼎是绝对出不来的。”齐

王说：“那么我究竟应从哪条路把九鼎运到齐国来呢？”颜率说：“为这事敝国本来就替大王担忧啊。那九鼎，不象盛酱醋的瓶瓶罐罐，可以揣在怀里、提在手中而携带到齐国；又不象鸟雀飞翔，兔马奔驰，河水流淌那样轻轻溜溜地来到齐国。从前武王伐纣时，缴获了九鼎，为了搬运它们，每个鼎要用九万人来牵拉，九个鼎共用了八十一万人。那么庞大的搬运队伍的相应运输器械、生活物资的置办人员，也需要和搬运人员的人数一样多。如今大王即使有这么多人力，可是通过哪条路才能把鼎运出来呢？我暗自为大王担心啊。”齐王说：“你几次到齐国来说是要把鼎送给我，可现在还不是同不送一样嘛。”颜率说：“我可不敢欺骗大国，请赶快决定运鼎的路线，周国在等候着命令呢！”齐王只得就此罢休了。



苏秦以连横说秦王

本文选自《秦策一》。

苏秦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旧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不一。近年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证实，苏秦的活动年代是在战国中后期齐闵王称帝时，稍晚于张仪。苏秦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是为燕国服务。他入齐为燕国作反间，当了齐闵王的相。后因反间身分暴露，在公元前284年被齐国处死。他以曾组织六国合纵抗秦而著称于后世，但从本篇的记述可以看出，他最初是主张连横的，只是因为秦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才转而倡导合纵。可见当时一些策士们并无坚定的政治信念，朝秦

暮楚，一切以个人的功名富贵为转移。

本文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王固不能行也”，是苏秦说秦王的具体内容。苏秦以夸张铺陈之辞盛赞秦国的河山之险和国富兵强，极力鼓动秦王用武力并吞天下，但因秦国内部矛盾严重，向外扩张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这说明苏秦当时对秦国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导致了他的失败。第二部分写苏秦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描述了他为猎取功名富贵而刻苦自励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和封建伦常关系的实质。

本文描写人物形象十分生动具体，叙事层次清晰。苏秦的说辞，语言锐利，其铺张排比，淋漓尽致，代表了当时策士普遍的作风，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语言表达能力。文中记述主要出于传说和虚构，虽有些过分的渲染和夸大，但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来描写苏秦追求功名富贵的行径，应该批判地对待。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①，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②，北有胡貉、代马之用^③，南有巫山、黔中之限^④，东有肴、函之固^⑤。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⑥，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⑦，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

①苏秦：字季子，洛阳人，公元前？年—前284年在世，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连横：一般称南北为“纵”，东西为“横”。战国时秦在西，六国在东。秦与东边个别国家联合以攻击其它国家的对外策略谓之“连横”。反之，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的策略谓之“合纵”或“约从”。说（shuì税）：劝说。战国时策士们游历各国，劝说国君们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称为“游说”。秦惠王：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6年—前312年在位。②巴、蜀：地名，均在今四川省境内。原为两个小国，此时已属秦。汉中：地名，在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原属楚，此时已属秦。巴、蜀、汉中均以物产丰富著称。利：有利的条件。③胡貉（hé禾）：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的一种珍贵小兽，形似狐狸，皮可制裘。代：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蔚县一带，该地盛产良马。用：可用之物。④巫山：山名，今四川巫山县东。黔中：今湖北、湖南两省西部交界处。以上两地原属楚，此时已属秦。限：险阻。⑤肴（xiáo肴）：通“骹”、“崤”，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此二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⑥奋击：奋击之士，指能奋勇作战的武士。⑦地势形便：指地理形势利于作战。

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①，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②。”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③，道德不厚者不可以烦大臣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⑤，愿以异日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⑦，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⑧，尧伐驩兜⑨，舜伐三苗⑩，禹伐共工⑪，汤伐有

①教：训练。此处指熟练、熟悉。 ②奏：向君主进言。效：效果、办法。 ③文章：指礼乐法度。 ④烦大臣：劳烦大臣。指对外用兵。 ⑤先生：先秦时对德高望重者的一种尊称。俨然：郑重其事的样子。庭：通“廷”。 ⑥异日：他日，指合适的时候。 ⑦神农：即炎帝，姜姓，与下文所说的黄帝，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实际是古代的部族首领。补遂：又作“辅遂”，古代的部落名。 ⑧黄帝：即轩辕氏，与上文所说的神农，是传说中华夏族的始祖。涿鹿：地名，在今河北涿鹿县北。蚩尤：黄帝时九黎部族的首领。禽：同“擒”。 ⑨尧：即陶唐氏，名放勋，后让位于舜。驩兜：尧的叛臣，被放逐于崇山。 ⑩舜：即有虞氏，名重华，后让位于禹。三苗：指古代的苗族部落。 ⑪禹：夏王朝开国君主，鲧之子，因治水有功，接受舜的禅让。共工：水官名，以官名为氏，后被放逐于幽州。

夏①，文王伐崇②，武王伐纣③，齐桓任战而伯天下④。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⑤？古者使车毂击驰⑥，言语相结⑦，天下为一，约纵连横，兵革不藏⑧；文士并饬⑨，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⑩；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敝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⑪，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

①汤：即商汤，商王朝的开国君主，姓子，名履。有夏：指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②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末的周部族领袖。崇：当时的诸侯国名，在今陕西户县东。

③武王：文王之子姬发，周朝的开国君主。纣：商朝的末代君主，为武王所灭。④齐桓：即齐桓公小白，姜姓，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伯（bā爸）：通“霸”。指统领天下诸侯，充当其盟主。⑤恶（wū乌）：哪，岂。⑥毂（gǔ古）：车轮中心辐条辘集处的圆木。车毂击驰：车辆往来奔驰，车毂互相撞击。形容车辆之多，奔驰之急。⑦言语相结：用外交辞令订立盟约。

⑧藏：收藏。⑨饬（shì市）：通“饰”，指巧言诡辩。⑩聊：依靠、依赖。⑪缀甲厉兵：缝制盔甲，磨砺武器，厉：同“砺”，磨刀石，此处用作动词。

王、五伯^①，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②，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③，制海内，子元元^④，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⑤，忽于至道，皆懵于教^⑥，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⑦，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⑧，负书担囊^⑨，形容枯槁，面目黧

①五帝：传说中的五位帝王，一般是指黄帝、颡顓、帝喾、唐尧、虞舜。三王：一般指夏禹、商汤、周文、武王。五伯：即五霸，指春秋时先后出现的五个霸主，战国时人所指的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②戟：古兵器。撞（chōng冲）：击刺。③诎（qū屈）：屈服。此处用作使动词。下文“臣诸侯”的“臣”字亦同。④元元：指黎民百姓。“子元元”，即以百姓为子女。子，这里是统治的意思。⑤嗣主：继位之君。指当代君主。⑥懵（hūn昏）：同“昏”，糊涂。⑦黄金：战国时代黄金指铜。⑧羸（léi雷）：缠绕。滕（téng腾）：绑脚布。蹻（jué蹻）：同“屨”，草鞋。⑨囊（tuó驮）：囊，一种口袋。此处指行李。

黑^①，犹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紵^②，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③：“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箠数十^④，得太公阴符之谋^⑤，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⑥。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⑦，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⑧，抵掌而谈^⑨。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⑩。受相印，革车百乘^⑪，锦绣千纯^⑫，白璧百

①黧(lí梨)：黑色。 ②紵(rèn任)：同“紵”，指织布机。 ③喟(kuì愧)：叹息的声音。 ④箠(qiè怯)：书箱。 ⑤太公：即吕望，姓姜名尚，周文王之臣，辅佐武王灭纣开国。阴符：太公兵法。相传是吕望所著的兵书。 ⑥简：选择。练：精练。 ⑦摩：切近、经过之意。燕乌集阙：燕国古关塞名，具体所在不详。 ⑧赵王：据苏秦活动年代推算应为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9年在位）或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华屋：高大美丽的房屋，指宫廷。 ⑨抵掌：拍巴掌，鼓掌。形容谈话投机的样子。 ⑩武安君：苏秦的封号。武安：赵邑，在今河北武安县。 ⑪革车：外面包着皮革，用来运输军事物资的车辆。 ⑫纯：匹。

双①，黄金万溢②，以随其后。约从散横③，以抑强秦。

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④。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⑤。故曰：式于政⑥，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⑦，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燿于道⑧，山东之国⑨，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⑩、桑户棬枢之士耳⑪，伏轼搏衔⑫，横

①璧：古玉器名。②溢：通“鎰”，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鎰（一说二十四两）。③约从：即“合纵”。散横：拆散秦与东方各国的联盟。④关不通：“关”指函谷关，是秦与六国的交通要道。六国共同抗秦，因此函谷关的交通断绝。⑤天下从：天下合纵。从，同“纵”。⑥式：用。⑦廊庙：庙是古代君主祭祖之处，庙旁为廊，古代国家大事都在廊庙之内商讨，这里指代朝廷。⑧炫燿：同“炫煌”，光耀之意。⑨山东之国：指崤山以东的各国。崤山以西为秦国。⑩特：仅仅，只是。掘门：同“窟门”，就墙壁挖洞为门。⑪桑户：用桑木作的门板。棬（quān圈）枢：用弯木作门轴。此句与上句并言住房的简陋。⑫伏轼：手扶车前的横木。搏衔：勒住马缰绳。

历天下①，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②。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③，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④，四拜自跪而谢⑤。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⑥？”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

“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⑦！”

起初苏秦用“连横”的主张去游说秦惠王道：

“大王的国家，西边有富饶的巴、蜀、汉中等地提供物产资源，北边有胡、代地区盛产的貉裘和良马，南边有巫山、黔中那样险要的地形，东边有崤山和函谷关那样坚固的关塞。土地肥沃，百姓富足，战车万乘，勇士百万，良田纵横千里，库藏积

①历：行。 ②伉：同“抗”，匹敌之意。 ③清宫除道：清扫住室，修治道路。宫，室。除，治。 ④蛇：蛇的古体字。匍伏：同“匍匐”，爬行。 ⑤谢：陪罪，道歉。 ⑥倨（jù据）：傲慢。 ⑦盖：通“盍（hé河）”，有“怎么能够”的意思。

蓄丰厚，地形便于攻守，真是所谓天然府库，世上的强国啊。凭着大王的贤能，人民的众多，战备的充实，将士的精练，完全有条件并吞所有的诸侯，成为统一天下的帝王。希望您稍稍留心听一下，让我向您陈说一下秦国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办法吧。”

秦惠王说：“我听说过，翅膀不丰满的鸟不能高飞，法度不健全的国家不能动用刑罚，道德不高尚的人不能役使百姓，政治不修明的国君不能对外用兵。现在先生郑重其事、不远千里地登门指教，恐怕我一时还难以办到，希望以后再领教吧。”

苏秦说：“我原已料到大王不会听取我的意见啊。从前神农氏讨伐补遂，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擒获蚩尤，唐尧驱逐驩兜，虞舜讨伐三苗，大禹制服共工，商汤征服夏桀，周文王消灭崇侯，周武王攻克商纣，齐桓公凭借兵力而称霸于天下。由此看来，哪有不用武力而能成其大业的呢？过去各国使节的车马拥塞于道路，奔忙不已；诸侯们彼此订约结盟，表示联合为一体，不是约纵就是连横，结果还是不能把兵甲收藏起来。谋士们花言巧语，弄得诸侯们迷乱恍惚无所适从，各种麻烦事层出不穷，简直理不出头绪。法律条文越细，下面的欺诈行为越多；政令公文繁多，百姓却越加贫困；君臣们为国

事伤透脑筋，相互埋怨，老百姓也感到没有依靠；越是说得头头是道，战事便愈来愈频繁；能说会道、衣冠楚楚的谋士越多，战争越平息不了；发下的公文越多，天下越加动乱；谋士们的舌头都说破了，君主们的耳朵都听聋了，政治上却不见什么成效；尽管你讲究仁义、信守盟约，各国之间却总也不能和睦相处。这样一来，就是要弃文用武，以重金收买敢死之士，用兵甲武装起来，在战场上拼个输赢。假如无所事事地呆着就能得到好处，端坐不动而能扩充地盘，即使象古代的五帝、三王、五霸那样贤明的君主，也会非常希望不劳而获的；但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还只有靠战争来解决问题。敌我双方无论是在战场上拉开阵势，还是你一枪、我一刀地短兵相接，总之要战胜对方后才能建立丰功伟业。所以说对外要靠战斗取胜，对内要靠施行仁义来进行统治；国君在上面有了威信，百姓在下面就自然会服从了。当前要想并吞天下，战胜敌国，统一海内，抚育万民，使诸侯称臣，就非靠武力不可！如今的君主们都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道理，不明白怎样教化百姓，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被一些奇谈怪论所迷惑，终日沉溺在一些巧言诡辩里。这样看来，就难怪您不能采纳我的意见啊。”

苏秦劝说秦王的奏章先后上了十次，始终未被

采纳。他身上的紫貂皮袍破旧了，带来的百斤黄金用光了，生活费用再没有来源了，这才离开秦国回家去。苏秦一路上裹着绑腿，穿着草鞋，挑着书箱行李，样子憔悴，面色黄黑，显露着羞愧的神色。回到家里，正在织布的妻子不下机来迎接他，嫂子不肯为他做饭，父母也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苏秦叹息说：“妻子不把我当作丈夫，嫂子不把我当作小叔，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这都是我自己的错误啊。”于是他连夜挑选藏书，摆开了十几个书箱，找到一部姜太公写的兵书《阴符》，书里面讲的都是些韬略和智谋。苏秦整天伏案诵读它，选择精要之处反复加以钻研，领会其中的道理。每当读书累了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扎自己的大腿，伤口的血一直淌到脚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哪有游说列国君主而不能让他拿出金玉锦绣、卿相尊位的道理呢？”一年之后，他研究此书已经很有成绩了，说：“这次一定真能说服在位的国君了。”

于是苏秦取道燕国的要塞乌集阙，到赵国去游说，赵王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内接见了，跟他谈得非常投机。赵王非常赏识苏秦，封他为武安君，授给他国相的大印。他奉命到各国游说，一百辆大车、一千匹锦缎、一百对璧玉、一万镒黄金紧紧跟随在他的后面。他游说各国诸侯时，倡导各国建立

合纵，解散秦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连横，用以共同对付强暴的秦国。

由于苏秦作了赵国的国相，其他各国都与秦国断绝交往了。这时候，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百姓，那么威严的王侯，那么多善弄权柄的谋臣们，都要听从苏秦的决策和指挥。苏秦没有花费一斗粮食，没有动用一件兵器，没有出动一名战士，没有折断一根弓弦，损失一个箭头，就使得六国君主和睦相处，比兄弟还亲。真是有贤人在位就能使天下百姓归顺，任用了一个人才就能使各国合纵成功。所以说，能用政治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诉诸武力；能在国内处理好的事，就不必到国境以外去争夺。当苏秦的事业最昌盛时，他总是携带万镒黄金的费用去游说诸侯，一路上车马随从连续不断，炫耀非常，山东六国纷纷象风吹草伏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赵国也因有了苏秦的存在而大大提高了地位。说来苏秦原先不过是住在陋巷寒门的一个普通书生罢了，如今他跃马驱车，周游列国，在诸侯的宫殿上高谈阔论，使列国大臣无话可说，天下没有谁能与他抗衡的。

有一次苏秦要去游说楚王，中途要经过他的家乡洛阳。他的父母听到消息后，连忙清扫屋子，修整道路，安排了乐队，并摆下酒宴，全家人到郊外

三十里的地方迎接他。妻子见了，他不敢抬头，只是偷看他的脸色，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嫂子伏在地上，象蛇一样爬到苏秦面前，连续拜叩了四次，还跪在那里向苏秦陪礼道歉。苏秦说：“嫂嫂，你为什么先前那样傲慢而现在又这样低声下气呢？”他嫂子说：“因为叔叔眼下的地位高，钱财多啊。”苏秦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一个人在贫困潦倒时，连父母都不认他；一旦大富大贵了，连亲属们都要敬畏他。可见人生在世，地位和财富这两样，哪能够轻视呢？！”

司马错论伐蜀

本文选自《秦策一》。

文中记述了司马错与张仪之间的一场争论。在秦国的攻伐对象应该是蜀还是韩、周的策略性问题上，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张仪主张伐韩劫周，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便早日称霸，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司马错则认为那样做就会引起诸侯的反对，陷入复杂的矛盾之中，而秦国当前的力量尚不足以与众多的诸侯国相抗衡，因此伐韩劫周对秦不利。他主张避难就易，先伐巴蜀以利于富国强兵，然后再逐渐建立霸业。从两人的驳论中不难看出，司马错的意见符合秦国当时的政治经

济形势，因而是切实可行的，所以被秦王采纳了。

司马错的辩论语言朴实无华，见解精辟独到，没有当时一般策士那种浮夸的作风。这种求实精神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本文在《战国策》的驳论性文章中，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塑造了一个沉着冷静、深谋远虑的谋臣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①。司马错欲伐蜀^②，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③，塞轘

①司马错：秦臣，公元前310年率兵伐蜀，公元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乱。张仪：魏人，战国著名纵横家。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为秦相，曾以连横政策游说各国，有功于秦。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离秦回魏，后卒于魏。秦惠王：见《苏秦以连衡说秦王》篇注。②蜀：古国名，在今四川境内，后为秦所有。③三川：韩地，以其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三条河流而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东一带。

轅、緱氏之口^①，当屯留之道^②，魏绝南阳^③，
楚临南郑^④，秦攻新城、宜阳^⑤，以临二周
之郊^⑥，诛周主之罪^⑦，侵楚、魏之地。周
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⑧。据九鼎，案图
籍^⑨，挟天子以令天下^⑩，天下莫敢不听，
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
也^⑪，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
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

①轅(huán环)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中有轅轅关，形势险要，为历来军事要塞。緱(gōu钩)
氏：地名，在轅轅关附近，亦为军事要地。②当：挡住。
屯留：韩地，在今山西屯留县南。屯留之道：指通向屯留
的太行山羊肠坂险道。③南阳：地区名，居韩、魏之间，包
括今河南济源县、孟县、温县等地，因其在太行山之南，
黄河之北，故称南阳。④南郑：韩都，在今河南新郑县。

⑤新城、宜阳：韩地，分别在河南伊川县西南和宜阳
县西。⑥二周：指东周和西周，它们是战国时的两个小
诸侯国，见《秦兴师临周求九鼎》篇。⑦周主：指二周的
国君。诛：谴责，惩罚。⑧九鼎：见《秦兴师临周求九
鼎》篇注。⑨案：据有。图籍：地图和户籍。⑩挟：
挟制。令：号令。⑪戎狄：古代中原各国把居住在东、
西、南、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别称为夷、戎、蛮、狄，
含有贬义。戎狄即指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这里泛指
巴、蜀地区的各个部落。

焉，顾争于戎狄①，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②，务博其德③。三资者备④，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⑤。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⑥，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⑦，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⑧，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⑨，而又有禁暴正乱之

①顾：反而。 ②王(wáng旺)：这里用作动词，称王。下文“而王随之矣”的“王”，指王业、称王之事。

③务：必。博：博施，广施。 ④三资：三项资本，指前面所说的广地、强兵和博德。 ⑤桀、纣之乱：象夏桀、商纣时发生的那种祸乱，指苴、蜀相攻事。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jū居)侯。苴与巴国交好，而巴与蜀为敌国。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又求救于秦。 ⑥缮：修缮，加强。缮兵：修治兵器，此处代指战争。 ⑦拔：攻克。 ⑧西海：指蜀国。古人认为中国处在四海之内，蜀在西，故称西海。尽：全部取得。 ⑨名实两附：指名实两得。名，指不暴不贪之名；实，指广地和得财。附：归附，得到。

名①。今攻韩劫天子②，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謁其故③：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④。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⑤，而求解乎楚、魏⑥。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⑦”。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⑧，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⑨。蜀既属⑩，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①禁暴 正乱：禁止暴行，扭转混乱局面。指秦国应苴侯之请，去攻打蜀国。 ②劫：威逼。天子：指周慎靓王，公元前320年至前315年在位。 ③謁（yè叶）：陈述。 ④与国：同盟友好之国。 ⑤因：凭借，依靠。 ⑥求解：求救兵以解秦围。 ⑦完：完善，完美。 ⑧卒：终于，伐蜀：事在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 ⑨陈庄：秦臣。 ⑩属：隶属，归属。

司马错与张仪两人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司马错主张攻打蜀国，而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吧。”

张仪回答说：“我国可以先与魏国和楚国交好，再出兵攻打韩国的三川地区，堵住轘辕和缙氏的险隘路口，截断屯留之道的交通，让魏国封锁南阳，让楚国进军韩都南郑，秦军去攻打新城和宜阳，一直打到东周，西周的郊外，去声讨二周国君的罪过，再逐步侵占楚国和魏国的地盘。周天子明白没人解救自己了，就一定会献出九鼎等宝物。我们占有了九鼎，并据有了天下的地图和户籍册，就可以挟制周天子并用他的名义去号令天下，诸侯们也就没人敢不听从了，这是帝王的大业啊。而蜀国呢，只是个偏僻的西方小国，是那里一些戎狄部族的首领，我们损耗武器、花费人力而得不到多大功业，得到蜀国的地盘也不会有多大的好处。我听说：‘要争名就要在朝廷里争，要争利就要在市场上争。’而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啊，而大王却不去争夺它们，反而去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太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说过，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开拓疆土；要想兵力强盛，就必须让人

民富足；要想称帝称王，就要广施恩德。有了这三方面的条件，帝王之业也就随之而来了。现在大王的地盘小，百姓穷，所以我希望能从较容易的事情做起。那蜀国，确实是个西方的偏僻小国，是不开化部族的首领，而且他们内部还有象夏桀和商纣统治时发生的那种祸乱。如果让秦国去攻打它，那就好比让豺狼去追赶羊群一样容易。把蜀国的土地拿来，就能扩大我国的领土；把它的财富拿来，足以使我们的百姓富裕；这一仗不需要死伤很多人，却能很快使蜀国顺服。这样我们攻克了一个国家，而天下人却不认为我们残暴；我们得到了蜀国的全部财富，诸侯们却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威逼天子，威逼天子这种事，名声很坏，而且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攻伐无罪的韩国还会落个不义的坏名声，去攻打普天下人都不赞成攻打的国家，是很危险的！请让我说明危险的原因吧：周国是天下各国共同尊崇的王室，齐国是同韩国、周国结盟的国家。周国知道自己将要失掉九鼎，韩国知道自己将丢失三川，他们两国一定会齐心合力，去借助齐国和赵国的力量，并向楚国和魏国请求救兵。如果周国把鼎送给楚国，韩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没法阻拦的。所

以我说伐韩攻周是有风险的，不如攻打蜀国稳妥。”，秦惠王说：“说得对！我听你的。”

秦国终于起兵攻打蜀国，当年十月就攻取了，从而平定了蜀乱。蜀国国君改称蜀侯，秦国又派陈庄去作蜀侯的国相。蜀国既已隶属于秦国，秦国便更加富强起来，别的诸侯国更不是它的对手了。

张仪诳楚绝齐

本文选自《秦策二》。

本文通过张仪欺骗楚怀王与齐国绝交，然后乘机打败楚国一事，反映了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互相倾轧、兼并的历史事实，讽刺了楚怀王的目光短浅、见利忘义和昏庸愚蠢，也谴责了张仪的不择手段和背信弃义。文中的陈轸虽然具有先见之明，能洞察出各国之间的政治形势，识破了张仪的阴谋，但他提出的赂秦损齐的计策，对齐国也是很不得义的。张仪此举的成功，大伤了楚国的元气，从而使之成了秦国兼并六国的转折点。

全文故事完整，脉络清晰，叙事极为

简洁。它大量运用对话来组织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使故事情节起伏曲折，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最后的几句议论，显然是后人所加的。

齐助楚攻秦①，取曲沃②。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③，谓张仪曰：

“吾欲伐齐，齐、楚方欢④，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⑤，臣请试之。”

张仪南见楚王曰⑥：“敝邑之王所说甚者⑦，无大大王⑧；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⑨，亦无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⑩；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今齐

①齐助楚攻秦：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13年前后。②曲沃：原为魏地，在今河南陕县曲沃镇，公元前314年为秦攻占。③惠王：即秦惠文王，见《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篇注。④欢：友善，友好。⑤其：语气词，表示祈求。约车：装束车马。并币：合并财礼。币，指金玉皮帛等物。⑥楚王：指楚怀王，姓芈（mǐ弥），熊氏，名槐，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⑦说：同“悦”。⑧大：超过。⑨唯：这里同“惟”，语首助词，表示强调语气，无实义。⑩先：超过。无先齐王，是说齐王是秦国最憎恨的人。齐王，指齐宣王，姓妫，田氏，名辟疆，齐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在位。

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①，敝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②，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③。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⑤。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⑥，曰“不谷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⑦。”群臣闻者毕贺⑧，陈轸后见⑨，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

①厚：重，深。 ②苟：假若。关：指楚国的方城。

③商於（wū乌）：秦邑。商於之地，指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县一带地区，即丹江中下游一带。 ④为王役：被大王所役使，即听命于大王。 ⑤私：独自占有。 ⑥宣言之：把事情公开出去。 ⑦不谷：君主自称的谦词，常用的还有“孤”、“寡人”等。 ⑧毕：尽，全，都。 ⑨陈轸（zhèn诊）：齐人，著名策士，曾仕秦、魏，后仕楚。在秦时曾受张仪谗毁，后病死于魏。

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①。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②，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③。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④，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⑤，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⑥。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至，张仪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⑦。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⑧。”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⑨，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

①孤：受到孤立。 ②责：求，索取。 ③惋：恼恨。
 ④弭：止。弭口，即再别讲话。 ⑤反：同“返”。
 ⑥阴：暗中。 ⑦詈（lì）：骂。 ⑧广：横，宽。从：纵，长。 ⑨固：本来，以：犹“为”。

计也，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①，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②，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③，是吾合齐秦之交也④。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⑤。楚兵大败于杜陵⑥。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⑦，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⑧。计听知复逆者⑨，唯王可⑩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⑪，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齐国帮助楚国攻打秦国，夺取了秦国的曲沃。后来秦国想要伐齐报仇，但由于齐、楚两国当时的交情很好，秦惠王很是担心，就对张仪说：“我想

①赂：赠送，贿赂。名都：有名的都邑。②亡：损失，丢失。③责：追究，责问。④合：撮合，促成。⑤韩氏：即韩国。据史载，韩、魏两国在这次战争中曾乘机袭楚，至于邓（楚邑，今河南邓县）。⑥杜陵：秦县，在今西安市东南。按：战国时代此地称杜，西汉始改名杜陵，这里“陵”字当是后人衍增。⑦救亡：挽救国家不至于灭亡。⑧过：错误。⑨复逆：反复逆顺。⑩唯，有人说借用作“虽”字。⑪悖（bèi倍）：失误。

讨伐齐国，可是齐、楚两国正亲热着哩，您为我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说：“大王给我办备车马和礼品，让我去试试吧。”

张仪南行去见楚王，对楚王说：“敝国国君最悦服的人，莫过于大王您了；就连张仪我最乐意为之效命的人，也莫过于大王您了。敝国国君最憎恶的人，莫过于齐宣王了；就连我张仪最憎恶的，也莫过于齐宣王了。如今齐宣王把敝国国君得罪得很厉害，敝国想要讨伐他，而贵国却与齐国非常要好，这就使敝国国君无法服侍大王，而让我张仪也不能够为大王效忠了。大王如果与齐国断绝邦交，我愿让秦王献给您商於一带方圆六百里的土地。如果能这样，齐国就一定会削弱。齐国弱了，也就一定会听命于大王您了。这样一来，既削弱了北方的齐国，又获得西方秦国的好感，并得到占有商於之地的实惠，这真是一举三得的事啊。”

楚王听了非常高兴，在朝廷上扬言道：“我得到了商於这块方圆六百里的地方。”群臣听到后都向他道贺，陈轸来得最晚，只有他没有称贺。楚王说：“我不动用一件兵器，不伤亡一个士兵，就得到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我认为自己够聪明的了。群臣百官都祝贺我，唯独你不道喜，这是什么原因呢？”陈轸回答说：“我预料商於的土地不可

能到手，而大祸却一定要临头了，所以不敢胡乱道喜。”楚王问：“何以见得？”陈轸答道：“秦国看重大王的原因，在于大王有齐国作后盾啊。如今土地还未到手，而先和齐国断绝了邦交，这是使楚国孤立啊。秦国又怎么会看重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呢？再说，如果先叫秦国拿出它的土地给我们，然后我们再与齐国断交，预计秦国是决不会同意的。如果我们先与齐国断交，再去向秦国索取土地，就一定会受到张仪的欺骗和愚弄。等到发现上了张仪的当，大王就必然会为此而恼怒。这样，在西方惹恼秦国种下祸根，在北方又断绝了齐国的友谊，那么这两国的军队必然会打过来的。”楚王听不进陈轸的话，说：“这件事我的主意已定，你就再别说了，等着看我的成绩吧。”楚王派出使者去与齐国断交，使者还未回来，又派出第二批使者再次到齐国去宣布断交。张仪回秦国后，秦国派人到齐国去活动。这样，齐、秦两国就暗地里联合了起来。楚国派了一位将军到秦国去接受事先许下的那块土地。到了秦国后，张仪却装病躲着不见。楚王得知后，说：“大概张先生以为我还没有与齐国断交吧？”就又派了勇士前去大骂齐宣王。张仪确认楚国真的与齐国闹翻了，才出来接见楚国使者，说：“从这儿到那儿，六里见方的地方给你们。”使者说：

“我只知道是六百里，没听说过六里。”张仪说。

“我张仪本来只是个小人物，哪儿有方圆六百里的土地送人啊？”使者回国报告楚王，楚王气得要命，就要派兵讨伐秦国。陈轸说：“我可以开口说话了吗？”楚王说：“你说吧。”陈轸说：“去攻打秦国不是好办法。大王不如乘机送给秦国一座名城，用以联合秦国一起攻打齐国。这样，我们损失给秦国的土地就可以从齐国得到补偿，楚国不是还能保全地盘吗？大王如今已与齐国绝交，而又去追究秦国的欺诈行为，这等于是我们促成了齐、秦两国的联合啊。楚国必定会吃大亏的！”楚王不听他的话，出兵攻打秦国。秦国联合了齐国，韩国也跟随着他们，一起在杜陵这个地方把楚军打得大败。这次楚国的国土和军民不是一般所说的削弱了，而是仅仅免于亡国。这都是因为没有采用陈轸的计谋，并错误地听信了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致。在采用计谋和听取人言方面能够知道事物的反复和逆顺的人，即使让他作国王，也能胜任。定计谋，是事情成功的前提；辩人言，是成败存亡的关键。既失掉计策，又轻信人言，而能够稳固他的统治的君主是少有的。所以说，能定出几套应变的计谋的人不容易失误，听取人言而能洞察前因后果的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

范雎说秦王

本文选自《秦策三》，原为两章，今据其内容，合为一篇。

本文记叙了策士范雎向秦昭王进献谋略而取得高位的故事。当时的秦国，以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和舅舅穰侯魏冉为首的贵族势力很大。他们独揽国政，横行猖獗，而又骄奢淫逸，千方百计地扩充私家势力而危害国家利益，并排斥六国入秦的士人，用以架空秦昭王。范雎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秦国政治上的弊病，认为秦国要想称霸天下，对内必须铲除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对外必须采取灵活有利的外交政策。他用这种观点去游说秦王是冒着极

大风险的，因为他只是一个外来的布衣之士，而他所反对的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却都是秦王的骨肉至亲，弄不好，随时就会有被杀头的危险。因此，他开始就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在对秦王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前，先委婉地表示自己对“处人骨肉之间”而“交疏言深”的顾虑，然后又极言自己对秦王的耿耿忠心，直至秦王受了感动并明确表示“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之后，才敢秘密献策。后来，得到秦王的信任和重用而登上了政治舞台，对秦国的富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本文中范雎的说辞是极有特色的。他运用“说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的论述方法，由浅入深，层层揭示，平地生涛，耸人听闻，致使秦王感动而折服。他所运用的语言，委婉周密，恳切动人，时而旁证博引，时而雄辩惊奇，时而铺张扬厉，集中体现了战国时代策士的文风，也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口才。

范雎关于翦除“四贵”的建议和“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秦国富国强兵、统一

天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本文被司马迁收到《史记·范雎列传》中，可参读。

范雎至秦①，王庭迎②，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③。会者义渠之事急④，寡人日自请太后⑤。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⑥，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

①范雎(suī虽)：魏人，字叙，公元前？—公元前255年在世。有人认为“雎”字当作“睢”，故又称作“范睢”。他原是魏大夫须贾的家臣，因事被诬，备受凌辱，逃出后，化名张禄。秦昭王三十四年（前273年），秦国谒者王稽赏识其才能而带入秦国，为秦国在政治上出谋划策，甚得秦昭王重用，后为秦相，封为应侯。②王：指秦昭王，名稷，秦武王之弟。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在位，是战国后期秦国的重要君主。庭，殿堂阶前的院子。

③受令：接受指教。④会者义渠之事：会，适逢。义渠之事，指秦国灭义渠一事。义渠为西戎的一个小国，在今甘肃省庆阳地区一带。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义渠王朝秦，与秦昭王母宣太后私通，生两子。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随即起兵灭义渠。⑤日自请太后：天天亲自向太后请示。太后，即宣太后，昭王即位时年幼，宣太后多参与政事。⑥躬：自身。窃：自谦词。闵然：糊涂、迟钝的样子。敏，敏捷。不敏，指没有尽快接见范雎。

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①。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②：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③。”
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④：“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
遇文王也⑤，身为渔夫而钓于渭阳之滨耳⑥。
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⑦，载与
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

①变色易容：改变了脸上的表情。据《史记》记载，范雎初至秦时，佯装不知情，进入了嫪毐所住的永巷里，并扬言不知秦国有王。侍卫赶他走，他与侍卫争吵起来，秦王来到后，他仍故作倨傲之态以激怒秦王，但秦王却宽容而又礼貌地接见了，因而在场的人都感到惊惶不安。②跪：古人席地而坐，坐时臀部压在脚跟上。说话时为表示尊敬对方，就抬起臀部而挺直大腿。③唯唯：答应的声音。

④跽：（jì记）：长跪。跪时挺直身子，一般表示庄重或者着急的情状。⑤吕尚：即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世封于吕，故又称吕尚。又因其号为太公望，故下文又称吕望。他年老时得遇周文王，被立为太师，后助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齐，为齐国之始君。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为商末周国国君，又称西伯昌。⑥渭阳：渭水的北岸。渭水在今甘肃、陕西省境内。⑦已：同“以”。

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①。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②，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③。今臣，羁旅之臣也④，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臣之事⑤，处人骨肉之间⑥，愿以陈臣之陋忠⑦，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⑧，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⑨，被发而为狂⑩，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⑪，奔、育之勇焉而死⑫。死者，人之所必不可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

①擅：据有。②即使：假使。③无与成其王：没有人帮助他们作帝王。与，参与，帮助。④羁（jī）旅：暂住，寄居。羁，同“羁”。⑤匡君臣：纠正君臣的过失。⑥处人骨肉之间：即处在秦王与宣太后、穰侯之间。宣太后为秦昭王之母，穰侯魏冉为秦昭王之舅。⑦陋忠：浅陋的忠心。

⑧信行：真正实行。⑨漆身而为厉：在身上涂漆而致使患疮（因漆有毒）。厉，通“癩”，毒疮。⑩被发：披散头发。被通“披”。⑪乌获：秦武王时的力士。⑫奔、育：即孟奔，夏育，战国时两位著名的勇士。奔，也作“贲”。

大愿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①，夜行而昼伏，至于淩水②，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③，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为霸④。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⑤，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⑥，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⑦，下惑奸臣之谗；

①伍子胥：姓伍名员，春秋时楚人。楚平王杀害其父兄，子胥奔吴，帮吴王阖庐夺取王位，后又协助吴国攻破楚国，直入郢都，报了父兄之仇。后吴王夫差败于越王勾践，越赂吴太宰嚭请和，子胥力主灭越以绝后患，夫差不听，并为此事对子胥“赐死”。后越终于灭吴。橐载而出昭关：子胥奔吴时被人藏在橐中，车载而出昭关。橐（tuó驮）：一种皮口袋。昭关，楚关名，位于楚吴边境，即今安徽含山县西北。②淩水：即漂水。源出安徽芜湖，东流入江苏，注入太湖。③坐行：跪行。蒲服：即“匍匐”，爬行。④阖庐：也作“阖闾”，春秋末年吴国国君，名光，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在位，曾称雄一时。⑤箕子：殷纣王的叔父。纣王无道，箕子谏而不听，乃披发佯狂。接舆：春秋时楚人，是一个佯狂避世的隐士。⑥蹶：死，毙。⑦足下：在《战国策》中常用作对国君的尊称。

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①；终身暗惑②，无与照奸③；大则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囿先生④，而存先王之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⑤。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⑥，无疑寡人也。”范雎再拜⑦，秦王亦再拜。

范雎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⑧，南带泾、渭⑨，右陇、蜀⑩，左关、阪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

①保傅：宫中的女官。 ②暗惑：糊涂。 ③照奸：查明奸恶。 ④囿(hùn混)：搅扰，麻烦。 ⑤幸：垂爱、宠爱。 ⑥孤，秦昭王谦称自己是先王之遗孤。 悉，全部。 ⑦再拜：古代一种跪拜礼，要连拜两次，表示礼节隆重。

⑧甘泉、谷口：均为秦地名，在今陕西淳化县和礼泉县。 ⑨带：用作动词，环绕。泾，泾河，在今陕西省中部。 ⑩陇：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⑪关：函谷关。阪，指崤山。

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①，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②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王曰：“愿闻所失计。”

睢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③。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④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⑤，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⑥，主辱军

①驰：驱使。韩卢：犬名，是韩国出产的一只勇猛疾驰的黑色名犬。蹇（jiǎn简）：跛足。②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封于穰，时为秦相。③悉：尽、都。此处用作使动词，使……全部出兵。义，同“宜”，合适。④齐人伐楚：指齐宣王十九年（前301年）派匡章和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共同伐楚，杀楚将唐蔑，为魏、韩取得了宛、叶以北地区。《史记》作齐闵王时，误。⑤罢（pí疲）：通“疲”。罢露：疲劳困乏。⑥举兵伐之：指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大将乐毅率秦、赵、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齐大败，齐闵王出逃，后被楚将淖齿杀死。

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资盗食者也①。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②？且昔者，中山之地③，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今韩、魏，中国之处④，而天下之枢也⑤。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⑥，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⑧。”

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范雎曰：

“卑辞重币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于是举兵而攻邢丘⑨，

①藉：同“借”，借给。资：赠送。②缪（miù）：同“谬”，错误。③中山：春秋时白狄族所建的小国，在今河北省正定县东北，公元前298年灭于赵。④中国：指中原地带。⑤枢：原为门上的轴，引申为事物的关键或中心部分。⑥附：亲附，依附。⑦卑辞重币：谦卑的语言和厚重的礼品。事秦：事奉秦国。⑧虚：同“墟”，削平。⑨邢丘：魏地名，在今河南省温县东。

邢丘拔而魏请附。

范雎复说昭王曰①：“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②。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③，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王曰：“寡人欲收韩，不听，为之奈何？”

范雎曰：“举兵而攻荥阳④，则成皋之路不通⑤；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⑥；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⑦。韩见必亡，焉得不听？韩听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

①范雎复说昭王：原本无此六字，此据《史记》补。

②错：交错。绣：刺绣的花纹。③蠹（dù杜）：蛀虫。

④荥阳：韩邑，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⑤成皋：即城皋，韩邑，地势险要，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当时韩国都郑（今河南省新郑县），攻占了荥阳，就切断了成皋方面的来源。

⑥太行之道：指太行山上通向上党的道路，在今河南北部与山西交界之处。上党：赵郡名，在今山西长治市北。

⑦断而为三：把韩国截为三段。指新郑、上党、宜阳等三个互不能相救的地带。

单①，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②、华阳③，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④，制杀生之威之谓王⑤。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⑥，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乃所谓无王已。然则权焉得不倾？而令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为国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⑦，决裂诸侯⑧，剖符于天下⑨，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⑩；国弊，御于诸侯⑪；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⑫。’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⑬，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

①田单：齐国大将，五国攻齐时，坚守即墨不下，后反击燕军有功，齐襄王任之为国相，封平安君。 ②泾阳：即泾阳君公子市，秦昭王同母弟。 ③华阳：即华阳君半（m1米）戎，宣太后弟、昭王母舅。 ④专：独自掌握。

⑤制：控制。杀生；杀人。 ⑥击：杀。断：判决。 ⑦重：大权。 ⑧决裂诸侯：分割诸侯的土地。 ⑨剖符：指调兵遣将。符，兵符，古时朝廷用兵符作为派遣军队的凭证。 ⑩陶：即定陶，穰侯的封邑，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 ⑪御：控制。 ⑫社稷：原为封建帝王所尊奉的土地神与谷神，一般用作国家的代称。 ⑬木实：果实。披：劈开。

者危其国①，尊其臣者卑其主。’ 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②，县之庙梁③，宿昔而斃④。李兑用赵，减食主父⑤，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⑥、泾阳、华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⑦。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⑧，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华阳于关外。昭王谓范雎曰：

“善者，齐公得管仲⑨，时以为仲父⑩。今吾

①都：贵族的封邑。以上四句为逸诗，不见于今本《诗经》。②淖（nào闹）齿：楚将。燕将乐毅合五国之兵伐齐时，楚派淖齿率兵救齐，齐闵王任他为相。后来淖齿想与燕国瓜分齐地，杀了齐闵王。缩：《史记》作“擢（zhuó卓），抽，拔。③县：同“悬”。④宿昔：隔了一夜。《史记》作“百日而死。”昔，通“夕”。⑤李兑：赵臣。主父：即赵武灵王，详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篇注。公元前299年他传位给少子惠文王后，自称主父。其时长子公子章不服而作乱，李兑等解救，杀公子章，但仍继续围困主父宫，并减少主父的饮食供应，直至将他饿死，李后被封为奉阳君。⑥高陵：即高陵君，秦昭王同母弟。⑦已：同“也”，别本亦作“也”。⑧庙朝：即朝廷。⑨齐公：即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管仲：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之相。⑩仲父：对管仲的尊称。古代国君对德高望重的老臣常用“尚父”、“仲父”、“叔父”等尊称。

得子，亦以为父。”

范雎来到秦国，秦昭王在宫殿前的庭院里迎接了他。秦王对他说：“我早该亲自恭听您的指教了。无奈正碰上急着办理攻伐义渠的事，我每天都要去向太后请示。现在攻伐义渠的事已经办完了，我才得以前来亲自接受您的教诲。我做事迟钝，得见太晚了，请您让我恭行宾主之礼吧！”范雎也谦逊地客气了几句。

这天秦昭王接见范雎时，在场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秦王让左右的人都退下，宫中没有别的人了，秦王跪着向范雎请教说：“先生将要怎样叫我荣幸地受到指教呢？”范雎只是“哦哦”地应了两声，并不说什么。过了一会，秦王又问，范雎还是“哦哦”地应了两声而不说话。一连几次都是这样。

秦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愿意指教我吗？”范雎道歉说：“岂敢如此。我听说吕尚初遇文王时，他只是个在渭水边钓鱼的老渔夫罢了。按说，他与文王交情是很浅的。可是他因一次进言就被文王封为太师，还请他一起坐车回宫，这都是因为他们谈得深刻、很投机啊！以后文王果然从吕尚那里收到

很大功效，终于占有了天下，作了帝王。假如文王疏远吕望，不与他作深刻的交谈，那就说明周国没有作天子的德行，而周文王、周武王呢，也就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帝王之位了。现在我只是个暂住此地的过路人，与大王素无交情，而我想说的，又都是些批评大王君臣的话，牵涉到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我虽然愿意尽忠直言，但不知大王的想法怎样，这就是大王问了我三次，我都没回答的原因啊。我并不是害怕什么而不敢说，哪怕今天对您说出来，明天就会被杀头，我也不敢有害怕的念头。只要大王真正实行我的主张，就是死，也不足以让我害怕；就是逃亡，也不会令我发愁；就是浑身长满癞疮、变成披头散发的疯子，也不会让我感到耻辱。即使是象五帝那样有圣德的人也得死，三王那样有仁德的人也得死，五霸那样有才德的人也得死，乌获那样的力士也得死，孟奔、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得死。死，是任何人所不能避免的。既然人人都非死不可，那么在非死不可的情况下，只要我死得对秦国有一点好处，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我还怕什么呢？从前伍子胥藏在皮口袋里逃出了昭关，夜间赶路，白天隐藏，逃到凌水时，没有东西充饥，他连跪带爬地在吴国的街市上讨饭，最后还是使吴国兴盛起来，使阖庐称霸于天下。假如我能象

伍子胥那样进献谋略，即使把我关进监牢，一辈子都不释放，只要我的主张能够实现，我还有什么可愁的呢？箕子、接舆，自己在身上涂了漆，让身上长毒疮，披头散发地装疯卖傻，可他们这样做对殷朝和楚国毫无好处。如果我做出象箕子和接舆那样的行为，却能对贤明的君主有所帮助，那将是我最大的荣耀，我还有什么耻辱呢？我所担心的只是我死了以后，天下士人见我因尽忠而被杀，因而就闭口止步不肯到秦国来效力罢了。如今您上怕太后的威严，下受奸臣的迷惑；平日住在深宫之中，离不开保傅们的照顾，一辈子被愚弄，没有人帮助您明察奸邪；说严重些将会导致国家灭亡，至少也会使您的处境孤立、危险。这才是我所担心的啊！至于我个人受窘受辱、被处死或被流放之类的祸患，都是我所不敢去担心的。我死了而秦国能长治久安，就胜过我活着啊！”

秦王跪直着身子严肃地说：“先生说的是些什么话呀！秦国地处偏远，我又孤陋寡闻，先生却肯光临敝国，这是上苍让我烦扰先生，以保全我祖先的庙堂啊。我能够得到先生的教诲，正是上苍垂爱先王而不抛弃他的后代啊！先生怎能说出这样一些话呢？无论是大事、小事，哪怕是对上涉及太后，对下涉及大臣，希望您能够全部说出来指教我，

不要不信任我啊！”范雎向秦昭王行了再拜礼，昭王也还了礼。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北有甘泉、谷口要塞，南有泾水和渭水环绕，西依陇、蜀，东靠关、阪；有上千辆兵车，有上百万勇士。凭着秦军战士的勇敢，车马装备的充实，去对付诸侯，就好比驱使健犬去追赶跛兔一般，霸业很快就能实现了。可是秦国现在却关着大门不敢对崤山以东的各国用兵，这都怪穰侯没有忠心地为国家谋划，而大王的策略也有失误啊！”

昭王说：“我很想知道一下失误在哪里。”

范雎说：“大王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不是好办法。您派出的军队少，就不能打败齐国；多派军队对秦的损失又太大。我估计大王想少派军队，而让韩、魏两国出动全部军队，但这样就有些不合适了。如今，已看出结盟国家不可靠，越过人家的国家去打仗，能行吗？这是缺乏谋划的事啊！从前齐国人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军，杀掉了楚将，开拓了土地一千多里，但齐国自己却连分寸土地都没有得到，难道是齐国不想要土地吗？是形势不允许啊。后来诸侯看到齐国兵力损耗严重，君臣之间又不团结，于是就乘机攻打齐国，齐王被杀戮，军队被打败，因而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齐国越过韩、魏去打楚国，反而壮大了韩、魏两国的势力。这就是常说的借给强盗武器，送给小偷粮食啊！大王不如与远方的国家结盟而攻打近邻的国家，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是您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是您的一尺土地。现在不用这个办法而去攻打远方的国家，不是很错误的吗？再说，以前中山国拥有方圆五百里领土，却被近邻的赵国独吞去了。赵国大功告成，有名有利，天下谁也奈何不了赵国。如今，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大王要想称霸，必须亲近中原国家并利用它们作交通枢纽，用以威慑楚、赵两国。如果赵国较强，楚国就会依附秦国；如果楚国较强，赵国就会依附秦国。只要它们两国依附秦国，齐国就必定恐惶不安，一恐惶不安就会用好话和重礼来事奉秦国。只要齐国依附了秦国，韩、魏两国就可以被削平了。”

秦昭王说：“我是想亲近魏国，可是魏国在外交上是个多变的国家，我没法子亲近它。请问怎样才能与魏国交好呢？”范雎说：“先用好话和重礼去迎合它。不行，就割地贿赂它。再不行，就出兵攻打它。”于是秦国出兵攻打魏国的邢丘，攻破邢丘后，魏国就来请求依附秦国了。

范雎又说：“秦、韩两国的地形，有如锦绣的

花纹那样互相交错。韩国对秦国来说，就象树木上的蛀虫和人体内脏的病患一样。一旦各国之间发生战争，最能损害秦国的国家莫过于韩国了。大王不如收服韩国。”秦昭王说：“我是想收服韩国，可是它不肯听从，该怎么办呢？”

范雎说：“出兵攻打荥阳，城皋方面来救援的道路就断绝了；再从北面切断太行山要道，上党的韩军也就没法南下救援了。攻打荥阳这一着，就会使韩国被割断成三截。韩国看到自己将要被消灭，怎么敢不听命于秦国呢？韩国听命了，秦国的霸业也就可以成功了。”秦昭王说：“好！”

范雎又说：“我住在崤山以东时，只听说齐国有田单，却不曾听说过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泾阳君、华阳君，可没听说过秦国有大王。能总揽国家大权的人才称得上王，能独立处理国家利害关系的人才称得上王，能掌握生死权力的人才称得上王。如今太后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擅自派出使者而不向您禀报，泾阳君和华阳君可以毫无顾忌地处决人犯，具备有这样的四个权贵而国家不遭祸殃的，从来没有过。屈居于这样四个权贵之下，也就算不上什么王了。象这样，大权怎能不旁落？命令又怎么能由大王发出呢？我听说：

‘善于治国的君主，对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威，

对外要重视自己的权柄。’穰侯派出的使者，都利用大王显贵的身分，去分割诸侯的土地，擅自调兵遣将，攻打敌国，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打了胜仗，胜利果实全都落进穰侯的封地——陶邑；国家因战争而损伤了元气，就不能不受到别国控制；打败了，百姓就会怨恨大王，而灾祸落在国家头上。有一首诗说：‘树上果实太多了，就会压断枝条；’枝条断了，就会伤及树身。扩大自己都邑的人，一定会危害国家，过分地抬高自己的大臣，就会降低国君的身分。’齐相淖齿独揽国家大权，他抽掉齐闵王的筋，把齐闵王吊在庙梁上，使齐闵王一夜之间就咽了气。李兑在赵国执政，他减少对主父的饮食供应，很快就把赵武灵王饿死了。现在太后、穰侯当权，又有高陵君、涇阳君、华阳君辅佐着，最终就不会再有秦王的位置了。这些人也就是淖齿、李兑之流的人啊！现在，我看到大王在朝廷中已经受到孤立，我真担心将来统治秦国的，不会再是大王的子孙后代了。”

秦昭王听后感到很恐惧，于是他就废黜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涇阳君、华阳君放逐到函谷关以外。

昭王对范雎说：“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后，曾尊称他为仲父。现在我得到了您，也把您作为父辈来对待。”



邹忌讽齐王纳谏

本文选自《齐策一》。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齐相邹忌的妻妾、客人出于不同的动机，一致夸大邹忌的美貌，但邹忌却有自知之明。他冷静地思考，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从中悟出了深刻的道理，于是就拿这件事作比喻，劝谏齐王不要在赞美声中自我陶醉。因为地位高的人容易受到阿谀和蒙蔽，只有广开言路，虚心接受批评和建议，并积极地加以改正，才能修明政治。齐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政治效果。这一主题思想是进步的、积极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本文构思巧妙，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比喻生动确切，又能由近及远、因小见大地说明事理，富有启发性和说服力。在语言的运用和文字的叙述上很有特色。全文几乎都是运用三层递进的排比句式来记述的，如邹忌与其妻、妾、客人的三问三答，三问语气不同，三答的口吻各异，既富于变化，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再如“朝”、“旦日”与“明日”，“令初下”、“数日之后”和“期年之后”的时间推移，“妻之美我……妾之美我……客之美我……”、“莫不私王……莫不畏王……莫不有求于王”的层层推论，都使语言具有一种整齐、洗炼的节奏美，这在《战国策》中是别具一格的，从而使它成为一篇长期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作品。

邹忌修八尺有余①，身体昳丽②。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①邹忌：齐威王相。修：长。八尺：当时一尺约合今尺七寸。②昳（yì）丽：光艳美丽，气度不凡的样子。昳：通“逸”。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①，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

①孰：同“熟”。熟视，仔细看。

朝①，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②。期年之后③，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④。

邹忌身材高大，神彩飘逸，十分俊美。一天早晨他穿戴完毕，边照镜子边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更漂亮啊？”妻子说：

“您漂亮极了，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最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漂亮，所以又问自己的小妾说：“我漂亮，还是徐公漂亮？”妾说：“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呢！”白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邹忌陪他谈话时又问：“您看我与徐公谁更漂亮啊？”客人说：“徐公不如您这么漂亮啊。”

第二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端详着徐公，觉得自己比不上徐公；对着镜子看看自己，更感到

①谤议：议论、指责别人的过失。市朝：街市和朝廷，代指公共场所。 ②间进：间或有人进谏。 ③期（jī）年：满一年。 ④战胜于朝廷：身居朝廷而战胜敌国。指只要政治修明，不用动兵就能使敌国畏服。

自己比徐公差得很远。夜里，躺在床上反复考虑这件事，他想：“妻子所以说我漂亮，是因为她偏爱我；妾所以说我漂亮，是因为她惧怕我，客人所以说我漂亮，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啊！”

于是，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我知道自己确实不如徐公漂亮，而我的妻子出于对我的偏爱，我的妾由于惧怕我，我的客人因为有求于我，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纵横千里，城邑有一百二十座，宫中的后妃和侍臣没有一个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们没有一个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黎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想求助于大王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实在太厉害了啊！”齐威王说：“说得对。”于是就颁布了一道命令：“朝廷大臣、官吏百姓，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错的，受上等奖赏；凡是能书面向我提出意见的，受中等奖赏；凡是能在公众场合批评议论我而让我知道了的，受下等奖赏。”

命令刚一颁布，就有很多官吏百姓前来提出意见和建议，成群结队，以至使门庭内外象集市一样热闹。几个月之后，只是断断续续有人前来提意见。一年之后，就是有人想来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到这个情况，都来朝见齐王，表示臣服。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在朝庭之内征服了敌国”。

陈轸止昭阳伐齐

本文选自《齐策二》。

策士们为了使自己的说辞更有说服力，往往在抽象议论中插入妙趣横生的寓言故事，用以自然、生动地表达出他要阐述的深刻道理。本篇的“画蛇添足”就是这种以寓言喻事理的一例。

策士陈轸站在齐国一边，劝说楚将昭阳放弃攻打齐国的计划。他抓住昭阳患得患失的心理特点，用“画蛇添足”的比喻，形象地说明昭阳再去攻打齐国是一种多此一举的事情。昭阳从个人的利害出发，认识到攻齐对自己并无任何好处，就只好退兵回国了。

出自《战国策》的一些寓言，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都以它们的巧寓事理、妙语惊人、言简意赅和形象生动的艺术特色而受人喜爱，以至流传不绝。本文就是《战国策》中这类作品之一。

昭阳为楚伐魏^①，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②。陈轸为齐王使^③，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④，爵为上执珪^⑤。”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⑥。”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可也^⑦。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⑧。

①昭阳：楚国公族，楚怀王时曾先后作过令尹、柱国。 ②昭阳伐魏攻齐：《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六年（前323年）载：“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 ③陈轸：见《张仪诋楚攻齐》篇注。此时陈轸正为秦使齐，故齐王问计于他。 ④上柱国：楚国最高的武官，亦简称柱国。 ⑤上执珪：楚国最高的爵位。 ⑥令尹：楚国最高的行政官员，相当于别国的国相。 ⑦譬（pì僻）：比方。 ⑧卮：圆形盛酒器。舍人：左右亲近之人的通称。

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

‘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得八城，不弱兵^①，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

昭阳为楚国攻打魏国，打败了魏军，杀死了魏将，夺得了八座城池，接着又调动军队去攻打齐国。

陈轸受齐王委托去拜见昭阳。他先行了再拜礼，祝贺昭阳打了胜仗。然后问昭阳说：“根据楚国规定，打败敌军，杀死敌将，能得到怎样的官爵呢？”昭阳说：“官职为上柱国，爵位为上执珪。”

^①弱兵：减兵，指休战。

陈軫问：“比这更尊贵的职位是什么呢？”昭阳回答道：“就只有令尹了。”陈軫说：“令尹是够显赫的了。可是楚王不会设置两个令尹啊！让我为您打个比方吧。楚国有个举行祭礼的人，礼毕，他赏赐给左右亲近的人员一壶酒。这几个人商量说：‘这点酒几个人喝是不够的，一个人却又喝不完。让我们各自在地上画一条蛇吧，谁先画完，酒就归谁。’有一个人先画好了，拿起酒壶准备喝酒。他左手拿着酒壶，右手仍在不停地画着，他说：‘我能给蛇添上脚呢。’他的蛇脚还没有画好，另一个人也把蛇画好了，于是抢过酒壶说：‘蛇根本没有脚，你怎么能给它添上脚呢。’说着就把酒喝了。画蛇添足的那人呢，最后还是没有喝上酒。现在您辅佐楚国攻打魏国，打败魏军，杀死魏将，又得到了八座城池，还不休战，又想要攻打齐国，齐国怕您怕得厉害。你因此而得到的名声也已经很够了，您这上柱国的官位之上再也无什么官职可加了。打仗一再取胜却不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总有一天将会战死在沙场上的，那时他的官爵也跟着归还给国君了，这就象画蛇添足一样啊。”昭阳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罢兵而归。

冯谖客孟尝君

本文选自《齐策四》。

齐国寒士冯谖投奔到孟尝君门下作食客。他虽然胸怀大志，富有才干和远见，但并不炫耀自己，因此最初曾一度受到主人的冷遇。他为了要求提高生活待遇曾三次“弹铗而歌”，虽然遭受到其他食客的讥笑，但孟尝君对他还是很宽厚的。后来，冯谖在为孟尝君到薛地收债的过程中施展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在孟尝君尚不理解的情况下为之营造了“三窟”，从而使孟尝君摆脱了困境，解除了后顾之忧，大大地巩固了统治地位。

这则故事反映了战国时代贵族阶级盛

行养士之风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策士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赞扬了冯谖的远见卓识、敢作敢为和过人的才智。故事情节起伏迭宕、波澜层出，组织巧妙，极其富于戏剧性。全文语言简洁流畅、结构灵巧而谨严，人物形象也极为逼真，可谓匠心独运，所以，成为历来传诵不绝的名篇。

齐人有冯谖者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②，愿寄食门下③。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④。

居有顷⑤，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⑥！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

①冯谖(xuān宣)：《史记》“谖”作“驩”。一作“媛”。 ②属：同“嘱”，嘱托。孟尝君：齐公族，姓田名文，先后为齐相、魏相，是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他以养士著称，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后曾与苏秦、李兑合纵五国攻秦。 ③寄食：住在别人家里，靠别人吃饭，故又称“门客”或“食客”。 ④食(sì四)以草具：给他吃很粗劣的东西。食：给人吃，用作动词。草具：不精的食品。 ⑤有顷：不久。 ⑥铗(jiǎ加)：剑把，这里指剑。

“食之，比门下之客①。”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②，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③，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④，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⑤，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⑥？”冯谖署曰⑦：“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者，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愤于忧，而性忤⑧，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①比：等同。 ②揭：高举。 ③恶（wù务）：厌恶。 ④记：文告。一说指记账的簿册。 ⑤计会：即会计。

⑥文：孟尝君的自称。责，同“债”。薛，孟尝君的封邑，在今山东枣庄薛城区。 ⑦署：签名。 ⑧忤：弱。

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收毕，以何市而反①？”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②，起矫命以责赐诸民③，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④，衣冠而见之⑤，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⑥。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⑦，因而贾利之⑧。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

①市：买，反：同“返”。 ②合：核对。 ③矫命：假托孟尝君的命令。 ④疾：快。 ⑤衣冠：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此处皆用作动词。 ⑥下陈：堂下，是统治者陈列礼品、站列婢妾的地方。 ⑦拊：同“抚”。 ⑧贾（gǔ古）：商人。贾利：以商人的手段取利。

不说①，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②：“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③。”孟尝君就国于薛④，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⑤：“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⑥，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⑦，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

①说：同“悦”。 ②齐王：指齐闵王，见《鲁仲连义不帝秦》篇注。 ③“寡人……”句：此句是齐王解除孟尝君相位的借口。 ④就国：回到自己的封邑。 ⑤梁惠王：名罃，魏武侯之子，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在位。魏国自他迁国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后称梁。孟尝君为齐相，是在他死去之后，此处可能为后人误记。 ⑥放：放逐。 ⑦虚：动词，空出。

赍黄金千斤①，文车二驷②，服剑一③，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④，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⑤，立宗庙于薛⑥。”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⑦，冯谖之计也。

齐国有个叫冯谖的人，家里穷得没法生活，就使人嘱托孟尝君，请求在他的门下当一名食客。孟尝君问道：“这位客人有什么爱好吗？”介绍人回答说：“他没有什么爱好。”孟尝君又问：“客人有什么特长？”回答道：“没有什么特长。”孟尝君

①太傅：官名，齐国大臣。赍（jī）：赠送。

②文车：饰有花纹的车子。二驷：当用四匹马驾的车，二驷即八匹马。③服剑：佩剑。④被于宗庙之祟（suì）：受到祖宗降下的灾祸。被：遭受。祟：鬼神所造成的灾祸。⑤祭器：祭祀所用的器物。⑥立宗庙于薛：在薛建立齐王祖宗的宗庙。古人重视宗庙，在薛建立宗庙，就可以巩固孟尝君的统治地位。⑦纤介：细小，细微。

笑着接受了请求，说：“好吧！”。孟尝君手下的人认为主人看不起冯谖，也就随便供应冯谖一些粗劣的饮食。

住了不久，冯谖靠在廊柱上敲打着自己的佩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啊。”随从们把这事报告给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把他当一般门客对待。”没多久，冯谖又敲打着剑唱起来：“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出门没车坐。”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又把这事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备车。按照可以乘车的门客那样对待他。”于是冯谖坐着车，举着剑，去拜访自己的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客人看待。”此后不久，冯谖又敲打着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住在这里没法养家。”周围的人对他这种作法很厌恶，认为他贪心不足。孟尝君听说后问手下的人说：“冯先生有亲属吗？”回答说：“有个老母亲。”孟尝君就派人给她送去吃的用的，从来不使她感到短缺。于是冯谖也就不再唱了。

后来孟尝君出了文告，向门客们征询道：“有谁擅长会计业务，能替我到薛邑去收债？”冯谖在文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说：“我能办这件事。”孟尝君见到签名后很奇怪，问道：“这人是谁呀？”随从们告诉他：“就是那个唱‘长剑回去吧’的人

啊。”孟尝君笑着说：“这位客人果真有特长啊，我对不住他，还从来没有接见过他呢。”就把冯谖请来见面，并向冯谖道歉说：“我被各种事务困扰得很疲惫，愁得心烦意乱，而我为人又懦弱愚钝，陷入国事的忙碌中而不能自拔，以致得罪了先生。先生不以此为羞辱，愿意为我到薛邑去收债吗？”冯谖说：“是的，我愿意前去。”于是冯谖备车整装，带上帐目，就要上路。他临行时向孟尝君辞别，问：“收完债款以后，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说：“就看着我家所缺少的东西买吧。”

冯谖驱车来到了薛邑，叫地方官吏召集该还债的百姓前来验看债券，待债券账目核对完毕之后，冯谖起身假借着孟尝君的命令，宣布把百姓所欠的债款赏赐给大家，并当众把债券烧掉了。百姓们高兴极了，一致祝福孟尝君“万岁”。

冯谖马不停蹄赶回齐国，一大清早就去拜见孟尝君。孟尝君对他回来得这么快很奇怪，穿戴好了就出来接见他，说：“债款收完了吗？回来得怎么这样快？”冯谖说：“收完了。”孟尝君问：“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说：“您说‘看着我家缺少的东西买’。我想，您宫中堆积着珍宝，猎狗和骏马充满了畜栏，堂下站满了美女。您家所缺少的只是义啊！我就自作主张为您买义回来了。”孟尝君

说：“买义是怎么一回事呢？”冯谖说：“现在您只有一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作子女来抚爱，却反而象商人一样地在他们身上取利。我已擅自假借您的命令，把债款赏赐给了百姓们，并且烧掉了债券，百姓们非常感激您，祝颂您万岁。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义’啊！”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说：“好啦，先生算了吧！①”

一年以后，齐闵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大臣当作自己的臣子。”孟尝君只得回到封地薛邑。在离薛邑还有百多里路时，老百姓扶老携幼，早已在路上等候、迎接他了。孟尝君看到这种情况，回头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我今天才看到了。”冯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窟，才得以保住性命。现在您只有一个洞窟，还不能高枕无忧呢。请让我为您再去挖两个洞窟吧。”孟尝君就给了他五十辆车，五百斤黄金，让他带着到西边的梁国去游说。冯谖对梁惠王说：“齐王把他的大臣孟尝君放逐到国外，诸侯中谁先迎接他的，谁就能富国强兵。”于是梁惠王就空出最高的职位（相位），让原来的国相改任上将军。同时又派出使者，带车百辆、黄金千斤，去聘请孟尝君。冯谖抢

①休：有的译作“休息”。

先回到孟尝君那里，提醒他说：“千斤黄金，是很重的聘礼啊；百乘车辆，是显赫的使节啊。齐王大概会听说了吧。”梁国的使者往返了三次，孟尝君都坚意谢绝了。齐闵王听说了这件事，君臣们都很害怕，就派了一位太傅，前去给孟尝君赠送黄金千斤、华丽的雕花马车两辆和齐王佩带过的一柄宝剑，并带去了齐王向孟尝君道歉的书信，信中说：

“我很倒霉，受到了祖宗降下来的灾祸，被那帮阿谀奉迎的大臣们所蒙蔽，因而得罪了您。我是不值得您辅佐的，但希望您能看在先王的份上，还是回国来治理百姓吧！”冯谖又提醒孟尝君，让他向齐王说：“希望能把先王传下来的祭器赐给我一份，允许我在薛邑建一座祭祀祖先的宗庙。”宗庙落成之后，冯谖回来向孟尝君报告说：“三个洞窟均已挖好了，您可以高枕无忧地过舒心日子了。”

孟尝君当了几十年齐相，之所以没有遇到丝毫祸患，就是靠了冯谖的计谋啊。



颜觸论士贵于王

本文选自《齐策四》。

国君与士人谁尊谁卑？在封建社会，认为“王者贵”，是天经地义的，而布衣之士颜觸却不屈服于这种传统的看法。他公开声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并列举了许多历史上士人对国家的卓越贡献，说明统治者“得士则兴，失士则亡”的道理。他指出国君对待士人的态度如何，会影响到人才的去留，因此当政者必须礼贤下士。

颜觸的观点，反映了战国时代“士”这个阶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由此产生了自信和自尊，认

为尊卑的标准不取决于地位和权势，而取决于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种进步的民主思想。本文后部分关于“归真返朴”的议论，一方面表现了颜闾不慕权力、富贵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在积极参政还是消极遁世的人生观问题上，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本文一开头，颜闾的语言行动显得非常突兀，既表现了他蔑视权贵、敢与齐王分庭抗礼的性格，又使矛盾展开，让读者产生悬念。随着颜闾一番有棱角、有气势的驳论，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见地和正义凛然的节操，竟使齐王敬佩异常，“愿请受为弟子”。这种转折起伏的记述，显得十分畅快、神奇，甚令读者惊叹！文章的后部，既超然神异，又余味深长，富蕴哲理，令人深思。作者的这些艺术表现手法，是十分高超的。

齐宣王见颜闾曰①：“闾前！”闾亦曰：

①齐宣王：齐威王子，名辟疆，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颜闾（chù触）：齐国隐士。

“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对曰：“夫觸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觸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①，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王，曾不若死士之垄也②。”宣王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觸来，觸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虞③。天下仁义之士，皆来役处；辩知并进④，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

①柳下季：春秋时有名的鲁国贤士，姓展名禽，“柳下”是他的封邑。死后谥“惠”，所以又称为柳下惠。垄：坟墓。

②曾：乃，竟然。③石（shí实，今读dàn旦）：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钟：乐器。虞（jù巨）：同“簠”，是悬挂钟、磬的架子。此句说齐王备有巨大的乐器设备，表示重礼乐。④辩：辩才。知：同“智”。

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①。士之贱也，亦甚矣。”

觸对曰：“不然。觸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者，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鄙野，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②，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③？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④：‘居上位，未得其实^⑤，以喜其名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倨慢骄奢，则凶必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⑥，无德而望其福者约^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⑧。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

①监门：看门。闾里：民众集居之地。每二十五户，近郊的称为一闾，远郊的称为一里。 ②南面称寡：指为国君。 ③得失之策：得策（贵士）和失策（贱士）。与：同“欤”，语气助词。 ④《易传》：解释《周易》的书。 ⑤实：指实有的美德。 ⑥削：削弱。 ⑦约：困窘。 ⑧握：紧随不舍的意思。

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①，舜有七友②，禹有五丞③，汤有三辅④，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⑤，不媿下学⑥；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

‘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⑦：‘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⑧？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⑨？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

①九佐：尧的九佐传说是舜、契、禹、后稷、夔、皋、伯夷、皋陶和益。②七友：舜的七友传说是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不虚和灵甫。③五丞：禹的五丞传说是益、稷、皋陶、垂和契。④三辅：商汤的三辅传说是咎伯、仲伯和咎单。⑤亟（qí器）：屡次，多次。⑥媿：同“愧”。⑦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⑧是其贱之本与，非？：大意是说，这大概就是以贱为贵之本吧，不是吗？与，同“欤”，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帛书《老子》乙本此句作“此其贱之本与，非也？”⑨下人：谦居人下。

且①，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②，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④。”

颜闾辞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太璞不完⑤。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⑥，然而形神不全⑦。闾愿得归，晚食以当肉⑧，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⑨。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闾也。言要道已备矣，

①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周公旦：周初著名政治家。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成王之叔。在周成王年少时摄政，制作礼乐，建立了一套封建领主社会的典章制度。②细人：小人。③太牢：原指牛、羊、猪三种家畜的肉。古代祭祀祖先时用太牢（一牛、一羊、一猪）或少牢（一羊一猪）作供品，因此太牢、少牢就表示不同等级的祭礼或宴飨。④丽都：华丽。⑤璞：蕴藏着玉的石头。⑥尊遂：显达。遂：达。⑦形神不全：指事物的外表与内涵不一致。按：道家的说法，“形”指肉体，或事物的外表形体，“神”指无形的东西，如人的思想精神及事物的本质等。⑧晚食以当肉：饭吃得晚些，因为肚饿，吃起来就香，好象吃肉一样。⑨虞：同“娱”。

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①。”则再拜而辞去也。

觸知足矣，归真反朴②，则终身不辱也。

齐宣王召见颜觸，说：“颜觸到前面来！”颜觸也说：“大王到前面来！”齐宣王很不高兴。宣王左右的人说：“大王是作国君的，你颜觸是作臣子的。大王叫你向前，你也叫大王向前，这怎么使得呢？”颜觸回答说：“我主动走向大王就是贪慕权势，大王主动走向我就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贪慕权势，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宣王气得变了脸色，恼怒地说：“是国君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觸回答说：“当然是士人尊贵，君王不尊贵！”宣王说：“你这话有什么根据吗？”颜觸说：“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时，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到离柳下季坟墓五十步以内的地方打柴采摘，一律处死，决不赦免。’另下一道命令说：‘有谁能拿到齐王的首级献来，就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千镒。’由此看来，活君王的脑袋，还不如死士人的坟墓呢。”宣王气得说不出话来。

①邑屋：住所。 ②朴：同“璞”。

宣王左右的人都叫了起来：“颜闾你过来，你过来！大王是拥有千乘战车的大国之君，并且拥有规模宏大的礼乐设施。天下的仁人志士都来投奔效力；那些雄辩睿智的策士纷纷前来，向大王进言献计；四方邻国，没有敢不敬服大王的。大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老百姓没有不归顺的。而如今士人中境况最好的，也只是普通平民，每天步行到田中耕种；境况差的士人住在穷乡僻壤，帮人家看守里巷。士人的卑贱，也真到了极点啦！”

颜闾说：“不对。我听说从前大禹当政时，天下共有一万个诸侯国。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国家呢？因为那时道德崇厚的途径，得力于重用贤士啊。所以虞舜原先只是个农民，出身于穷乡僻壤，只因他是个贤士而被尊为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诸侯国还剩下三千个。而当代呢，在位的诸侯，只有二十四个了。从诸侯的多寡来看，不正是得士则兴、失士则亡吗^①？当诸侯逐渐被削弱，最后国破家亡时，即使想去为人看守里巷，又怎能办得到呢？所以《易传》上不是说过吗：‘身在高位，而不具有相

^①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禹汤之世，诸侯之所以众多，是因为世风淳厚，贤士能登上王位统治天下，所以诛伐不兴。当前诸侯数字减少，是因为诸侯不重用贤士，使士的地位降低，所以战争迭起，许多国家被兼并。用诸侯的多寡来说明社会的好坏，是不科学的。

应的德才，光爱用虚名来标榜自己的人，行为必然骄奢。而骄奢倨傲就会招致祸患。’所以说不务实际只图虚名的人终会被削弱，没有德操却盼望享福的人必然会困窘，没有功劳而白白享受薪奉的人就会被人看不起，灾祸也会紧随之来了。所以说：

‘骄傲自满不能成就功业，光有空想无法达到目的’这都是指那些陶醉于虚名，而没有实德的人啊。所以尧有九个助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贤佐。自古以来不实干、不依靠必要的帮助就能名扬天下的人，还没有过呢。所以作国君的人不要羞于多向人请教，不要愧于向地位低的人学习。这样说来，能使自己的道德完美并且能扬名后世的人，就是尧、舜、禹、汤和周文王这些人了。所以说：‘无形的东西，是有形的事物的主宰。没有端绪的东西，才是事物发展的开端。’

上能溯知事物的本源，下能通达事物的流变，道德高尚而又精通学问，还会有什么不顺遂的呢！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矮作基础。’所以诸侯、国君自称‘孤’、

‘寡’、‘不谷’，大概就是表示以卑贱为本吧？所谓孤、寡的人，是下等人中最为卑贱的，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

且，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齐宣王听了颜闾的这番话，叹了口气，说：“唉！对君子怎么能轻慢无礼呢，我真是自讨没趣啊！直到今天，我听到君子的高论，才明白不尊重贤士是小人的行径。希望先生同意接受我作个弟子。再说先生如肯与我交往，我定让您食必太牢，以车代步，夫人子女服饰也都华丽。”

颜闾辞谢说：“玉石本来生在山里，一经加工雕琢，就要破坏它的本色了。精制的美玉并不是不宝贵，但是玉石的原貌已不完美了。士人本来生在民间，受到推举提拔就能得到官位，当官并不是不显达，但会因此失去士人的本色而使他的思想和行为脱节。我情愿回家去，晚些吃饭，权当吃肉；徐步缓行，权当乘车；安分守法，权当富贵；清心寡欲，保持节操，自得其乐。有权发号施令的是大王，敢于尽忠直言的却是我啊。该说的大道理我已说得很详尽了，希望准许我告辞，让我慢慢走回自己的住处吧。”于是他就拜了两拜，辞去了。

颜闾这人真是知足的。他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保持了士人的本色，这样就终身不会招致任何侮辱。

赵威后问齐使

本文选自《齐策四》。

全文突出地表现了赵威后的进步的政治主张。战国时代，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就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文中赵威后也主张“民为本，君为末”，应该“养民”、“息民”、“振困穷”、“补不足”，斥责那些不肯为国家和人民出力的隐士。虽然在当时社会这种进步的主张未必能够付诸现实，但作为统治者的赵威后能有这种认识还是难能可贵的，应该予以肯定。赵威后还批评了齐王的不善于用人，体现了她对友邦国家命运的关心。

这篇短文以赵威后的言论为主，全用提问、对话的方式写成，颇为简洁、明快。结构很严谨，逻辑性也强，在《战国策》中别具特色。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①，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②？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③，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④，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⑤，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⑥，无衣者亦衣。是助

①齐王：齐王建（依鲍彪说）。建为齐襄王子，前265年即位，前221年秦灭齐，被俘。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前266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年幼，由赵威后摄政。问：聘问，当时诸侯间互派使者聘问是一种礼节。

②无恙：犹言“平安无事”。恙，指疾病，忧患。岁：年景，收成。③苟：如果，假如。④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钟离：复姓。子：对人的尊称。⑤食（sì）：拿食物给人吃。⑥此句中后一“衣”（yī）字，用作动词，意为拿衣服给人穿。

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①？葉阳子无恙乎②？是其为人，哀鰥寡，恤孤独，振困穷③，补不足。是助王息④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⑤彻其环珞⑥，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⑦！胡为至今不朝也⑧？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⑨？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⑩。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齐王派使者去探望赵威后，齐王的信还未启封，赵威后就问使者说：“你们的年景不错吧？百

①不业：不使他(居官)成功就业。业：使动词，使……就业。古人认为只有做官才能建立功业。 ②葉(shè社)阳子：齐国处士。叶阳，复姓。 ③振：同“赈”，救济。 ④息：生息，繁衍。 ⑤北宫：复姓。婴儿子：人名。 ⑥彻：通“撤”，除去。环珞(tiān天去声)：妇女的饰物。环，指耳环、臂环之类。珞，塞耳的玉饰。 ⑦率：率领。孝情：孝心。出于孝情，即行孝。 ⑧朝：朝见。古代妇女有封号才能朝见君主。“不朝”实际是指不给婴儿子加封号。 ⑨於(wū乌)陵：地名，齐邑，在今山东省邹平县东南。子仲：人名，齐国隐士，姓陈，又称陈仲子，陈仲。 ⑩索：求、希图。

姓们安乐吗？大王身体好吗？”使者听了不大高兴，说：“我奉命到这里来问候太后，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年景和百姓，难道能把卑贱的放在前面而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说：“话不能这样说。假如没有好年景，百姓靠什么生存呢？如果没有百姓，国君又靠什么存在呢？所以，哪有撇开根本而先询问枝节的呢？”

于是赵威后又进一步问：“齐国有个处士叫钟离子，他好吗？这个人的为人啦，无论有粮，无粮的，他都给他们饭吃；不管有衣服还是没衣服的，他都给他们衣服穿。这是个帮助国君养活老百姓的人啊！为什么至今还不给他官职呢？葉阳子安好吗？他的为人处世，同情鳏寡孤独，救济缺吃少穿的穷苦人，是个帮助国君安顿老百姓的人啊！为什么至今还不给他个官职呢？北宫家的孝女婴儿子好吗？她摘除首饰，到老也不出嫁，为的是奉养父母，这是在给百姓作出行孝的表率啊！为什么至今还不赐给她个封号呢？这两个处士不能成功就业，一个孝女没有加封表彰，齐王靠什么来统治国家、抚爱百姓呢？那个於陵的子仲还活着吗？这个人的人品呀，对上不辅佐国君治理国家，对下连自己家的生计也不治理，又不去发挥才干游说诸侯，这样的人只能做无所事事人的表率了，为什么至今还不杀掉他呢？”

田单攻狄

本文选自《齐策六》。

田单是齐国的将领，在齐国危亡的时候，坚持抗战，击败了强敌燕国军队，为光复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当时驰名天下的军事家。但是，成名之后，他却居功自傲，养尊处优，不再与战士同甘共苦，以致在攻狄的战斗中屡遭失败。好在他能接受批评，知过而改，最后取得了胜利。他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本文结构紧凑，语言精炼，通过强烈的对照，突出了主题。鲁仲连的分析、对比，深刻揭示了战争胜负的原因，指明了

指挥员自身的作风在战斗中的重大作用。
叙述时用了一首儿歌和一首誓师词，就生动地刻划了田单前后不同的性格和形象。
全篇体现了简明、精巧的艺术风格。

田单将攻狄^①，往见鲁仲子^②。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③。”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④，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垒于梧丘^⑤”。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

①田单：齐国名将。齐闵王时为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守将。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帅五国之兵伐齐时，田单率兵坚守即墨，未被攻破。公元前279年，他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了失地七十余城，被齐襄王任为国相，封安平君。
狄：齐邑，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南。在田单攻取之前，此地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占有。 ②鲁仲子：即鲁仲连，齐国高士，详见《鲁仲连义不帝秦》篇注。 ③下：攻克。
④郭：城邑的外城。“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极言城小的意思。这里的城郭，是指当年田单所守的即墨城。 ⑤垒：壁垒，作战时所修筑的工事。梧丘，齐地名，在狄附近。

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

“将军之在即墨①，坐而织蓐②，立则丈插③，为士卒倡④：‘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云白尚矣⑤！归于何党矣⑥！’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⑦，西有菑上之虞⑧，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⑨，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⑩。”明日，乃厉气循城⑪，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⑫，狄人乃下。

①即墨：齐邑，在今山东平度县南。 ②蓐(kuì愧)：草织物，相当于筐畚一类的器具。 ③丈插：同“杖锸”，手持工具。锸：古代挖土的工具，相当于今天的铲、锹。 ④倡：倡导、开导。一说同“唱”。 ⑤云白：古代“魂魄”两字的谐音或简写。尚：同“丧”。 ⑥党：处所。 ⑦夜邑：即掖邑，齐邑名，在今山东掖县。

⑧菑(zī兹)：通“淄”，即淄水。虞：同“娱”，娱乐。 ⑨淄、渑(shéng绳)：淄水和渑水，二水均在今山东淄博市附近。 ⑩志：知道，理解。 ⑪厉气：激励士气。厉：通“励”。循：通“巡”。 ⑫援：引、拿。枹(fú扶)：鼓槌。

田单将要攻打狄城，他先去拜访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去攻打狄城，是不可能攻下来的。”田单说：“我曾凭借仅有方圆五里城墙、七里外城的小地方，率领着国破师亡后的残余部队，打败了拥有万乘战车的燕国军队，收复了齐国故土。你却说我攻不下狄城，有什么道理呢？”说完就跳上车子不辞而别。

于是田单就去攻打狄城，连攻了三个月，却不能攻克它。齐国的孩子们唱着这样一首儿歌：“帽儿就象簸箕大，剑儿长长碰下巴，小小狄城攻不下，呆在梧丘没办法。”田单听了害怕起来^①，又去请教鲁仲连，说：“先生当初断言我攻不下狄城，请告诉我其中的道理吧。”鲁仲连说：“将军在困守即墨的时候，一坐下来就编织草筐，一站起来就拿锹挖土，还开导战士说：‘我们没处可去了！国家已经灭亡了！难道我们吓破胆了吗？大家将到何处安生呢？’那时候，将军有拼死的决心，战士们没有偷生的念头，他们听到你这番话，全都擦干眼泪，振臂高呼，要求决一死战，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原因啊。而现在呢，您东有掖城的收入用来享受，西有淄水的美景供您游乐，您的腰带上缀满

^①古人迷信，认为儿歌是一种预言和征兆，所以田单听后以为不祥，害怕了。

黄金，驱车于淄水、泲水一带，只有对人生乐趣的留恋，没有拼死作战的心思，这就是不能打胜仗的原因啊。”田单说：“我的内心世界，先生都已掌握了啊。”第二天，田单到战场上去激励士气，巡视地形，并站在阵地前沿，冒着被敌人的弓箭和石头击中的危险，亲自擂动战鼓指挥攻城，狄城终于攻下了。

张仪说楚王连横

本文选自《楚策一》。

这是张仪对楚怀王的一篇说辞。张仪一生为秦国推行连横的策略，设法瓦解山东六国的合纵联盟，以便秦国能对六国各个击破。张仪惯用的手法是极力夸大秦国的强大以威胁吓唬对方，并用小恩小惠来利诱对方就范。本篇中的楚怀王，昏庸无能，轻信了张仪的花言巧语，背弃了原来的盟友齐国，以致后来遭到秦齐两国的夹攻，遂使楚国一蹶不振。

张仪的政治活动使秦国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扩大自己势力的目的，对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起了积极作用，但他站在秦的

立场上欺诈他国的行为，容易使人反感，因此他常以反面形象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其实张仪在外交上的不择手段，正是战国时代策士们的普遍作风。楚王的上当受骗，也暴露了六国合纵的脆弱性。六国常为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大家共同的根本利益，因此矛盾重重，不能真正团结抗秦，以致秦国有机可乘，这正是历史的教训。

张仪的说辞既善于夸饰铺陈，又能高度概括；既危言耸听，又头头是道；不露声色的威胁，巧舌如簧的利诱，貌似诚恳至极，实则杀机暗伏，……这一切都增强了他的欺骗性，也生动地反映了张仪的为人。

由于本篇并非当时的实录，而是出于后世纵横家的假托，所以文中所述与史实多有不合之处，如苏秦不应死在张仪之前，当时楚怀王已不年幼等等。但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其语言的丰富流畅，气势的纵横雄健，在《战国策》中还是有代表性的。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①，说楚王曰^②：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③，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④，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⑤。虽无出兵甲^⑥，席卷常山之险^⑦，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⑧，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与羊，不格明矣^⑨。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⑩，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⑪，韩之上地不通^⑫；

①张仪：魏人，著名纵横家。？一公元前310年在世，他一生为秦推行连横策略，曾入楚劝说楚王与齐绝交。

②楚王：指楚怀王，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

③四国：指四方之国。④虎贲之士：指勇敢的战士。贲：同“奔”。虎贲，形容勇猛。⑤知：同“智”。⑥虽：这里是“假如”的意思。无：同“毋”，在这里是语气助词，本身无实义。⑦常山：山名，即恒山，古称北岳，横跨山西、河北二省。⑧为从者：倡导合纵的人，指苏秦。

⑨格：相匹敌。⑩敌侔（móu谋）：指势均力敌。侔：相等。⑪宜阳：韩地，在今河南宜阳县西，为当时的军事要冲。⑫上地：指韩国北部地区。

下河东①，取成皋②，韩必入臣于秦③。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④，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⑤，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⑥，起于汶山⑦，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⑧。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⑨；扞关惊⑩，则从

①河东：指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东岸一带。 ②成皋：见《范雎说秦王》篇注。 ③入臣：入秦称臣。 ④骤：屡次。 ⑤卒（cù促）：同“猝”，突然。 ⑥方船：两船相并。下文“舫船”义同。 ⑦汶（mín民）山：即岷山，在今四川省中部。 ⑧郢（yǐng影）：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⑨距：至，抵。扞（hàn汉）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公元前377年楚国为防御巴国而建。

⑩惊：受到惊扰、发出警报。

境以东①，尽城守矣②，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③。秦举甲出之武关④，南面而攻，则北地绝⑤。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以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⑥，陈卒尽矣⑦，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⑧。臣闻之，攻大者易危⑨，而民弊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⑩，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尝

①境以东：指扞关以东至郢都一带。扞关在郢都西，是楚国西部边境。②城守：筑城防守。③黔中、巫郡：楚国两郡，分别在今湖北、湖南两省的西部交界处和四川、湖北交界处。④武关：古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⑤北地：指楚国北部。⑥与吴人五战：吴国早在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楚又灭越，此处似指楚、越之间的战争。⑦陈卒：即战士。陈通“阵”。⑧有：通“又”。偏守新城：指把力量放在灭越新得之城的守卫上。因越在楚之东，所以说是“偏守”。⑨攻：同“功”。⑩且夫……攻诸侯者：此句所说与史实不合，是策士的夸饰之辞。

与秦构难①，战于汉中②，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③，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师袭秦，战于兰田④；又郤⑤。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过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

“秦下兵攻卫阳晋⑥，必开扃天下之匈⑦，大王悉起兵以攻宋⑧，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⑨。

“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

①构难：交兵。指公元前312年秦楚发生战争。②汉中：楚郡名，后属秦，在今陕西东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交界处。③通侯、执珪：均为楚国的爵位名。④兰田：秦地，在今陕西兰田县西。⑤郤：同“却”，退却。⑥卫：侯国名，西周所封，战国末，都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公元前209年灭于秦。阳晋：卫地，在今山东鄆城县西。⑦开扃(jiōng窘阴平)：开关、控制。扃：关。匈：同“胸”。⑧宋：侯国名，殷代后裔，西周所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南），公元前286年为齐所灭。⑨泗上十二诸侯：泛指泗水流域的各个小国。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南流注入淮河。

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①。夫以一诈伪反复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②，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箒之妾，效万家之都^③，以为汤沐之邑^④，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⑤，须以决事。”

楚王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⑥。

①车裂苏秦于市：苏秦为燕昭王作反间，一方面修好燕赵关系，一方面破坏齐赵关系，目的在于削弱齐国。苏秦在齐为相时，暗中向燕王报告活动情况，后来暴露，公元前284年被齐王处以车裂之刑。②质：人质，又叫“质子”。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结盟，要派出本国有地位的人到对方为人质，以示信任。③效：献出。④汤沐之邑：以其赋税收入供沐浴之费的封邑。这里指为秦女作赔嫁。⑤大王之从车下风：指楚王左右的侍从之臣。从车：君王出行时的副车，白随从人员在主车后面拉着，此句是表示尊敬的客套话。⑥托东海之上：由楚国的疆域东南直至大海，故云。

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①

张仪为秦国的利益去破坏六国的合纵，推行连横的策略。他去劝说楚王，说道：“秦国的面积占了天下的一半，武力足以对付四方所有的国家，有着傍山依水的地理形势，四境都有险要的关塞便于固守。还有百余万勇猛的战士，上千乘战车，数万匹战马，堆积如山的粮食。由于秦国有严明的赏罚条例，所以战士们个个勇于苦战，不怕牺牲。秦王威严而贤明，将帅们机智而勇武。如果秦国出动军队，就会以卷席之势占领险要的恒山，有如折断了天下的脊梁，诸侯中谁后归顺就叫谁先灭亡。再说那些倡说合纵的人吧，其做法无异于驱赶羊群去进攻猛虎啊。猛虎与羊，显然不是对手。如今大王不与猛虎交好却与群羊为伍，我认为大王盘算错了。

“今天算是天下强国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

^①鸡骇之犀：一种有纹彩的犀牛角。传说用此角盛米喂鸡，鸡见之而惊退，故称“鸡骇”之犀。夜光之璧：在黑暗中发光的璧玉。

不是楚国就是秦国。这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干起仗来，势必有你无我。既然大王不肯与秦国交好，那么秦国出动军队，占领宜阳城，割断韩国北部的交通；再出兵黄河东岸，拿下韩的军事重镇城皋，韩国就非投降秦国不可了。韩国一旦归顺了，魏国也会望风而降。这样一来，秦国攻打楚国的西面，韩、魏两国攻打楚国的北面，楚国还能不面临危亡吗？

“再说那些倡说合纵的人，是把一群弱国纠合起来对付最强大的国家啊。让弱者攻打强者，不衡量对方的力量就轻率地作战，不顾自己国家的贫穷而屡次用兵，这是自寻灭亡的做法啊。我听说过，‘兵力比不上人家的，就不要向人家挑战；粮草比不上人家的，就不要与人家长期相持。’可是那些倡导合纵的人，用虚伪诡辩的假话，去恭维国君的品德高尚，一味鼓吹合纵的好处而绝口不提它的害处，一旦战祸突然降临楚国时，就措手莫及了。所以希望大王要深思熟虑、拿定主意啊！”

“秦国西部有富饶的巴、蜀，如果用并连的船只满载着当地出产的稻米，从岷山的长江源头出发，顺流而下，可以直到楚国郢都这三千多里路程的地方。如果用这种船运送军队，每船乘坐五十个人，船上带足三个月的口粮，顺水行舟，每天可行

三百多里，路程虽远，但不费车马之力，用不了十天就能到达楚国的扞关，扞关出现敌情，发出警报后，它东面的每座城市都要严密设防，顾此必然失彼，黔中、巫郡等地就将不再属于大王了。秦国再从武关出兵，向南攻打楚国，楚国的北部就会被切断。所以说秦军攻打楚国，楚国不出三个月就要遭殃。如果楚国依仗诸侯发兵救援，救兵到达楚国需要半年以上，这是因为地理形势的限制使诸侯来不及救楚国啊！再说依靠弱国的救援，忘掉强秦可能带来的祸患，这正是我为大王所担忧的啊。况且大王曾与越国打过五次仗，三胜两负，好不容易才灭掉越国，战士们因此牺牲得差不多了；接着又派兵驻守新占领的越国城池，弄得楚国老百姓也够苦了。我听说过，‘攻战太多的国家，内部空虚，经不起风险，人民受到战争的拖累太甚，就会怨恨自己的国君。’依凭着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胜利，而去触犯强大的秦国，我暗自为大王捏一把汗哪！

“再说，秦国之所以十五年没有出师函谷关攻伐山东诸侯，其原因是秦国正在暗暗地积蓄力量，准备一举吞并天下啊。楚国曾与秦国在汉中交战，那次楚国出师不利，战死的高级官员就有七十多人，还失掉了汉中。大王因此极为恼怒，又举兵袭击秦国，在兰田地方拉开了战场，结果楚国再次失

败了。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说秦、楚两国彼此攻伐而消耗实力，而韩国和魏国却以它们完整的兵力在秦楚两国的后面进行牵制，我考虑真是再没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了。所以希望大王今后要三思而行，莫再轻举妄动了。

“如果秦、楚亲善，秦国就出兵攻取卫国的阳晋，那就等于控制了天下的胸膛，大王同时出兵攻打宋国，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攻克。然后继续东进，则泗水流域那些小国，就统统能成为大王囊中之物了。

“天下合纵最坚决的只有一个苏秦，他被封为武安君，做了燕国的国相，又与燕王合谋，企图灭掉齐国后与燕王瓜分齐国的土地。于是他伪装在燕国获罪，逃亡到齐国，齐王收留了他，并任他为国相。过了两年苏秦的奸细身份暴露了，齐王大怒，以车裂之刑处决了他。象苏秦这样一个虚伪奸诈、反复无常的家伙，竟想掌管天下，侧足于诸侯之列，那么合纵的不可能成功，也就显而易见了。

“如今秦国与楚国之间，土地相连，边界交错，地理形势已经决定了两国紧密相依的关系。大王如能接受我的建议，我将请求秦国的太子到楚国来作人质，楚太子也到秦国去作人质，让秦国的美女给大王充当侍奉洒扫的媵妾，还将献给大王一座

拥有万户居民的城邑，作为这些秦国女子的赔嫁。两国长久作为兄弟，永远不相互攻伐，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样做更为有利的了。所以敝国国君特地派我作为使节，将书信献给大王车下执事，等待着大王的抉择。”

楚王说：“楚国地处偏远的东海之滨，难免孤陋寡闻。我又年轻，不善于为国家作长远打算。现在幸有贵客光临教导，使我了解到了秦王的意图，我恭领了指教，愿使整个楚国听从您的吩咐。”

于是楚王派遣了使节，带了一百辆车马随从前往秦国，并将鸡骇之犀、夜光之璧等珍玩奇宝献给了秦王。



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

本文选自《楚策一》。

通过莫敖子华对楚王的讽谏，说明了应该怎样评价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楚王出于片面的认识而感叹国家没有“社稷之臣”，莫敖子华则列举了本国历史上五位杰出人物的事迹，来说明这五种类型的人才都是“社稷之臣”，从而开导楚王要善于识别各种人才，并不拘一格地重用他们。他指出，当政者只要真正地好贤爱才，就不难罗致人才。他所列举的五个卓越的爱国之士，大都是不贪图高官厚禄，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人，因而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其中有的人因功

受到过封赏，享有高官厚禄，但同样仍不失为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中通过蒙谷之口提出“非人臣，社稷之臣”的思想，能把为国尽忠和为君主效力区别开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这几位“社稷之臣”不同于那些唯利是图、朝秦暮楚的策士、说客，因而他们的爱国行为就更具有感人的力量了。

本文几乎没有什么议论性的语言，而主要是通过对人物事迹的描述来表现主题的。描述方法灵活，或简或详，但每个人物的事迹都是一则生动的故事，而且内容具体，形象丰满，语言恳切，感情真挚，深刻感人，绝无雷同现象。文末“灵王好细腰”一节，富有寓言意味，揭示了深刻道理。这些，在《战国策》中都是别具特色的。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①：“自从先君文王

①威王：楚威王熊商，宣王之子，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莫敖：楚官名，地位仅低于令尹。子华：楚臣，以官为姓，名章，字子华。

以至不谷之身^①，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莫敖子华对曰：“如华不足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②，无所闻之。”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③，壹瞑而万世不视^④，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将何谓也？”

莫敖子华对曰：“昔令尹子文^⑤，缙帛之衣以朝^⑥，鹿裘以处^⑦；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月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①文王：楚文王熊贲，武王之子，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7年在位。自他建都于郢后，楚始强大。 ②大夫：指莫敖子华。 ③脰（dòu豆）：颈项。断脰决腹，即杀头剖腹。 ④瞑：闭上眼，指死去。 ⑤子文：春秋时楚相，姓斗，名“谷於菟（kòu扣，wū乌，tū突）”，楚成王时为楚国令尹。 ⑥缙帛之衣：黑绸衣服，是当时卿大夫上朝的正服。朝：指上朝。 ⑦鹿裘以处：平居时穿着鹿皮袍子。当时认为鹿皮袍子是低贱的衣服，质地粗劣。处：指平时家居。

“昔者葉公子高^①，身获于表薄^②，而财于柱国^③；定白公之祸^④，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⑤，四封不侵^⑥，名不挫于诸侯^⑦。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⑧。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⑨。故彼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⑩，两御之间夫

①葉（shè社）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孔子同时代人，封于葉邑（今河南葉县），故称葉公。②身获于表薄：指葉公子高出身微贱。沈氏虽原为楚国公族，但这时已是楚国的疏属，因而他是以疏属的身份和外官的地位选拔出来的。表：野外。薄：丛林。表薄，指草野。③财于柱国：有当柱国的才干。财，通“才”。④白公：名胜，楚平王太子建之子，楚昭王异母兄。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白公胜作乱，袭杀令尹子西，楚惠王逃匿，胜自立为王。葉公闻知，率兵攻胜，胜兵败自杀，惠王复位。

⑤恢：扩大。先君：指楚惠王。揜：同“掩”，覆取、占领。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楚国在此建筑防御北方敌国的军事工事。⑥四封不侵：四境不受侵犯。封：疆界。⑦挫：受挫、受屈辱。⑧乡：同“向”。⑨食田：国君封赏给大臣作为食禄的田地。畛（zhěn枕）：古代计算田地的单位，千亩为一畛。六百畛是极言其多，非实指。

⑩柏举：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3年）与吴王阖闾战于此地，楚大败。吴攻入郢都，昭王逃至随国，后经秦国救援，才得扭转危局。

卒交^①。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②，顾而大息曰^③：‘嗟乎子乎^④，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⑤，若捽一人^⑥，以与大心者也^⑦，社稷其为庶几乎^⑧？’故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寡君身出^⑨，大夫悉属，百姓离散。婪冒勃苏曰^⑩：‘吾被坚执锐^⑪，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赢粮潜行^⑫，上峥山，踰深谿^⑬，蹠穿膝暴^⑭，七日而薄秦王之朝^⑮。雀立不转^⑯，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①两御：两军将帅的兵车。 ②大心：楚将，有说即葉公子高的父亲、楚左司马沈尹戎。据《左传》载，沈尹戎在这次战争中阵亡。 ③大息：即“太息”，长叹。 ④子：指御者。

⑤若：你。扑：击倒。 ⑥捽：揪住，捉住。 ⑦与：帮助。

⑧庶几：表示希望、推想的用语。 ⑨寡君：指楚昭王。此处子华不当称先君为寡君，疑有文字讹误。 ⑩婪（fén焚）冒勃苏：楚大夫，蚡冒氏的后裔。《左传》、《史记》均作“包胥”（勃苏、包胥音相近）。因受封于申，故又称申包胥。 ⑪被坚执锐：穿戴着坚硬的盔甲，拿着锐利的武器。被同“披”。 ⑫赢（yíng蝇）：背，担。 ⑬谿：同“溪”，河流。 ⑭蹠（zhí直）：脚掌。暴：伤。

⑮薄：迫近。 ⑯雀立：当为“鹤立”之误。

水浆无入口，瘖而殫闷①，旄不知人②。秦王闻而走之③，冠带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④，勃苏乃苏。秦王身问之⑤：‘子孰谁也？’棼冒勃苏对曰：‘臣非异⑥，楚使新造盐棼冒勃苏⑦。吴与楚人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使下臣来告亡，且求救。’秦王顾令不起⑧。‘寡人闻之，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谓也⑨。’遂出革车千乘⑩，卒万人，属之子满与子虎⑪，下塞以东⑫，与吴人战于浊水而大败之⑬，亦闻于遂浦⑭。故劳其身，

①瘖：同“癡”，指病倒。殫（dān丹）：指气力耗尽。闷：呼吸困难，指昏倒。②旄（mào冒）：通“眊”，眼花昏乱。③秦王：指秦哀公。走：跑步。④濡（rú如）：润湿。濡其口，指给他水喝。⑤身问：亲自问话。⑥非异：不是别人。⑦新造：楚官爵名（据随县考古发掘报告证实）。盐：疑作“整（zhěng利）”，通“戾”，古“戾”字作“罪戾”解。⑧秦王顾令不起：因为棼冒勃苏病倒，所以秦王就叫他不用起来，以免除他朝见秦王的礼节。顾：乃，于是。⑨以上是秦王说的话。⑩革车：用皮革制成的兵车。⑪属（zhǔ主）：托付。子满、子虎：秦国将领。⑫下塞：出关塞。塞指函谷关。⑬浊水：水名，源于今湖北襄樊市北，南流注入白河。⑭闻：疑“鬬（斗）”之误。遂浦：楚地名，未详何处。

愁其思，以忧社稷者，蒙冒勃苏是也。

“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蒙谷结斗于宫唐之上^①，舍斗奔郢曰^②：‘若有孤^③，楚国社稷其庶几乎？’遂入太宫^④，负离次之典浮于江^⑤，逃于云梦之中^⑥。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以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珪，田六百畛。蒙谷怒曰：‘谷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⑦，余岂患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⑧，至今无胄^⑨。故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蒙谷是也。”

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

①蒙谷：楚将。结斗，即交战。宫唐：不详，据下文“舍斗奔郢”句推测，当是楚地名。距郢都不远。 ②舍斗：放弃战斗。 ③孤：先君留下的孤儿，指楚王的后嗣。当时昭王生死未明，所以蒙谷认为昭王若有后嗣继其位，楚国就不会灭了。 ④太宫：楚王宫。 ⑤典：指楚国政令、法制方面的典籍。离次之典：已经散乱的典籍。 ⑥云梦：楚国的大泽名。在今湖北省中部监利县一带，横跨长江两岸。 ⑦血食：享受祭祀。古代杀牲作祭礼，故称“血食”。社稷血食：指国家不亡。 ⑧磨山：山名，不详何处。有谓在沮水之西。 ⑨无胄：无后，指子孙无在显位者。

能有之耶？”

莫敖子华对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①，楚士约食②，冯而能立③，式而能起④。食之可欲，忍而不入⑤；死之可恶，然而不避。章闻之，其君好发者⑥，其臣抉拾⑦。君王直不好⑧，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而得而致之⑨。”

楚威王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以来直到我这一代，可曾有过不追求官位、不计较奉禄，却又为国家操心的人吗？”莫敖子华回答说：

“象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楚王说：“如果不问你，我就无从知道了。”莫敖子华说：“大主要问的是哪种为国操心的人呢？他们之中有居官廉洁、不求富贵而为国操心的；有官位

①灵王：熊围，楚康王之弟，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9年在位。小要：即细腰。要，同“腰”。②约食：节食。

③冯：同“凭”，依靠，扶持。④式：通“轼”，车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此处作凭依讲。⑤入：入食。⑥发：指射箭。

⑦扶、拾：都是古代射箭的工具，这里指习射。扶：骨角制成，用以勾弦；拾：以软皮制成，用以护臂。

⑧直：只是。⑨致：使……来到。

高、俸禄厚而为国操心的；有甘愿牺牲、闭上眼睛永离人世也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为国操心的；有不辞辛劳、愁思苦虑而为国操心的；也有不要官位、不要俸禄而为国操心的。”威王说：“你这样说，是指的哪些人呢？”

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令尹子文这个人，上朝时穿上黑绸朝服，一回家就换上粗劣的鹿皮袍子；他天不亮就站在宫门口等候朝见，天黑了才回家吃饭；清贫到了朝不保夕、家里连一个月的存粮都没有的地步。所以说令尹子文就是那居官廉洁、不求富贵而为国操心的人啊。

“以前的叶公子高这个人，出身草野，却是个栋梁之材；他平定了白公叛乱，稳定了楚国的局势，把先君的封地扩大到方城以外，四境防守完固，使楚王的名声不受其他诸侯的伤害。那时候，天下各国没有敢动兵南侵的。叶公子高因功得到大量的封地。所以叶公子高就是那官位高、俸禄厚而为国操心的人啊。

“从前吴国与楚国在柏举激战，在两国统帅的兵车之间士兵们拼杀成一片，楚将莫敖大心已受重伤，他抚摸着为他驾车的士兵的手，回头叹息说：‘这位兄弟啊！楚国的亡国之日要来临了！我准备冲进敌阵中去殊死决斗了，您要是能击倒一个敌人，

抓住一个敌人，都是对我大心的帮助啊。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拼命，国家也许还有希望吧？’所以莫敖大心就是那种甘愿牺牲、闭上眼睛永离人世、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为国家操心的人啊！

“那次吴国与楚国在柏举激战，打了三仗后，郢都沦陷了，昭王出逃在外，大臣们跟随着昭王一起逃亡，百姓们流离失所。楚将茅冒勃苏说：‘我穿着坚硬的战服，拿着锐利的武器，即使与强敌拼杀而牺牲，也只起到了一个普通士兵的作用，不如去向诸侯求救。’于是他携带了干粮，偷偷地逃离楚国，一路上翻过险峻的高山，渡过深深的急流，磨破了脚掌，膝部也受了伤，七天之后终于到了秦宫附近。他象鹤鸟一样站在那里盼望秦王接见，日夜呻吟啼哭，过了七天七夜，还得不到通报。他滴水未进，终于气绝昏倒，不省人事了。秦王听说后连忙向他跑去，连帽带都来不及系好，就左手捧起他的头，右手向他口中灌水，勃苏才苏醒过来。秦王亲自向他问话：‘你是谁呀？’勃苏回答：‘我不是别人，乃是楚国的使者、职务为新造的罪臣茅冒勃苏。吴国与楚国在柏举激战，打了三仗之后郢都沦陷了，敝国国君逃亡在外，大臣们跟他一同逃亡，百姓们流离失所。楚王派我前来向大王报告亡国的消息，并请求大王派兵救援。’秦王叫勃苏躺好别

动，说：‘我听说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只要冒犯了一个义士，国家就会危险。这大概就是指的眼下这种情况吧。’于是就派了一千辆战车，一万士兵，委派子满、子虎二位将领，率兵到函谷关以东，在浊水一带把吴军打得大败。同时，也在遂浦打了一仗。所以说蒙冒勃苏就是那不辞辛劳、愁思苦虑为国操心的人啊。

“还是那次吴楚柏举之战时，在郢都沦陷、昭王出逃、大臣跟随着昭王、百姓们流离失所之际，蒙谷正在宫唐这地方与敌人格斗。后来他放弃了格斗向郢都奔去，他说：‘昭王不知生死，只要还有嗣君，楚国也许还有希望复国吧？’于是他进入楚王宫中，把那些散乱的典籍拾掇起来，背在身上，泗水过江、逃进云梦泽中躲藏起来。后来昭王返回郢都，官吏们因失去国典而无法可依，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蒙谷献出了他保存的国典，于是朝廷有了法令依据，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蒙谷这个功劳很大，与保全国家的功劳一样啊。所以楚王封他以‘执珪’的爵位，并赐给他封地六百畛。可是蒙谷却生气地说：‘我不是人君的臣子，而是国家的臣子。只要国家不亡，我还用担心没有国君吗？’于是他自动放弃封赏而隐居到磨山之中，至今他的后代中也无人做官。所以说蒙谷就是那不要官位、不

要俸禄而为国操心的人啊！”

楚王听后叹息道：“这些都是古时候的人啊。现在的人哪会有这样的呢？”

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楚灵王喜欢腰细的人，于是楚国的士人都节制饮食，饿得要扶着东西才能站立、行走，吃饭是正常欲望，可是他们强忍着不吃；死亡是令人憎恶的，而他们却不管是否饿死。我还听说过，如果国君爱好射箭，他的臣子们就会全副披挂地学射：这样看来，大王只是不好贤罢了，如果大王真心好贤，上面所说的五种贤臣，都是可以招来的。”

郑袖谗魏美人

本文选自《楚策四》。

本文记述了楚王宠姬郑袖设毒计谗害魏美人的故事。郑袖是个外表美丽而心如蛇蝎的坏女人，出于对魏美人的嫉妒，她冒充善良而骗取魏美人的信任，施展鬼域伎俩，最后假借楚王之手置魏美人于死地。郑袖的这种两面三刀、阴险毒辣的手段，真令人不寒而慄。她的行为不但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厌恶，更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

全文结构紧凑、层次井然，情节也曲折起伏。文章仅有二百字，却把郑袖的奸诈险恶的本质揭露得极为深刻、具体，楚

王的残暴，魏美人的单纯，也刻划得栩栩如生。其高度精炼的语言，是值得读者学习和借鉴的。

魏王遗楚王美人^①，楚王说之^②。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③，甚爱新人^④。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⑤。子为见王^⑥，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

①楚王：指楚怀王，名槐，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魏王：与楚怀王同时在位的魏国国君，可能是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在位）或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公元前296年在位）。遗（wèi未）：赠送。②说：同“悦”，喜爱。③郑袖：楚怀王的宠妃。④新人：即魏美人。⑤恶（wù误）：厌恶。下文“恶闻君王之臭”中的“恶”同。⑥为：如果。

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①。”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②！”令劓之③，无使逆命④。

魏王送给楚王一位美人，楚王很喜欢她。郑袖知道楚王宠爱这位新来的魏国美人，也就很喜爱魏美人。一应服装、珍玩，都挑美人所喜欢的送去；住室和床铺被褥等等，都按美人中意的来置办。看来郑袖喜爱这位美人都超过了楚王。楚王说：“女人用来取悦丈夫的，是她的美貌；而有嫉妒心，也是女人的本性。现在郑袖知道我喜欢魏美人，所以她也喜欢得居然超过了我。郑袖对待我简直象是孝子侍奉双亲、忠臣侍奉君王一样啊。”

郑袖知道楚王认为自己不嫉妒魏美人了，就对美人说：“大王喜欢你长得漂亮啊。虽然如此，但却不喜欢你的鼻子。你以后如果再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你的鼻子才好。”美人信以为真，见到楚

①恶（è）：不好听的话，恶语。 ②悍：粗野、大胆。 ③劓（yì）：割劓，古代五刑之一。 ④逆命：违抗命令。

王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楚王问郑袖：“美人每次见到我，总是捂着她的鼻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郑袖说：“我倒是听说了一点。”楚王说：

“哪怕是很难听的话，你也一定要告诉我。”郑袖说：“她好象是讨厌大王身上的臭味吧。”楚王说：“这个女人太胆大了。”于是下令割掉魏美人的鼻子，而且不许违抗命令。

庄辛谏楚襄王

本文选自《楚策四》。

楚襄王在位时，楚国已经非常衰弱，而他却一味贪图享乐，宠幸佞臣，不恤国政，没有振兴国家的大志，所以终于在秦国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败，丢失了大片国土，被迫迁都于陈。楚臣庄辛事先就批评过襄王，在楚国败于秦后，再次对襄王进行讽谏，一再说明国君奢侈纵欲，居安忘危的恶果，意欲使襄王接受教训而重振朝纲。本文就具体地记述了庄辛进谏的经过和劝说的内容。

在艺术风格上，本文是《战国策》中别开生面的一篇作品。文章通过一系列的

形象和比喻，由小及大，由物及人，由远而近，层层逼近主题、说明问题。其语言清新婉丽，又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它运用了大量的骈词俚语，使语言对偶工整，富于节奏和韵味。它的构思和布局，已经初具辞赋的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策赋之流”。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代表作《七发》在表现手法上与它极为相似，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庄辛谓楚襄王曰^①：“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②，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③将以为楚国祆祥乎^④？”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

①庄辛：楚臣，楚庄王的后代，以庄为姓。楚襄王：即楚顷襄王，怀王之子，名横，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在位。②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四人均 为襄王的宠臣，这里是以封号相称，姓名不详。四人封地分别在今湖北嘉鱼县，湖北武汉地区、河南鄢陵县、安徽寿县。辇（niǎn 捻）：由人推挽的车，这里指君王所乘的车子。③悖（bèi 备）：昏愤，昏乱。④祆：同“妖”。祥：预兆。妖祥，指不祥之兆。将：抑或，还是。以为：“以之为”的省略，即“把我当做……”。

祲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①，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郢、郢、巫、上蔡、陈之地^②，襄王流掩于城阳^③。于是使人发驲^④，征庄辛于赵^⑤。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⑥‘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⑦，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⑧？”

“王独不见于蜻蛉乎^⑨？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俛啄蚊虻而食之^⑩，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

①辟：同“避”。 ②举：拔取。郢、郢、巫、上蔡、陈：均为楚地，分别在今湖北宜城县南、湖北江陵、四川巫山县、河南上蔡县西南、河南淮阳县。 ③流掩：流亡藏匿。城阳：楚地，在今河南信阳市北。 ④驲（zōu邹）：掌马御车的官吏，这里指车马。 ⑤征，征召。 ⑥鄙语：俗语。 ⑦绝：断，截。 ⑧特：但、只。 ⑨蜻蛉（líng铃）：即蜻蜓。 ⑩俛：同“俯”。虻：一种小飞虫。

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①，加己乎四仞之上②，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③，俯啄白粒④，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⑤，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⑥。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

“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⑦。游于江海，淹乎大沼⑧，俯啄鳬鲤⑨，仰啮陵衡⑩，奋其六翮⑪，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镞卢⑫，治其矰缴⑬，将加己

①饴：是一种用粮食熬成的胶状糖，有粘性。胶丝：把饴糖涂在丝网上，可缚在杆端捕捉蜻蜓、蝶类小昆虫。②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合现代七至八尺。③因：犹是：如此。以：同“矣”。④白粒：指白米。⑤弹：弹弓。丸：弹丸。⑥招：靶子：射击的目标。⑦黄鹄（hú胡）：即天鹅，形似鹤，能高飞，羽色黄或白。⑧淹：栖止。⑨鳬：一种鱼类，或谓鲢鱼。⑩啮（niè聂）：咬，嚼。陵：同“菱”，菱角。衡：同“荇”，水草。⑪翮（hé核）：鸟尾部的坚羽，共六条。⑫镞（bō波）：石箭。卢：黑色的弓。⑬矰缴（zēngzhuó增酌）：系在箭尾的细绳，以便发射后能把箭收回。

乎百仞之上。被剡礪^①，引微缴^②，折清风而抔矣^③。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④。

“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⑤。南游乎高陂^⑥，北陵乎巫山^⑦，饮茹谿流^⑧，食湘波之鱼^⑨，左抱幼妾，右拥嬖女^⑩，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⑪，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⑫。

“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⑬，而载方府之金^⑭，与之

①被：带着。剡（jiǎn尖）：锐利。礪：同“磨”。

②引：拖着。③抔：通“陨”，坠落。④鼎：古代烧煮食物的器具，圆形、有三脚二耳。鼐（nài奈）：大鼎。

⑤蔡圣侯：蔡国末代君主。因其生卒年与事迹不详，常被后人附会为蔡灵侯或蔡声侯。按，楚惠王于公元前447年灭蔡后，蔡之后裔迁国于高蔡（今湖北巴东、建始一带），此国复被楚宣王所灭。蔡圣侯即迁国于高蔡后的最后一个蔡国国君。⑥陂：同“坡”。⑦陵：登。⑧饮：饮马。茹谿：水名，湖南澧水支流，一说在四川巫山中。⑨湘波：指湘水。⑩嬖（bì碧）：宠幸。⑪子发：楚大夫，事宣王。⑫己：指蔡圣侯。之，指楚宣王。⑬饭：作动词“吃”讲。⑭方府：楚国藏金的库府。

驰骋乎云梦之中^①，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②，填龟塞之内^③，而投己乎龟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④，与淮北之地也^⑤。

庄辛对楚襄王说：“大王身左是州侯，身右是夏侯，车后跟随的是鄢陵君和寿陵君，一味地享乐奢侈，不过问国家大事，看来郢都一定会保不住了。”襄王说：“先生老糊涂了吧！还是把我看作楚国的凶兆了？”庄辛说：“我看确实是会这样的，并不敢把大王当作国家的凶兆。大王如果始终宠幸这四人，楚国是必定会灭亡的。我请求到赵国去避居，在那里等待事态的变化吧。”庄辛离开楚国到了赵国，住了五个月，秦国果然攻克了楚国的鄢、郢、巫、上蔡、陈等地，楚襄王流亡到了城

①云梦：见《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篇注。 ②穰侯、秦王：见《范雎说秦王》篇注。 ③龟（méng萌）塞：即平靖关，为战国时兵争要地之一，在今湖北、河南二省交界处。 ④阳陵君：庄辛的封号，封地在今安徽青阳县。

⑤与：通“举”，攻取。

阳。于是楚襄王派车马使臣到赵国把庄辛接来。庄辛说：“遵命”。就回到了楚王身边。楚襄王说：“我没有听先生的话，如今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该怎么办呢？”

庄辛回答说：“我听到过这样的俗话：‘见到野兔再回头呼唤猎狗，还不算晚；丢了羊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迟。’我还听说从前商汤王和周武王只凭借着百里的小地方而发达昌盛，夏桀王、商纣王拥有整个天下，却终于灭亡。现在楚国地盘虽然缩小了，但是截长补短，还有数千里，当然不只有百里大了。

“大王难道没见过蜻蜓吗？它有六足四翅，在天地间自由飞翔，低头捕捉蚊虻吃，抬头吸吮着甘甜的露水，自以为不会有灾祸，跟人也没有争端。哪知五尺高的小孩子，正在用糖浆涂着丝网，要把自己从两三丈高的空中粘住，用来作蚂蚁食啊。蜻蜓还算小的，黄雀也是如此啊。它俯身啄食白米粒，飞上茂密的树上栖息，不时地拍打着翅膀奋飞，自以为不会有灾祸，跟谁也没有争端。哪知那些公子王孙左手持着弹弓，右手握着弹丸，正要从七、八丈高的天空中捕捉自己，并已瞄准了自己的脖子。它白天还在茂密的树枝间嬉戏，晚上已被调上酱醋制成佳肴了。

“黄雀还算是小的，天鹅也是如此啊。它在江

海间翱翔，在湖沼间栖止，低头捕食鱼类，仰头嚼着菱角和苕菜，奋翅振羽，驾着清风在高空翱翔，自以为不会有灾祸，跟谁也没有争端。哪知猎人正在修理弓箭，系好拴箭的丝绳，要从几十丈的高空中捕捉自己。于是它中了箭，拖着细细的丝绳，逆着清风栽落下来。它白天还在江河中嬉戏，晚上已被煮在锅里。

“天鹅还算是小的，蔡圣侯的事也是如此啊。他南游高陂，北登巫山，饮马茹溪，食鱼湘江，左手抱着年轻的妃子，右手接着心爱的美人，跟她们一同驱车在高蔡地方游乐，而不把国家的事放在心上。他哪知楚将子发正在接受楚宣王的命令，要用红绳子把自己绑到楚宣王面前呢。

“蔡圣侯的事还算小的，大王的事也是如此啊。大王身左是州侯，身右是夏侯，车后跟随的是鄢陵君和寿陵君，吃着封地产的粮食，车上载着国库里的钱财，与这些人在云梦泽中纵马奔驰，游猎玩乐，而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大王哪里知道穰侯刚刚接受了秦王的命令，要侵占楚国龟塞以南的领土，而把自己赶到龟塞以北去啊。”

楚襄王听了这番话，吓得脸色大变，身子发抖。于是，授给庄辛执珪的爵位，并且封他为阳陵君，依靠他收复了淮河以北的失地。



汗明见春申君

本文选自《楚策四》。

汗明借用“骥服盐车”的故事，向春申君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政者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就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才和恰当地使用人才，还要用伯乐爱护千里马那种特殊的感情去理解和珍惜人才。文中用“骥”的形象比喻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从而写出了他们悲愤的心情和渴望知己的热切，言辞委婉，感情激越，使人读之动容。本文的语言绘声绘色，抑扬顿挫，形象逼真，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优秀散文。

汗明见春申君^①，候问三月^②，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说之。汗明欲复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先生息矣^③。”汗明愀焉曰^④：“明愿有问于君而恐固^⑤。不审君之圣，孰与尧也？”春申君曰：“先生过矣，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终言之^⑥。君之贤实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⑦，五日一见。

汗明曰：“君亦闻骥乎^⑧？夫骥之齿至

①汗明：从本文记叙看来，当是战国时期埋没于民间的一个贤士。春申君：即黄歇、楚国贵族，“战国四君子”之一。楚襄王时为左徒，曾入秦说秦昭王勿伐楚；太子完质于秦时，随侍，公元前262年太子完即位，是为楚考烈王，被任用为相，封春申君。前238年考烈王卒，被外戚李园谋杀。②候问：等候接见。③息：休息。④愀（cǎu）焉：不安的样子。⑤固：浅陋，鄙陋。⑥终言之：把话说完。⑦著客籍：写入门客的名册。⑧骥：千里马。

矣^①，服盐车而上太行^②。蹄申膝折^③，尾湛^④肱溃^⑤，漉汁洒地^⑥，白汗交流^⑦，中阪迁延^⑧，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⑨，下车攀而哭之，解纆衣以幂之^⑩。骥于是俛而喷^⑪，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⑫，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隄于州部^⑬，堀穴穷巷^⑭，沈湫鄙俗之日久矣^⑮，君独无意湔拔仆也^⑯，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⑰？”

①齿至：马进入成熟年龄。相马的人，往往从马齿上判断其年龄。②服：驾。太行：太行山，绵亘山西、河北、河南境内。③申：同“伸”。折：弯曲。④尾湛（chén沉）：尾巴下垂。肱溃：皮肤溃烂。肱：同“肤”。

⑤漉（lù鹿）汁：渗出的汁液，如汗水、口涎。⑥白汗：汗水。汗水蒸发即留下白色印迹。⑦阪（bǎn板）：山坡。⑧伯乐：姓孙名阳，春秋时著名的相马人。遭：遇。

⑨纆（zhù住）衣：麻布衣。幂：覆盖。⑩喷：喷气。⑪金石：指钟、磬一类的乐器。钟为金属制，磬为石制，故称“金石”。⑫隄（è厄）：困。州部：指地方、乡里。⑬堀（kū哭）穴穷巷：贫贱的人住的土屋僻巷。⑭沈湫：同“沉污”。⑮湔（jiān煎）拔：洗除、拔除。⑯屈于梁：疑为“于屈梁”之误。屈梁：楚地名。

汗明去拜见春申君，一直等了三个月，才被接见。接谈完毕，春申君非常赏识汗明。汗明想继续再谈，春申君说：“我已经了解先生了，请先生休息去吧。”汗明很不安地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又怕问得太浅陋了。我不知道您的圣明比起尧来怎么样？”春申君说：“先生这样说就不对了，我怎么能比得上尧呢？”汗明说：

“那么您认为我与舜相比怎么样？”春申君悦：

“先生就是舜啊。”汗明说：“不是这样。请允许我替您把话都说出来吧。您的圣明确实比不上尧，我的才能也比不上舜。即使那样贤能的舜在那样圣明的尧手下做事，三年以后尧才了解了舜。现在您倾刻之间就了解了我，那就等于您比尧更圣明而我比舜更贤能了。”春申君听后说：“你说得对。”就叫手下的办事人员把汗先生的名字登记在宾客名册上，约定每五天接见他一次。

汗明对春申君说：“您也曾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那千里马长大成年了，主人驱使它驾着盐车穿越太行山路。它伸着蹄、弓着腿、使劲蹬地，尾巴搭拉着，皮肤磨烂了，口涎流淌在地上，全身汗水交流，在陡峭的上坡路上艰难地挣扎，驾着沉重的车辕，怎么也爬不上去。这时伯乐遇见了，就从自己的车上跳下来，牵着马络头为它哭泣，还脱下

自己的麻布衣盖在它的身上。于是千里马低下头来长喷了一口气，然后昂首高声嘶鸣，声震长空，那声音就象是发自乐器一般动听。它为什么叫出这么优美的声音呢？是因为它看到伯乐是那样地了解自己啊。如今我才疏学浅没有本事，在地方上受着穷困，住在偏僻简陋的土屋之内，长期沉没在污浊、庸俗的环境里，您难道不愿意为我洗除污秽，让我也能在屈梁这个地方为您高声嘶鸣吗？”

李园进其女弟于春申君

本文选自《楚策四》。

阴谋家李园用“献妹”的美人计，打入了楚国宫廷，并伺机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了楚国重臣春申君，从而篡夺了楚国政权。这一事件，充分表现了阴谋篡权的野心家的阴险和毒辣，也暴露出了封建统治阶级丑恶的宫廷内幕。

春申君一生为楚国作出了许多贡献，但由于过多地盘算个人利益，不能保持晚节。他受了李园的蒙蔽、利用，一再上当受骗，长期对骗子缺乏应有的警惕，甚至为虎作伥，直到最后关头还听不进忠言劝告，终于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

宫廷政变和野心家篡权的事件，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李园的所作所为，就颇有代表性。他用美人计打入宫廷内部，通过裙带关系控制王位继承人，以至逐步篡夺权柄。这类人物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本文末尾又提到吕不韦，作者旨在要人们更好地吸收这一历史教训。

本文集中叙写了李园施展阴谋的过程，因果关系交待得简洁清楚，司马迁曾收入《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可参看。

楚考烈王无子^①，春申君患之^②，求妇人宜子者进之^③，甚众，卒无子。

赵人李园，持其女弟^④，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又无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⑤，故失期^⑥。还谒^⑦，春申君问状。^⑧对曰：“齐王遣使求臣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

①楚考烈王：名完，楚顷襄王之子，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38年在位。 ②春申君：见《汗明见春申君》篇注。

③宜子者：能够生孩子的妇女。 ④女弟：妹妹。《越绝书》记述其名为李环。 ⑤谒归：请假回家。 ⑥失期：误了期限。 ⑦谒(yè叶)：拜见。 ⑧状：情况。

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

知其有身①，园乃与女弟谋。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②：“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也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③，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④？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⑤，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谨舍⑥，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

①有身：怀孕。 ②承间：乘机，找机会。 ③徒：仅仅，然：这样。 ④江东之封：指春申君在江东的封邑。江东，即今江苏南部地区，原吴国所在地。春申君原来的封邑是淮北十二县，后改封于吴。 ⑤封：疆界，此处指国土。 ⑥谨舍：秘密的住所。

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楚王贵李园，李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①，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②：“世有无妄之福^③，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无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楚王也，五子皆相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④，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⑤，如伊尹、周公^⑥。王长而反政^⑦，不，即遂南面称孤，

①阴养：暗里豢养。死士：敢死之士，这里指刺客。

②朱英：赵国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人，可能是春申君的门客。③无妄：料想不到、难以预测。④崩：对君王之死的讳称。

⑤代立：即代理。当国：主持国政。

⑥伊尹：名挚，商汤王的重臣。汤王死后他曾将违法的王位继承人太甲放逐，自己代摄国政，当太甲悔改后，又把他接回来复位。周公：见《颜福论士贵于王》篇注。⑦反：同“返”。反政：把政权交还国君。

因而有楚国。此所谓无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祸？”曰：“李园不治国，王之舅也。不为兵将，而阴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园必先入，据本议制断君命①，秉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妄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人？”曰：“君先仕臣为郎中②，君王崩，李园先入，臣请为君剄其胸杀之③。此所谓无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复言已。李园，软弱人也，仆又善之④，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崩⑤，李园果先入，置死士⑥，止于棘门之内⑦。春申君后入，止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

①本议：原来的打算。制断：专断，这里有假托的意思。君：指楚考烈王。②君：指春申君，臣：朱英自指。仕：动词，指任命为官。郎中：官名，管理王宫内的侍卫、车骑、门户等事。③剄（chōng冲）：刺，也写作“剄”。

④仆：春申君自指的谦词，善之：对他友好。⑤考烈王崩：考烈王卒于公元前238年。⑥置：安置。这里指埋伏。

⑦棘门：有卫兵把守的宫门。棘，同“戟”。因卫兵持戟，故称“戟门”。

外。于是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为楚幽王也①。

是岁②，秦始皇立九年矣③。嫪毐亦为乱于秦④。觉，夷三族，而吕不韦废⑤。

楚考烈王没有子嗣，春申君很为这件事担忧，特地寻找能生育的妇女献给楚王。这样的妇女已经进宫很多，但还是没有养出孩子。

赵国人李园带来了他的妹妹，准备献给楚王。但听说楚王不能生孩子，恐怕自己的妹妹进宫后也不能怀孕而得不到楚王的宠爱。李园求见春申君，

①楚幽王：考烈王之子，名悍，公元前237年至公元前228年在位。②是岁：这一年，指公元前238年。③秦始皇立九年矣：称“始皇”，当是后来追述者的追述口气。

④嫪（lào）毐（ǎi）：秦国宦官，与秦王政的母亲私通，公元前239年封为长信侯。次年叛乱，被秦王政平定。

⑤吕不韦：卫国濮阳人，原为阳翟巨商，因拥立秦公子楚即王位（即秦庄襄王）而为国相，封文信侯。由于他曾将嫪毐引荐给秦王政之母，淫乱秦宫，并阴谋参与叛乱，嫪毐事发后，被废除相位，不久迁往蜀都，自杀死。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之母原是吕不韦的姬妾，在其有孕时献与子楚，其子即为秦王政。此事与李园献妹有相似之处，故追述者在此一并叙及。

请求在他门下当个侍从；不久，李园请假回家，故意不遵守期限。在他回来拜见的时候，春申君问他为什么来晚了。他回答说：“齐王派使者来聘娶我的妹妹，我因陪使者一块喝酒，所以耽搁了。”春申君问：“娶进宫了么？”李园回答：“还没有。”春申君说：“我可以见一下你妹妹吗？”李园说：“可以。”于是李园就把妹妹送来，她立刻就受到了春申君的宠爱。

后来，李园知道他妹妹已经怀孕了，就暗中与她定下计谋。李园的妹妹找机会劝春申君说：“楚王对您的宠信和重用，超过了对他的亲兄弟。如今您已辅佐楚王二十多年了，而楚王没有儿子，他去世之后，就会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无论哪位兄弟当上新国君，他们也只会各自提拔自己原先的亲信，您又怎能长期保持住宠位呢？不仅如此，您当权的时间已很长了，有很多得罪楚王兄弟的地方，楚王兄弟真的做了国君，您就会大祸临头，又有什么办法保住您的相印和江东的封邑呢？现在我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而别人谁都不知道。我在您身边的时间尚短，如果您能凭着您的地位把我献给楚王，楚王一定会喜欢我。如果老天保佑我生个男孩，您的儿子就会成为楚王，您将得到整个楚国，这不比您面临的不测之罪强多少倍吗？”春申君觉

得她说的对极了，就把李园妹妹迁到府外一个秘密的住处，然后向楚王推荐她。楚王召她进宫，很宠爱她。后来他生了个男孩，就被立为太子，而李园的妹妹也就被立为王后了。楚王因此而重用李园，李园在朝内掌了大权。

李园使自己的妹妹进宫当了王后，她的儿子成了太子。李园担心春申君泄露出事情的真相，并因此而日益骄纵起来，于是就暗中蓄养刺客，企图杀死春申君以灭口。可是楚国国都中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件事。

春申君做国相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生了病。朱英对春申君说：“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气，又有难以预料的灾祸。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人世间，侍奉着喜怒无常的君主，怎能离开神出鬼没的人来帮助呢？”春申君问：“什么是不期而至的福气啊？”朱英回答：“您为楚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个国相，而实际上等于是楚王啊。您的五位公子也都在各国辅佐诸侯。如今楚王病势很重，早晚就要去世，太子的体质衰弱，正卧病不起，以后您辅佐年幼的国君，就要代理他主持国政，就象伊尹、周公旦一样啊。等国君长大后，您再把政权交还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面南称王，统治楚国。这就叫做‘不期而至的福气’啊。”春申君又问，

“什么是难以预料的人呢？”朱英说：“李园并不掌管政权，可他是楚王的小舅子啊。他虽然不是将帅，但他却长期以来暗中蓄养刺客。楚王一旦去世，李园一定要抢先进宫，按照预谋捏造楚王的遗嘱，凭着手中的重权而杀您灭口。这就叫做‘难以预料的灾祸’啊。”春申君又问：“什么是神出鬼没的人呢？”朱英回答：“请您先任命我担任郎中的官职，楚王一旦去世，在李园抢先进宫时，请让我为您刺穿他的胸膛，把他杀掉。这就是那‘神出鬼没的人’啊。”春申君听了说：“请先生放弃这种念头吧，再不要说了。李园这人，是个性情软弱的人，我又待他很好，事情何以能到这种地步呢？”朱英见春申君听不进劝告，恐怕日后连累自己，就逃走了。

十七天之后，楚考烈王死了，李园果然抢先进宫，并安排好他的刺客，埋伏在宫门里面。春申君随后进宫，刚走进戒备森严的宫门时，李园的刺客就从两边冲出来把他刺死了，并割下了他的头，扔到宫门外边。然后，李园又派官吏把春申君的亲属满门抄斩。而李园的妹妹，当初与春申君同居怀孕，进宫后便生下的那个男孩子，被立为楚国国君了。他，就是楚幽王。

这一年，秦始皇为秦王已经九年了。嫪毐淫乱

秦宫，发动叛乱，事情败露后，秦始皇将他及他的父、母、妻三族全都处死了，同案的吕不韦也被废除了相位。



赵韩魏三家灭知伯

本文选自《赵策一》。

赵、韩、魏三家分晋，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本文记述了赵、韩、魏三家联合消灭晋国最强大的贵族——知伯、并终于瓜分了晋国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

知伯是一个骄横固执、昏聩贪婪的大贵族。他恃强凌弱，发动不义战争，又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而赵襄子果断、恭谨，善于用人，所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了自己。两个人物对比反衬，实在发人深省。文中还着重刻划了张孟谈这

一谋士形象。他足智多谋，老练沉着，以赵氏的存亡安危为己任，在艰巨的抗敌斗争中，只身周旋于敌友之间，从容行事，最后取得了胜利。知过也是个精细机警的谋士，但他与张孟谈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因而遭遇和作用也就和张孟谈不同。对这两位谋士的描写，也更进一步映衬出知伯和赵襄子两个人物形象的不同。

全文布局宏伟，叙事周详，结构严密，也是《战国策》中优秀篇章之一。

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①，灭之。休数年，使人请地于韩^②。韩康子欲勿与^③，段规谏曰^④：“不可！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骜愎^⑤，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

①知伯：名荀瑶，谥名知襄子，晋六卿之一。知，亦作“智”。春秋末期，晋国由大贵族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专政，知氏在其中势力最强。长期以来，六卿之间互相兼并，争战不休。先是知氏攻灭范氏、中行氏；后知氏又率韩、魏攻赵；公元前453年，赵反过来联合韩、魏消灭了知氏，史称“知伯之祸”。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建立了三个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②请地：索取土地。③韩康子：名虎，韩宣子之后。④段规：韩康子的家臣，春秋郑共叔段之后。

⑤骜（zhì至）：凶猛、凶狠。愎（bì璧）：固执。

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狙^①，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之以兵^②。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③。知伯说，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欲勿与^④，赵葭谏曰：^⑤“彼请地于韩，韩与之；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⑥！然则其措兵于魏必矣^⑦！不如与之。”桓子曰：“诺。”因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知伯悦，又使人之赵请蔺、皋狼之地^⑧，赵襄子弗与^⑨，知伯因阴结韩、魏，将以伐赵。

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⑩“夫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弗与

①狙（niú纽）：《说文》，“犬性骄也”。此处是指骄纵成性的意思。②乡（xiāng向）：通“向”。③致万家之邑一：赠送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④魏桓子：名驹，魏献子之后。⑤赵葭（jiā加）：魏桓子的家臣。⑥自强：即“自恃其强”，逞强的意思。⑦措：同“措”。措兵，加兵。⑧蔺、皋狼：晋地，均在今山西省离石县一带。⑨赵襄子：名毋恤，赵简子之子。⑩张孟谈：赵襄子之谋臣，佐襄子灭知伯后，功成不居，归耕为民。

焉①。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②？”
 张孟谈曰：“夫董闾于③，简主之才臣也④，
 世治晋阳⑤，而尹泽循之⑥，其余政教犹存⑦，
 君其定居晋阳⑧。”君曰：“诺。”乃使延陵
 生将车骑先之晋阳⑨，君因从之。至，行城
 郭⑩，案府库⑪，视仓廩⑫。召张孟谈曰：
 “吾城郭完，府库足，仓廩实矣。无矢，奈
 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
 宫之垣，皆以狄蒿桤楚檣之⑬，其高至丈余。
 君发而用之⑭。”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籥箬
 之劲不能过也⑮。君曰：“矢足矣，吾铜少若

①三使：指知伯向韩、魏多次派人进行秘密联络。与：参与。②安居：到哪里居住。安，疑问词，何。③董闾（yān烟）于：赵简子的家臣。闾，也作“安”，二字古通用。④简主：即赵简子。⑤晋阳：晋地，在今山西太原市南，赵氏初都于此。⑥尹泽：赵臣，继董安于治理晋阳。⑦余：遗留。政教：政令和教化。⑧君：指赵襄子。⑨延陵生：赵襄子的家臣。将：率领。⑩行（xínɡ形）：巡视。⑪案：同“按”，巡视。府库：贮存财物的仓库。⑫仓廩（lǐnɡ岭）：粮库。⑬狄：通“荻”，草名，形似芦苇。蒿：蒿草。桤（hà互）：灌木名，似荆。楚：荆条。檣：同“墙”，此处用作动词，筑墙。⑭发：拆开。⑮籥（jùn郡）箬（lù路）：两种良竹名，宜做箭杆。劲，此处指箭杆的强劲。

何①？”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②。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君曰：“善。”号令以定③，备守已具④。

三国之兵乘晋阳城⑤，遂战。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⑥，决晋水而灌之⑦，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⑧，悬釜而炊⑨，财食将尽，士卒病羸⑩。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匱，财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⑪，何如？”张孟谈曰：“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⑫。君释此计，勿复言也！臣请见韩、魏之君⑬。”襄子曰：“诺。”张孟谈于是阴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军

①铜：前文“矢”指箭杆。此指做箭镞所需的铜材。

②炼铜：经冶炼除去杂质的纯铜。质：同“质”，柱子下面的墩基。③以：同“已”。④具：完备。⑤乘：攀登、攻打城墙。⑥舒军：使军队稍稍后退。舒：舒缓，松开。⑦晋水：在晋阳附近，今名晋河，东流入汾河。⑧巢居而处：在高处筑窠巢而住。⑨悬釜而炊：把锅吊起来煮饭。⑩羸(léi雷)：瘦弱，衰弱。⑪下：投降。⑫知：同“智”，贵：指重视。⑬韩、魏之君：指韩康子、魏桓子。

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为人也，粗中而少亲^①，我谋未遂而知，则其祸必至，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②。”二君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与之期日^③。夜，遣入晋阳。张孟谈以报襄子，襄子再拜之。

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④，遇知过辕门之外^⑤。知过入见知伯曰：“二主殆将有变^⑥。”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张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⑦，其行高^⑧。”知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寡人所亲之，必不欺也。子释之，勿出于口！”知过出，见二主，入说知伯曰：“二主色动而

①粗中：即“中粗”，指性情粗暴。亲：指仁爱之心。

②莫之知：即“莫知之”，没有知道它的。③期：约定。④朝：朝见，进见。按：孟谈进见知伯之说甚可疑。《韩非子·十过》作“二君以约遣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则朝见知伯的是韩、魏二君而不是张孟谈。⑤辕门：指军营的门。知过：亦作“知果”，知伯的同族，事知伯。⑥殆：可能，大概。变：指变故、变化。⑦矜：矜持，自负。志矜：气盛的样子。⑧行高：走路时昂首阔步，傲慢。

意变^①，必背君，不如令杀之。”知伯曰：“兵箸晋阳三年矣^②，且暮当拔之而飧其利^③，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知过曰：“不杀，则遂亲之。”知伯曰：“亲之，奈何？”知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④，君其与二君约^⑤，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我所得者少，不可！”知过见君之不明，言之不听也，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

张孟谈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知过于轅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⑥；入见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⑦！”襄子

①色：脸色。意：指态度。动、变，皆指表情有所变化、不同平时。 ②箸：附着，此指围困。 ③飧：同“享”，享有。 ④是：代词，指赵葭、段规二人。移：改变。 ⑤二君：根据上下文意，此处当作“二子”，指赵、段二人。 ⑥视：此指目光、神色。 ⑦后之：落在知伯后面。

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夜期杀守堤之吏①，而决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②，襄子将卒犯其前③，大败知伯军而禽知伯④。

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知氏尽灭，唯辅氏存焉⑤。

知伯率领赵氏、韩氏、魏氏的军队去讨伐范氏和中行氏，把他们灭掉了。休整了几年，知伯又派人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他，段规劝解说：

“不行啊！那知伯的为人，既贪婪，又凶狠固执。他来要地，不给，就一定会派兵来攻打我们了。您还是给他吧。给了他，他就会更加贪心，又会再向别国要地。别国不答应，他一定会动武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战祸又能静观事态的变化了。”韩康

①夜期：以夜为期，即约定当夜动手。 ②翼：侧翼，左右两边。 ③犯：进犯，攻击。 ④禽：同“擒”，捉住。 ⑤氏：姓的支系，用以标志宗族系统、区别子孙之所属。按：知过本与知伯同族，因预见知伯将要遭到败亡、灭族的下场，所以改为辅氏，因而免受株连而保存下来。

子说：“好吧。”于是派使者去奉送给他一座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知伯很高兴，又派人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也想拒绝，赵夔劝解说：“他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了他；现在向我们要地，我们却不给，这就等于我们自顾逞强而对外却触怒了知伯啊！这样他一定会出兵攻打我们的！不如给了他。”魏桓子说：“好吧。”也就派人送给知伯一座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知伯很高兴，又派人向赵氏索要蔺和皋狼两地，赵襄子不肯给。知伯就秘密地联络韩氏和魏氏，将要一起去攻打赵氏。

赵襄子召见张孟谈，对他说：“那知伯的为人，表面对你友善，暗中却与你隔着心，他再三派人与韩、魏联络而单单撇开我们，看来他一定要调集兵力来对付我们了！如今我们在哪里防守才好呢？”张孟谈说：“董安于是先君简子最得力的臣子，他毕生治理晋阳，如今由尹泽继任着。董安于的政令、教化至今还保留着，您就居守在晋阳吧。”赵襄子说：“对。”于是派延陵生带着人马先去晋阳。赵襄子紧跟着也去了。一到晋阳，他就巡视城防，察看库存，视察粮仓。然后又召见张孟谈，对他说：“我们的城池很坚固，财力也充裕，粮仓都堆满了。就是没有箭，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先生管理晋阳时，宫室的墙壁，都

是用荆条一类材料筑成的，那墙壁有一丈多高，您可以拆下来做箭杆。”于是拆开墙一试，这些木材的坚韧程度超过了最好的竹子。赵襄子又问道：

“用这些来造箭杆足够了，可是我们还缺少制箭镞的铜呢，应该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先生在晋阳时，宫室的柱墩都是用精铜铸成的。请您挖出来使用，那就会有用不完的铜材了。”赵襄子说：

“好极了。”于是，赵襄子对军民颁布了各项命令，全城的防守设施也都已齐备了。

知、韩、魏三家的军队开到晋阳城下，战斗就开始了。打了三个月没攻下，他们就再不攻打，而用军队把城池包围起来，并掘开了晋水淹城，一直把晋阳围困了三年。城中的人被积水逼得在高处搭窝棚栖身，把锅吊起来煮饭，吃的和用的都快完了，士兵们也弄得疲病交加。赵襄子对张孟谈说：

“眼下粮缺财尽，臣民身体病弱，我们怕是守不住了。我想开城投降，你看怎样？”张孟谈说：“我听说过，如果不能保卫将要灭亡的国家，不能让局势转危为安，那就不用不着重视才智之士了。请您放弃这个打算，再别说它了。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君主吧。”赵襄子说：“好吧。”张孟谈就秘密地会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对他们说：“我听到过‘唇亡齿寒’的道理。如今知伯率领二位一起伐

赵，赵氏眼看就要灭亡了！赵氏一亡，就该轮到你们二位身上了吧！”他们俩说：“我们明白你说的是事实。而知伯那个人，既粗暴又狠毒，我们的计谋还未成功，如被发觉的话，就一定会大祸临头的！你看怎么办？”张孟谈说：“计谋由你们二位说出，只有我一人听到，再没有别人知道它。”他们俩就与张孟谈秘密联络好各个部队，并约定了举事的具体日期。夜里又把张孟谈送回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报告了赵襄子，赵襄子对他行了再拜礼以示感谢。

张孟谈进见知伯之后，出来时在军营门外碰到了知过。知过进去对知伯说：“韩氏和魏氏可能要背叛您了。”知伯问：“何以见得？”知过回答：

“我在军营门外遇到张孟谈，发现他趾高气扬，十分得意。”知伯说：“不会的。我跟韩魏两家郑重地约定了，攻破赵氏后，我们三家平分赵氏的地盘。他俩是我所亲近的人，一定不会欺骗我的。你打消了这个想法吧，别再说了！”知过出来时，又碰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再次进去对知伯说：“韩、魏两人的神色和态度都不同往常，一定是已经背叛您啦，不如把他们杀掉。”知伯说：“我们的军队包围晋阳已有三年了，很快就要攻破，大家分享好处，难道他们这时候还会生异心吗，不可能！你千

万别再说了！”知过说：“如果不杀他们，就该设法笼络他们。”知伯说：“怎么个笼络法？”知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名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名叫段规，这两人都能左右他们主子的行动计划。您跟这两人约好，破赵后，就各封给他们一座有万户人家的县邑。这样的话，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可能不会变心，而您也就能达到目的了。”知伯说：“原说好攻破赵氏后三家平分地盘，倘若再封给赵葭和段规每人一座万家的县邑，那样我所得的就更少了，不行！”知过见知伯这样糊涂，自己的意见也得不到采纳，在告辞出来之后，便改称辅氏，从此离开了知伯，再也不露面了。

张孟谈得知这情况后，去见赵襄子，对他说：“我在军营门外碰到知过，他对我流露出怀疑的眼光；他进见知伯之后，一出来就改了姓氏。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再不动手，一定要落在知伯后面了。”赵襄子说：“好吧。”于是派张孟谈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对他们说：“今夜杀掉守堤的官吏，放水去淹知伯的军营。”结果，知伯的军队慌着去救水患，乱成一团，韩、魏两家的军队便从两翼来夹击他们。赵襄子率领士兵从正面进攻知伯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还活捉了知伯。

知伯被杀掉，亡了国，领土也被瓜分了，因而

遭到天下人的耻笑，这都是由于他贪心不足的缘故啊！他不听知过的劝告，也是灭亡的重要原因。知氏家族全部被消灭了，只有辅氏这一支才存留了下来。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本文选自《赵策二》。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政治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执政时，赵国与许多北方民族部落为邻。这些部落以游牧为生，强悍善战，骑马射箭，来去如飞。他们的不断骚扰、侵犯，使赵国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为了抗击他们的入侵，并能与秦、齐等诸侯强国抗衡，赵武灵王决定改变传统的步兵车战的作战方式，建立骑兵队伍；废除传统的宽袍长袖式的服式和笨重的战争装备，采用有利于骑射的轻便胡服，提高战

斗力。以公子成为首的一批宗室贵戚，因循守旧，以华夏正宗、古法古教不可变为理由反对改革，赵武灵王针锋相对，提出了“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观时而制法，因事而成礼”的进步观点来开导他们，从而批驳了保守思想，冲破了种种阻力，终于取得了改革的成功。

本文通过君臣之间的辩论，塑造了赵武灵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形象。他胸有成竹，严正不苟，坚持改革方向，同时又雍容大度，循循善诱，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地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宗室贵族，化阻力为助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文语言明快流畅，叙述舒缓，议论透辟，显示了赵国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平易亲切的气氛。大量对偶句式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风采和可读性。

武灵王平昼闲居^①，肥义侍坐^②，曰：

①武灵王：赵国国君，名雍，赵肃侯之子，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他传位于王子何（即赵惠文王）后，自号主父。平昼：犹言“平日”。②肥义：赵肃侯时的大臣，武灵王继位后任为国相。

“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①，计胡、狄之利乎②？”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③，臣之论也④。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⑤，动有明古先世之功⑥。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⑦，通有补民益主之业⑧。此两者，君臣之分也⑨。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⑩，而卒世不见也⑪。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⑫；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⑬。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

①简、襄：即赵国的先祖赵简子和赵襄子。赵简子，名鞅，是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赵襄子，名毋恤，赵简子之子。公元前453年与韩康子、魏桓子联合攻伐知氏，共分其地，为以后“三家分晋”打下了基础。②胡、狄：指散居在赵国北部的林胡、楼烦和东胡等少数民族。

③错质：犹“委质”，委身为臣、忠实为君主服务，贡献终身的意思。错，同“措”。④论：通“伦”，道理。⑤道民：引导人民。道，同“导”。⑥先世：超越当世。先，高出。⑦穷：困窘，指未仕时。弟：同“悌”，尊敬、顺从。⑧通：通达，指做官时。⑨分（fēn奋）：本分、职分。⑩翟：同“狄”。⑪卒世：犹言“举世”。⑫负：负担、背。遗俗：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累：约束。⑬被：同“披”，蒙受。

姓^①，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②。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③，而禹袒入裸国^④，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⑤。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殴世以笑我^⑥，胡地、中山吾必有之^⑦。”王遂胡服。

①胡服：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其特点是穿短装、皮靴，戴貂皮帽，束皮带，用带钩，便于骑马射箭。②殆。应当。毋：同“勿”。③舜舞有苗：是“舜舞干戚，有苗乃服”的省文。据《韩非子·五蠹》上说，舜为帝时，有苗（上古南方少数民族名，亦称三苗）不服，舜不攻伐他们，却修教三年，持干戚（兵器）而舞，表示以德感化，有苗就归顺了。④袒：赤身。裸国：实指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⑤要：同“邀”。邀功，即建功。⑥殴（qū驱）世：犹言“逐世俗”。“殴”，同“驱”。⑦中山：国名，在今河北满城县到石家庄一带，公元前298年为赵所灭。

使王孙縯告公子成曰①：“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②。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③，行政在于信贵④。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⑤。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⑥。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⑦，以成胡服之功。使縯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⑧，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⑨。王今

①三孙縯（xiè谢）、公子成：此二人及下文的赵文、赵造，均为赵国公族。公子成，名赵成，是武灵王的叔父，故下文又称公叔成。赵武灵王让位后，曾与李兑一起平定公子章之叛。②谊：通“义”，道理。

③论贱：使下层人民明白。论，疑为“谕”之误。

④信贵：使尊贵者信守。⑤辅公叔之议：附和公族反对胡服的议论。辅，附和、帮助。公叔，疑“公族”之误。⑥因：依靠。名不累：功业不受限制。⑦慕：仰仗。义：正确的行动。

⑧寝疾：卧病。当时公子成因反对胡服，称病不朝。⑨先进：早先进言。

命之，臣故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
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
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
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
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①。今王释此②，而袭远
方之服③，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畔学者④，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
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
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
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
其国也。被发文身⑤，错臂左衽⑥，瓯越之民
也⑦。黑齿雕题⑧。鲵冠秫缝⑨，大吴之国

①蛮夷：指四方外族。义，宜。宜行：应该遵循而推行。②释：放弃。③袭：因袭，套用。④畔：通“叛”。学者：指圣贤。⑤被（pī披）发：披散头发。文身：在身上刺有花纹。⑥错臂：站立时两臂交叉，是一种随随便便没有礼貌的样子。左衽（rèn刃）：左边缝着衣襟。⑦瓯（ōu欧）越：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瓯，指东瓯，在今福建、广东一带；越，指南越、吴越，在今浙江、广西一带。⑧黑齿：用草汁染黑牙齿。雕题：在额上刻刺花纹。题：额。⑨鲵（tí提）冠：以鲵鱼皮做成的帽子。鲵：即鲇鱼。秫（shù述）缝：用草制成的衣服，如同蓑衣之类。

也^①。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②？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③，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④。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⑤。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⑥，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⑦。自常山以至代、上党^⑧，东有燕、东胡之境^⑨，西有楼烦、秦、韩之边^⑩，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

①大吴：即吴国，在今江苏省南部。一说“大”为“干”之误，干为古国名，后为吴邑。

②山谷之便：

偏居山谷地区的人们，因地制宜，方便行事。

③曲学：偏僻的学问，一孔之见。辨：同“辩”，巧辩之言。

④公：公正的态度。⑤制俗：改革习俗偏见。⑥河、薄洛之水：指黄河和薄洛津。薄洛津在漳水上，此指漳河。

⑦舟楫（jī及）：指船只。楫，划船用的桨。⑧常山：赵郡名，在今河北省西南部。上党：赵郡名，在今山西长治市北。⑨东胡：我国古代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以其居匈奴（胡）之东而得名。⑩楼烦：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今山西西北部。

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①，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②，以攘诸胡③，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④，侵掠吾地，系累吾民⑤，引水围鄯⑥，非社稷之神灵，即鄯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⑦，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⑧“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再拜，乃赐胡服。

①塞（sè色）：断绝交通。堵塞……。使之不通。晋阳：赵邑，在今太原市南古城营。公元前497年赵鞅入此叛晋，建立了赵氏根据地。②戎：西戎，我国古代西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兼：并。③攘（rǎng攘）：排除。

④负：依仗。⑤系累（léi雷）：拘禁、俘虏。累，同“纆”，捆绑的意思。⑥鄯（hào好）：赵邑名，在今河北柏乡县北。⑦形：指防守形势。⑧再拜稽（qǐ岂）首：两次拱手作揖叩首，并且表示敬重、严肃。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①，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②。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③，忠无过罪④。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循法无愆⑤，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⑥。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⑦，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⑧。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⑨，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⑩，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⑪，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

①论：评论，选择。②禄：福。③无：同“勿”。恶（wù务）：嫌弃，讨厌。④过：责备。⑤愆（qiān千）：过失。⑥间：疑“闻”之误。闻，见解、认识。⑦成官：完成官职的任务。⑧论始：探讨事物的创始。⑨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⑩制于服：拘泥于习惯。服：习惯。⑪势与俗化：疑作“俗与势化”。

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已者不待人①，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②。犯奸者身死，贼国者族宗③。此两者，先圣之明刑④，臣下之太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⑤。”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⑥，明不距人⑦。子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⑧。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⑨，俗辟者乱民⑩，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⑪，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

①为已：即修身。《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己……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一说为己，即为自己。

②贼：诬陷。③族宗：灭族。族：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一人有罪，株连亲属。④明刑：明文规定的刑罚。

⑤遁：逃避。⑥辟：同“避”。⑦距：同“拒”。

⑧径：犹言“捷径”。虑径，犹言思考方便。⑨淫：邪恶，放荡。⑩辟：同“僻”，怪僻。⑪莅（lì）国者：治理国家的人。

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①？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②，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③。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④。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⑤，俗辟而民易⑥，是吴、越无俊民也⑦。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⑧，进退之节⑨，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

①法：仿效。 ②宓（fú伏）戏（xì希）、神农：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宓戏也叫“伏羲”。传说伏羲教民渔猎，神农教民稼穡。 ③怒：当作“孥”，指妻、子。

④多：称许。 ⑤邹、鲁：《鲁仲连义不帝秦》篇注。这两个国家是以严格遵循古代礼义而著称的。奇行：违犯礼法的行为。 ⑥易：随便、轻浮、散漫。 ⑦俊民：杰出的人物。 ⑧教：教化，引申为法令、制度的意思。

⑨进退：犹言举止行动。节：仪节，规范。

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无反也①。”

遂胡服②，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③，踰九限之固④；绝五陁之险⑤，至于榆中⑥，辟地千里。

赵武灵王平日闲坐时，肥义在一边伴随着他。肥义说道：“大王是在考虑天下形势的变化、权衡兵甲的使用、怀念简子和襄子二位祖先的功业、盘算抗击胡人的好处吗？”武灵王说：“继位不忘祖先的功德，是国君应该遵循的原则；委身事君，力

①无：同“毋”，勿。反，违抗、反对。②遂胡服：“子其无反也”后，《战国策》中尚有“王立周绍为傅”、“赵燕后胡服”、“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三章，实为一事，“破原阳以为骑邑”事稍后。以下一段文字，原为“破原阳以为骑邑”之尾文。今为使本篇所述事件完整，故摘移于此。③遗遗之门：赵地，不详所指。④九限：很多的要塞险关。限，指险塞；九，极言其多。

⑤五陁：指井陉山，在今河北井陉县境。据文献记载，太行有八陁，其五曰土门关，即井陉。此处车不得双轨，骑不得成列，是赵国著名的险塞。⑥榆中：在今陕西榆林北，或谓即指榆林塞。

求显扬国君的才智，是臣子应该遵循的原则。因此英明的国君静时要做引导百姓、便利行事的教育，动时要建立表彰古人、超越当世的功绩。做臣子的在未做官时就应具备尊敬长辈、谦虚礼让的德操；在做官以后就应做出补益百姓、有利君主的功业。这两点，正是做国君和做臣子的本分啊。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狄地区，而却不被全社会上的人所认识、所理解啊。如果是对付一般弱敌，只须花费很少力量就能取得很多战绩，不必把百姓拖得很苦，就能获得象历代先王那样的功业。可是要想建立特殊功业的人，就一定会受到旧习惯势力的牵制；有独到见解的人，难免被一般人所怨恨。现在我打算教导百姓穿胡服、习骑射，那么社会上一定会对我议论纷纷了。”

肥义说：“我听说，‘在事业上犹豫不决，就不能建功业；在行动上疑虑重重，也就不能取得功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了摆脱世俗的决心，就不应该再顾虑任何人的非议了。那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一般俗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和一般人商量谋划。从前虞舜为了宣扬德教，演练干戚之舞，（苗族就归服了）。夏禹赤身露体地进入裸国，（裸国也就被征服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放纵情欲而娱乐自己，而是去宣扬德政、建立

功业啊！愚蠢的人对于即将成功的事情也弄不明白，聪慧的人在事态尚未露出苗头之际就能察觉出来了，希望大王马上去施行吧。”武灵王说：“我对改穿胡服的好处毫不怀疑，我只是担心天下人讥笑我这种做法啊。正如疯子高兴的事，聪明人却为之哀伤；蠢人觉得可笑的事，有才能的人却为之担忧。人们如果能够拥护我的措施，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将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即使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来讥笑我，而胡地、中山就一定都属于我们了。”于是，武灵王就穿起了胡服。

武灵王派王孙緤向公子成说：“我已穿上了胡服，并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所以希望叔父也能穿上它。家庭里的事由父母作主，国家的事由国君作主，这是古今公认的正确行为。子女不违抗父母，臣子不违抗国君，这是先王时就已通行的道理。如今我设立教化，变易服装，可是叔父却不穿，我怕天下人又要胡乱议论了。再说，治理国家要有固定的原则，而对老百姓有利才是最根本的；管理政事要有一定准则，而保证政令得以推行才是最上等的。所以要想显示功德，必须考虑到下层百姓的利益；要想推行政令，首先要使权贵们奉行。现在，我要改穿胡服的意思，绝不是放纵情欲而娱乐心志啊，事情有它的开头，功业才能完全建成。

事成之后，就可以看到功德了。今天我恐怕叔父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固定原则，而去附和公族们的那些反对胡服的议论。况且我听说过：‘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行动就不会出现偏差；依靠宗室贵戚们的支持，名望就不会受到限制。’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正确行动，来促进改穿胡服的成功。我特地打发王孙縶到您那里去拜望、陈述，请叔父穿上胡服吧。”

公子成行了再拜礼，回答说：“我早已听说君王要改穿胡服这件事了。只因我卧病在床，不能快走，所以没能及早地向您那里提供意见。现在君王命令我改穿胡服，我就大胆地竭尽忠诚、谈出我的愚见吧。我听说过：‘中国这个地方，是聪明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集居的地方，是众多的物资财富所聚集的地方，是古代圣贤进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所施行的地方，是诗、书、礼、乐所使用的地方，是各种精妙技艺所应用的地方，是远方国家前来参观学习的地方，是四方不开化民族所应该崇拜和效法的地方啊。’现在君王放弃了这些，而去套用边远地区的服饰，改变了古代的礼教，更换了古代的准则，违背了人们的心志，背叛了圣贤们的教导，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希望大王要再三考虑这件事啊！”

王孙綰把公叔成的话向武灵王作了回报，武灵王说：“我早已听说叔父患病了。”于是，就亲自到了公叔成家里，对他说：“衣服的式样，不过是为了人们穿着方便的，而礼法的建立，也只是为了解决事情便利的。所以历代圣人总是考察当地的情况而因地制宜，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制定礼法，为的就是利民富国啊。至于那些披散着头发、身上刻画着花纹，交叉着双臂、左边缝着衣襟，正是瓠、越一带的人民习惯。那些用草汁染黑牙齿、额头上刺刻着图画，戴着鱼皮帽子、穿着秫叶衣服，乃是吴国人民的打扮。虽然他们的礼俗和服饰各不相同，便利于人民却是一致的。所以说地区不同，其举止措施也就各有变化，客观实际不同，礼仪制度也就会相应的变化了，因此圣人认为，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在措置上就不求一致；只要真正能给事业带来便利，在礼法上就可以不必相同。儒家学者同出孔门而他们的主张、礼法就不一样，中原地区的风俗传统大体一致，而他们的政令却彼此分歧，更何况那些居住在偏僻山谷中的人们，不都也是在因地制宜地各求方便吗？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取舍，再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无法强求一致；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服饰打扮，就是圣贤也无法把它们统一起来。穷乡僻壤的地方，奇异的事情特别多，局限于

一孔之见的人们，经常巧辩不休。对于不懂得的事物，不要随便去怀疑它；对于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意见，也不要轻易非议，这才是寻求真理的公正态度啊。现今你所说的一些话，都是些世俗的言论；而我所说的一些话，恰恰是如何改革习俗和传统的言论。目前我国东部有黄河、薄洛津两条河流，是我国与齐国、中山国的交界线，可是我们却没有水兵用于国防。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一带，东边与燕国、东胡为邻，西边与楼烦、秦国、韩国接壤，而我们却不曾在那里配备骑兵和弓箭手。所以我要设法筹集船只、建设水兵，并组织河边人民共同防守黄河和薄洛津；我还要改变旧式服装，训练骑兵和射手，以便守卫我国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间的边界。再说从前简主不把我国的疆域版图局限在晋阳一带，而是以此为据点，终于扩充到东南边的上党。接着襄主又兼并了戎狄，割取了代地，并以此为据点，驱走了各部胡人。这些业绩，无论是笨人还是聪明人，全都是很清楚的。早些时候，中山国仗恃齐国的雄厚兵力，来侵掠我国的土地，俘虏我国的人民，并扒开堤坝，用河水围困我们的郾城，如果不是社稷神灵的护佑，郾城也差一点就要失守了。先王对这件事极为愤恨，可是这个冤仇至今还未报呢。如今我们采用便于骑射的

胡服来武装自己，近可以保卫上党这个形势重要的地方，远还可以向中山国报仇雪恨。而叔父您只顾顺从中原地区的习俗，却违背了简主和襄主的遗愿，一听到改穿胡服就感到厌恶，而忘记了国家所蒙受的耻辱，这并非我在您身上所寄托的希望啊！”

公子成听了以后，再次拱手并且叩头说：“我愚昧无知，没能领会君王的意图，大胆地讲了一些世俗的偏见。如今君王既然要继承简主和襄主的遗志，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我哪里还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说完又拜，于是武灵王就赐给他一套胡服。

赵文又来劝阻武灵王说：“农民用辛勤耕耘来养活高贵的人士，这是国家的常规。无知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由既聪明而又有学问的人进行评论，是进行教化的准则。做臣子的不隐藏自己的忠心（有啥说啥），做国君的不阻塞臣下言路，就是国家的福气啊。我虽然愚笨无知，却愿意尽忠直言啊。”武灵王说：“考虑问题，不要讨厌不同意见的干扰，尽忠直言，不要斥责他的罪过。你就大胆地说吧。”赵文说：“适应时代的潮流，顺从社会的习俗，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原则。服装有一定的样式，这是礼法所规定的啊。遵守法令，不发生错

误，乃是人民的本分。这三点，是古代圣人用来教导我们的。现在君王舍弃了这些，而去套用远方胡人的服式，改换了古人的教导，变更了自古以来的行动准则，所以我希望君王再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件事。”武灵王说：“你所说的不过是一些世俗的观点。一般人沉溺于旧的习俗，读书人又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这两种人，都只能完成固定职守、顺从既定的政令罢了，是不能高瞻远瞩、探讨创新的。再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服式不同，却都统一了天下；春秋时代五霸的教化不同，却都能治理国家。常常是有学问的人制定出规章制度，一般无知无识的人只能去遵守。有才能的人可以议论、探讨礼法、教化，没才能的人只能是墨守陈规。对那些恪守传统习俗的人，是不能够和他谈心里话的；对那些拘泥于旧礼教的人，也是无法和他们谈论什么理想、志向的。所以，习俗应跟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礼法制度也要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一道改变，这才是圣人所推行的治国原则啊。秉承命令而行动，遵循法度而没有私心，是做老百姓的本分。有才知、有学问的人，能随着见识的增多而改变原来的观点；通晓礼法的变化，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真正志在修身的人不仰赖别人的赞许，治理当世的人不去效法古代的成规。希望你放弃那些不正确

的意见吧！”

赵造又来劝阻武灵王说：“隐藏忠言而不把它全部说出来，是属于奸诈一类的行为。以自己的私利损害国家，是属于蠹贼一类的作法。有奸诈行为的人应该处死，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应该灭族，这两种刑罚，都是先王明文规定了的，臣下犯了这两种重罪也是不能赦免的。我虽然愚昧无知，却愿意尽忠直言，即使因此被杀也绝不逃僻。”武灵王说：

“知无不言，无所隐讳，是忠的表现。居上位而不闭塞言路，是国君英明的表现。忠臣不避危难，明主不拒忠言。你就直说你的意见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人不改变人民原有的习俗而进行教化，有才智学识的人不违背传统而行动。按照民俗来治理国家，不费力气就能成功；根据传统来办事，不费脑筋而容易见到成效。现在大王改变固有的制度，不按习俗办事，命令人们改穿胡服而不顾社会舆论，这不是教导百姓来成全礼仪制度的办法啊。再说，好穿奇装异服的人，心志往往放荡不羁，习俗怪僻的地方，往往民心难测。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搬用奇异怪僻的服装，中原地区的人民也不效仿蛮夷不开化的行为，因为这不是教导人民、成全礼法的办法啊。再说遵循原有的礼法，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奉行传统的礼仪，就不会

发生邪僻的事情，我希望君王再仔细考虑一下吧。”

武灵王说：“古今的习俗是不相同的，为什么要效法古代？历代帝王的礼仪制度互不相袭，为什么要遵循古代的礼法制度呢？伏羲、神农时代，对百姓只进行教化而不施行诛罚；黄帝、尧、舜时代虽然有了刑罚，却不株连亲族。到了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的时候，也都是观察社会现实而据以制定法令。法令制度都要适应实际的需要；衣服器械，也都要合乎使用的方便。所以说，治理国家不一定只能用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一味效法古代。一代圣人的兴起，并不是承袭前代圣人的办法统治天下的。夏王朝和商王朝衰亡的时候，并没有变更原有的礼法制度，仍然遭到亡国的下场。既然如此，那么违背古代的传统，不应该受到非议；而遵循旧的礼法制度也就不值得赞扬了。再说，如果服装奇异，就表明思想意识放荡不羁的话，那么衣饰合乎正统的邹国和鲁国，就该没有违法行为了；假如习俗怪僻的地方，人民就一定变坏的话，那么风俗奇特的吴国和越国就该没有杰出的人物了。所以圣人认为，凡是适合身穿的就可以拿来作为服装，凡是便于行事的办法、措施，都可以定为法令制度。至于那些关于行动的礼节、衣服的

样式的规定，原是使老百姓整齐划一的，而不是用来评论贤与不贤的。所以圣人能与世俗一同演变，贤者能与变化一同前进。有句谚语说：‘照着书本来驾马车的人，不可能洞察马的脾性；用古代的法令制度来治理当时的人，就不通晓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可见墨守成规地办事，不能够取得盖世之功；那套效法古代的理论，也是不能治理好现代国家的。希望你不要违背穿胡服的命令吧。”

于是，赵武灵王穿上了胡服，率领骑兵进入了胡人地区。他从遗遗之门出发，越过了许许多多的险关要塞，横渡了井陘山的险塞，一直到达了榆中，开辟了几千里的疆土。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本文选自《赵策三》。

秦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继而要求赵国割地求和，并派出奸细楼缓去诱骗赵国就范。赵臣虞卿深谋远虑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极力劝说赵王不要上当，并指出割地求和、姑息妥协，只能自取灭亡，只有坚持斗争、团结抗秦，才有出路。于是，终于说服了赵王，拒绝割地。而楼缓在其阴谋被揭穿之后，也只得“逃之夭夭”了。

虞卿和楼缓关于割地与否的辩论，具体地体现了战国时代“合纵”与“连横”两派的不同政治主张及他们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文是《战国策》中驳论文章的代表

作品。文中虞卿与楼缓进行了三个回合的大辩论，双方都采用了辩护与反驳的方法，针锋相对。楼缓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连恐带吓，强辞夺理，说了很多侵略者的歪理。虞卿义正辞严，坚决捍卫赵国的主权，力主抗秦。他抓住楼缓言辞漏洞，逐条驳斥，辩辞干净利落，铮铮有力，分析问题也十分明晰精辟，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文章段落之间衔接紧密，故事的发展、转折均极自然，并且善于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楼缓的巧舌如簧、强辞夺理，表现了他的虚伪奸诈。虞卿理直气壮、机智沉着、层层深入地驳斥对方的谬论，反映了他坚定的斗争信心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见地，表现出一个爱国之臣沉着、老练的高大形象。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①，引兵而归②。

①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长平，赵邑，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公元前260年，秦、赵战于此地，秦大胜，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人，使赵国大挫。②引兵而归：秦国取胜后，秦相范雎嫉妒白起的战功，不等白起乘胜灭赵，便以借口将秦军召回。

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①。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②，赵王与楼缓计之曰^③：“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④？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⑤。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⑥：‘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⑦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为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之，不如予之。”王曰：“诺。”

①讲：讲和。 ②楼缓：赵国人，仕于秦，此时为秦国充当说客。 ③赵王：即赵孝成王，名丹，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45年在位。 ④公甫文伯：春秋时鲁国大夫，名歇。 ⑤二八：十六人。 ⑥相室：嫖姆之类的侍奉人员。 ⑦是人：此人，这个人，敬姜称儿子为“此人”，是表示不把他当儿子看待。

虞卿闻之^①，入见王，王以楼缓言告之。虞卿曰：“此饰说也^②。”王曰：“何谓也？”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以救矣。”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曰：“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今秦来年复攻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诚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楼缓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晋之交于秦^③，相善也。今秦释韩、魏而独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④，启关通敝^⑤，齐交韩、魏。至

①虞卿：赵臣，姓虞，名失传。他主张合纵抗秦，著有《虞氏春秋》十五篇。 ②饰说：骗人的话。 ③三晋：韩、赵、魏三国。因他们原是晋国大夫，后分晋而为侯，故称“三晋”。 ④负亲之攻：因（赵国）违背亲秦条约而引起的攻伐。亲：亲善。 ⑤启关：开放边境的关卡。通敝：互赠礼品。敝，通“币”，财物。

来年而王独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①虞卿曰：“楼缓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媾。’今媾，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城；赵虽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②。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③，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楼缓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尽矣。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予之乎？不与，则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愈强之

^①罢（pí皮）：同“疲”。^②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指把五城送给别国，而从秦国那里取得补偿。

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故曰：‘此饰说也’。王必勿与。”王曰：“诺。”

楼缓闻之，入见于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楼缓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赵构难①，而天下皆说②，何也？曰：‘我将因强而乘弱。’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③，慰秦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而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王以此断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又入见王曰：“危矣，楼子之为秦也！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求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五城赂齐。齐，秦之深雠

①构难：交战。②说：同“悦”。③疑天下：使天上诸侯生疑心。（而不图赵）。疑：迷惑。

也①，得王五城，并力而西击秦也，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一举结三国之亲②，而与秦易道也③。”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

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④。楼缓闻之，逃去。

秦国攻打赵国的长平，大败赵军，随后撤回了军队。接着派使者来向赵国强要六座城邑作为讲和的条件。赵国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楼缓刚从秦国来到赵国，赵王便与他商量说：“割城给秦国好呢，还是不割城给秦国好？”楼缓推托说：“这不是我这个做臣子的人所能知道的事情了。”赵王说：“话虽如此，您只管谈谈您个人的看法吧。”楼缓说：“大王听说过公甫文伯这个人的母亲吗？

①齐，秦之深雠也：雠同“仇”。战国时期秦齐两国始终是互相敌对的两个大国。②三国：指赵国原来的盟友韩、魏及将要新结交的齐国。③与秦易道：指前受秦攻，今得秦偿。④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指秦国得知赵国要联合齐国抗秦，连忙派出使者与赵国修好。

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了，妇人们为他殉情自杀的就有十六人之多。他母亲听说了，就不肯为他哭泣。他家的佣人们说：‘哪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人呢？’他母亲说：‘孔子是个大贤人，曾经被鲁国放逐，这个人却不去追随孔子一起流亡。现在这人死了，居然有十六个女人为他自杀。由此可见，他岂不是对德高望重的长者薄情寡义，而对那些女人们有太多的情意了吗？’这话从作母亲的口中说出，她就会被看成是一位贤德的母亲；但如果从作妻子的口中说出，她就难免被人看成是一位爱嫉妒的女人了。所以说，同样的话，只因说话的人身分不同，别人的看法也就不同。现在我刚从秦国来，如果我说不割城给秦国吧，那的确不是个好办法；如果我说割城给秦国，那么又担心大王认为我在为秦国说话了。所以我不敢回答大王的问话。如果有幸能让我为大王出主意的话，我看不如把城割给秦国。”赵王说：“好。”

虞卿听说这件事，去见赵王。赵王就把楼缓的话告诉了他。虞卿说：“这是骗人的话啊。”赵王说：

“何以见得？”虞卿说：“秦国这次攻打赵国，大王认为他们是因为疲累不堪而退兵呢，还是他们仍有进攻的力量，只因为可怜大王才停止进攻的呢？”赵王说：“秦国进攻我们，向来是不遗余力的，一

定是他们疲累不堪才撤军回去的。”虞卿说：“秦军全力攻打他们所不能得到的地方，精疲力竭了，才撤兵回国。大王却拿他们费尽气力所得不到的城邑去资助他们，这就等于是帮助秦国来攻打我们自己啊。今后秦国再来进攻，大王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救自己了。”

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告诉了楼缓，楼缓说：“虞卿能完全了解秦国的兵力有多大吗？如果他确实知道秦军没有力量进攻了，那么即使是弹丸之地也不该送给秦国。假如今后秦国再来攻打大王，大王能够不割内地而求和吗？”赵王说：“如果按照您的意见把城割给秦国，您能保证今后秦国不再来攻打我国吗？”楼缓说：“这就不是我所敢担保的了。以前韩、赵、魏三国都与秦国交好，关系很亲密。如今秦国放过韩国和魏国而单单攻打大王，看来大王在侍奉秦国方面一定比不上韩国和魏国了。现在我可以为您解除因您背弃秦国而受到的攻伐，使秦、赵两国彼此撤去关防，相互通好，让赵国象韩、魏两国一样与秦国亲善。将来如果唯独大王不能取悦于秦国，那一定是大王在侍奉秦国的问题上，又落在韩国和魏国的后面了。所以说这就不是我所敢担保的了。”

赵王又把楼缓的话告诉给虞卿。虞卿说：“楼

缓说‘如果我们不割地求和的话，今后秦国再来攻打大王，难免不割让赵国的内地以求和。’现在我们割地求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国今后不再攻打我们，那么割地又有什么好处呢？今后秦国再来攻打，又得割让秦国用兵力所不能取得的土地而求和，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啊。不如不与秦国讲和。秦国虽然善于进攻，也不能一下子就攻占去六座城邑；赵国虽然不善防守，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失掉六座城邑。这次秦军劳累而撤走，他们的士卒一定是疲惫不堪。我们用五座城邑去换取别国的援助，共同去攻打疲劳的秦军，这样算来，我们虽然失地于别的国家，那么却能从秦国那里取得补偿。这样我们还有一定的好处，比束手割地、削弱自己而去壮大秦国的做法好多了。现在楼缓说‘秦国与韩、赵、魏三国友好而单单攻打赵国，一定是因为大王侍奉秦国比不上韩、魏两国。’这是要大王每年拿出六座城邑去孝敬秦国，也就是让大王坐着不动就把地盘丢光啊。将来秦国再要求割地的话，大王还割不割给他呢？不给吧，就会前功尽弃，挑起秦国再来攻打我们的灾难；给他吧，就已经无地可割给他们了。有这样一句话：‘力量强的就是因为善于攻打别人，力量弱的就是因为不能设法自卫。’现在我们束手听任秦国的摆布，秦国不损失一点兵

力就能得到很多土地，这是在增强秦国而削弱赵国啊。以越来越强大的秦国来宰割越来越弱小的赵国，他们的计谋一定会是没完没了的。再说秦国是一个虎狼一样的国家啊，根本不讲什么礼义。他们贪求没个完，而大王的国土却有限。拿有限的国土去满足无止的贪求，那形势的发展结果必然是没有赵国了。所以我说‘楼缓的话是骗人的话’，大王一定不要割地给秦国。”赵王说：“好。”

楼缓听到消息，来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对他说了。楼缓说：“不是这样的，虞卿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啊。如果秦国和赵国打起仗来，天下各国都会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说：

‘我们将利用强的一方乘机欺负弱的一方。’现在赵国被秦国打败了，天下那些祝贺胜利的人，一定都到秦国去了。所以不如赶紧割地求和，用秦赵复交的办法，来迷惑天下各国，安慰秦国。否则，天下各国就会利用秦国的恼怒，趁着赵国的衰败来瓜分赵国。赵国眼看就要亡国了，还有什么力量来算计秦国呢？希望大王根据这种情况下定决心，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虞卿听说了这个情况，又来见赵王，说：“危险啊，楼某是在替秦国办事啊！赵国已经兵困于秦国，又去割地求和，这就使天下各国更加怀疑赵国

的力量了，而又怎么能安慰秦国的野心呢？这不是更向天下各国暴露赵国的软弱无能么？再说我主张不给秦国割地，并不是说仅仅不割地就算完事。秦国向大王强要六座城邑，大王可以拿五座城邑去送给齐国。齐国与秦国有着血海深仇，它得到五座城邑后，就会与赵国同心协力，向西边攻打秦国。齐国听到大王联合抗秦的请求，不等您把话说完就会答应的。这样，大王虽然失地于齐国，然而能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一个行动就能和韩、魏、齐三国结成友好联盟，那时我们和秦国相比，形势就会反过来了。”赵王说：“这太好了。”于是就派虞卿到东方去会见齐王，与齐王商议共同对付秦国的策略。

卿虞还没有从齐国返回，秦国派来议和的使者就已经到了赵国。楼缓听到这个消息，就只好逃走了。



鲁仲连义不帝秦

本文选自《赵策三》。

鲁仲连是著名的齐国义士，以“生平不事诸侯”、“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著称于后世，是我国历史上士阶层人物的光辉形象之一。

本文记述的故事是：公元前260年，秦国攻打赵国长平，大破赵军。第二年，又出兵围困赵都邯郸，前后达三年之久。其间，赵国求救于友邦魏国，魏王从道义上不得不派援军，但因惧怕秦国，其援军却在距邯郸百里之外的荡阴徘徊不前，并派出说客辛垣衍去劝说赵国“尊秦为帝”。这时鲁仲连正在赵国，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投降，主张抗秦，

和辛垣衍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他剖析了侵略者的本性，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论证“帝秦”的危害，终于折服了以辛垣衍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坚定了赵国坚持抗秦的信心。后来在魏、楚援军支援下，秦国被迫退兵，鲁仲连也谢绝了赵国的答谢而引身离去。

文章叙事简洁，层次清楚。作者善于运用恰当的比喻说明道理；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对比，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平原君、辛垣衍、鲁仲连等各个不同的形象跃然纸上。鲁仲连大义凛然，不畏强暴，功成不居的高尚品格，较之道德观念薄弱、赤裸裸地追逐个人名利的大多数策士来说，真可谓是一位佼佼者，无愧于后人赋于他的“千古一士”的称号。

秦围赵之邯郸①，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②。畏秦，止于荡阴③，不进。魏王使客

①邯(hán寒)郸(dān丹)：赵国国都，在今河北邯郸市。②魏安釐(xī西)王：魏昭王之子，名圉(yǔ宇)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43年在位。釐，通“僖”。晋鄙：魏安釐王将。③荡阴：即汤阴，在今河南汤阴县，当时为魏、赵两国交界处。

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①，因平原君谓赵王曰②：“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③，已而复归帝④，以齐故⑤。今齐湣王已益弱⑥。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⑦，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⑧？百万之众折于外⑨，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

①客将军：他国人仕于本国，官职名前往往往加以“客”称。辛垣衍：姓辛垣，名衍。间（jiàn见）入：乘机从小路潜入。②因：通过。平原君：赵武夷王之子，名胜，“战国四君子”之一，当时为赵相，是赵孝成王的叔父。赵王，指赵孝成王。③齐湣王：即齐闵王田遂，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84年在位。公元前288年与秦昭王相约称帝，湣王称东帝，昭王称西帝。后齐闵王接受谋臣苏代的劝告，废帝号，秦昭王亦被迫废除帝号而复称王。④已而：后来，不久。⑤以齐故：因为齐王不称帝的缘故。

⑥今齐湣王已益弱：公元前284年，齐闵王已被楚将淖齿杀死，此时齐襄王在位，此处“湣王”二字当为此误。⑦鲁仲连：见《田单攻狄》篇注。⑧胜：平原君自谓。⑨百万之众折于外：指秦赵长平之战中赵军大败，士卒被坑杀事，见《虞卿阻割六城与秦》篇注。

是①，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②：“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③？吾请为君贵而归之④。”平原君曰：“胜请召而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⑤，其人在此，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将军。”辛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⑥。”辛垣衍许诺。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⑦？”鲁连曰：

“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⑧，皆非也。今众

①在是：在此，在这里。 ②鲁连：即鲁仲连。

③梁：即魏国，已见前数篇注。 ④归之：使之归，归用作使动词。 ⑤东国：指齐国，因齐国在赵的东面，故称东国。 ⑥泄：泄露，透露。 ⑦围城：指邯郸。 曷：同“何”。去、离开。 ⑧鲍焦：周代的隐士，传说他因不满当时的政治而抱木饿死。从容：指胸襟宽大，有度量。“无从容”即心胸狭窄。

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①。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②，过而遂正于天下③，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⑤？”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⑥，率天下诸侯而朝周⑦。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⑧，诸侯皆吊，齐后

①上：同“尚”。首功：以斩杀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战功。②则：如果。③正：同“政”。政天下，即统治天下。④固：本来。⑤恶（wū乌）：同“乌”，何，疑问词。⑥齐威王即田婴齐，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在位。⑦率：倡导。朝周：朝见周天子。按：春秋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多不朝，因此齐威王倡导朝周被认为是仁义之举。⑧周烈王：姬武，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69年在位。按：周烈王于公元前369年已去世，与齐威王相前后的应为周显王，此处疑有讹误。

往。周怒，赴于齐曰①：‘天崩地坼②，天子下席③。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④，则斲之⑤。’威王勃然怒曰：‘叱嗟⑥，而母婢也⑦。’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也？畏之也。”鲁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辛垣衍曰：“然。”鲁仲连曰：“然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⑧。”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鲁仲连曰：“固也⑨，待吾言之。昔者，

①赴：同“讣”。②天崩地坼(chè 彻)：喻周天子之死。坼：裂。③天子下席：指新继位的周显王守丧。下席，古代守丧要寝在苫席之上。④东藩(fān 凡)：东面的藩国，指齐国。西周封建诸侯的目的是“屏藩王室”，所以天子称诸侯国为“藩国”。按：周烈王去世时，齐国为田齐桓公在位。

⑤斲(zhuó 酌)：斫杀。一说斲即刖刑(割掉膝盖骨)。

⑥叱(chì 斥)嗟(jiē 接)：怒斥声。⑦而：尔，即你。

⑧烹：水煮或油炸。醢：把人剁成肉酱。⑨固：当然。

鬼侯、鄂侯、文王^①，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②，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③，故脯鄂侯^④。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⑤，而欲舍之死^⑥。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闵王将之鲁^⑦，夷维子执策而从^⑧，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⑨。’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⑩，诸侯辟舍^⑪，纳于筦键^⑫，摄衽抱几^⑬，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

①鬼侯、鄂侯、文王：此三人均为商朝的诸侯。文王即周文王，封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当时为西伯。②子：指女儿。好：漂亮。③辨：同“辩”，争论。④脯（fǔ斧）：（杀人而做成）肉干。⑤牖（yǒu有）里：也作羑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库：监狱。⑥舍：置。

⑦之鲁：到鲁国去。⑧夷维子：夷维，邑名，在今山东高密县，此人以邑为姓，齐臣。策，马鞭。⑨太牢：见《颜闾论士贵于王》篇注。⑩巡狩（shòu受）：古代天子外出视察称为“巡狩”，此时齐闵王称东帝，故以天子自居。⑪辟：同“避”。避舍，即把自己的宫室让给天子，自己避住在外。⑫筦（guǎn管）键：钥匙。筦：同“管”。避舍和纳筦键都是表示臣服的意思。⑬摄衽（rèn认）：提起衣襟。抱几：侍立于几案之侧。抱：围绕。

听朝也。’鲁人投其籥^①，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②，假涂于邹^③。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④，设北面于南方^⑤，然后天子面南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⑥。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⑦，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⑧。且秦无已而帝^⑨，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谄妾为诸侯妃

①籥(yuè月或yáo要)：即“钥”。投其籥，指闭门下锁。

②薛：国名，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战国初期为齐所灭。③涂：同“途”。假涂：借路。邹：国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④倍殡柩：把待葬的棺材调转方向。倍，同“背”。⑤设北面于南方：古代国君的棺柩以坐北朝南为正位，天子来吊，要面南而见诸侯，所以要把棺柩改为坐南朝北方向。⑥饭含：在死者口里放粮食叫做“饭”；放玉石等宝物叫“含”。⑦交：互。⑧三晋：此处主要指赵、魏两国。⑨无已：欲望不止。已，止。

姬①，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②？”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③，秦军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④，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⑤。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⑥，是商贾之人也⑦，鲁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①子女：指妇女。谗妾：习惯说人坏话的女人。 ②故宠：原来受宠幸的地位。 ③魏公子无忌：魏安釐王异母弟，名无忌，封信陵君，为战国四君子之一，以礼贤下士著称，其姊为平原君之妻。夺晋鄙军以救赵抗秦：信陵君方主救赵，安釐王不听，信陵君乃盗兵符、杀晋鄙而夺兵权，率兵解邯郸之围。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详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④三：指多次，不是实数。 ⑤前：用作动词，向前。为鲁连寿：向鲁仲连祝福。 ⑥即：假如。 ⑦商贾（gǔ古）：指行商坐贾，商人的统称。

秦军围困赵都邯郸，魏安釐王派晋鄙率领援军去救助赵国。由于害怕秦国，所以援军刚到荡阴地界，就驻扎下来，不再向邯郸进发了。魏国派遣客将军辛垣衍伺机潜入被围困的邯郸城中，通过平原君劝赵王说：“秦国之所以紧紧地包围邯郸，是因为先前秦昭王与齐湣王争夺霸权而同时称帝，后来秦王放弃了帝号，是由于齐王首先废除了帝号的缘故。如今齐国已经越发衰弱，天下唯独秦国是最强盛的了。看来这次秦国倒不一定是想夺取邯郸这个地方，它只是想再次称帝罢了。赵国如果能派遣使者前去表示尊秦为帝^①，秦王一定很高兴，也就会把军队撤回去了。”平原君对这件事拿不定主意。

这时鲁仲连恰好游历到了赵国，正遇上秦军围困邯郸。他听说魏国想叫赵国尊秦为帝，就去会见平原君，问：“这事赵国准备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还敢说话么？上百万军队在外面覆没了，现在秦军又深入国境，包围邯郸，无法使他们退

^①尊秦为帝：是一种隐晦的说法，实则是示意赵国作为秦的属国。

兵。魏王派客将军辛垣衍来叫赵国尊秦为帝。现在这个人正住在这里，我还敢说什么话呢！”鲁仲连说：“早先我认为您是天下有名的贤公子，现在我才发现您并不是这样的人啊。魏国客人辛垣衍在哪里？请让我替您谴责他并打发他回去。”平原君说：“让我去请他来见见先生吧，”平原君遂即去见辛垣衍。对他说：“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他正住在这里，我想介绍他见见将军。”辛垣衍说：

“我听说过鲁仲连先生，他是齐国的高士。而我呢，只是个臣子，奉命出使，职事在身。我不想跟鲁仲连先生见面。”平原君说：“可是我已经对他说过了。”辛垣衍只好答应见面。

鲁仲连与辛垣衍见面时一言不发。辛垣衍说：

“我看凡是留在这个围城中的人，都是对平原君有所期求的。现在我看先生的气度不凡，不象是要从平原君那里讨什么好处的人。那么为什么老呆在这座围城中而不离开呢？”鲁仲连说：“人们都以为鲍焦是由于心胸太狭窄而绝食自杀的^①，其实全然不是这样，由于人们不了解他的内心，才会误认为他是为个人私事而死的。那秦国是个不讲信义、穷兵黷武的国家，它用权诈的手段对待士人，象对待

^①以上几句，是鲁仲连借鲍焦的故事表明自己并无个人打算。

奴隶那样的役使老百姓。它如果肆无忌惮地称起帝来，就会进一步统治整个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自杀了。我是决不愿意做秦国的顺民的！我来拜见将军的用意，是想帮助赵国抵抗秦国啊。”辛垣衍说：“先生将怎样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我准备请魏国和燕国来援助赵国，因为齐国和楚国本来已经在援助赵国了。”辛垣衍说：“燕国么，我可以相信先生说的。至于魏国，我本人就是魏国人啊，先生怎么能叫魏国援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魏国尚未看到秦国称帝的害处啊，如果看到了它的害处，就一定会援助赵国了。”辛垣衍说：“秦国称帝将会有有什么害处呢？”鲁仲连说：

“从前齐威王曾经很讲仁义，他倡导天下诸侯都去朝见周天子。可是那时周室已是既贫又弱，诸侯们都不肯前去朝见，只有齐威王独自去朝见了。过了一年多，周烈王死了，诸侯们都前去吊丧，齐威王迟去了一点，周室的人就大发脾气，在发往齐国的讣告里写道：‘天崩地裂，新天子罢朝守丧，而东方藩国之臣田齐婴迟到，该斩！’齐威王看了勃然大怒，大骂道：‘呸！你妈是个贱货。’这件事终于成了天下的笑柄。周天子活着时齐王去朝见，周天子死后又大骂，这是因为齐王实在受不住周室的苛求啊！周室是天子，本来可以任意处置诸侯，所

以这不足为怪^①。”

辛垣衍说：“先生没见过那些奴仆什么？十个奴仆受一个主子的役使，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力气比不过主人，才智不如主人吗？是因为他们惧怕主人啊。”

鲁仲连说：“这么说来，魏国对秦国就象奴仆对主人一样了吗？”辛垣衍说：“正是。”鲁仲连说：

“既然如此，我就去叫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辛垣衍听了很不高兴，说：“咳，先生说得也太过分了。先生又怎么能叫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呢？”

鲁仲连说：“当然能啦，听我说吧。从前，鬼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的三个诸侯。鬼侯有个女儿长得漂亮，所以就把她献给了纣王，可是纣王仍嫌她丑，因而把鬼侯剁成肉酱了。鄂侯急忙替鬼侯争辩，因为语言激烈了一些，纣王就把他杀了晒成肉干。文王听说了这件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投入牖里的监牢里，关了一百多天，还想把他杀死。为什么有些人与别人同样称王，却甘心居于被人宰割的地位呢？^②

“从前齐湣王准备流亡到鲁国去，他的大臣夷

①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微，尚且对诸侯这样暴虐，那么强盛的秦国一旦称帝，其暴虐程度就会更甚了。

②此句喻指赵国、魏国是与秦国同等地位的诸侯国，却要尊秦为帝，受秦国的宰割。

维子跟随着他，为他赶车。夷维子先去对鲁国人说：“你们准备怎样款待我们的国君啊？”鲁人说：“我们将以牛、猪、羊各十头来招待您的国君。”夷维子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国君是哪儿的礼节呀？我们的国君，是天子啊。天子出来巡视，诸侯应该让出宫室，交出钥匙，还要提起衣襟恭立在几案旁，伺候天子用餐。等天子吃完了，才能告退出去处理本国的朝政。”鲁国人听了，就把城门下了锁，终于拒绝接纳齐湣王一行。齐湣王进不了鲁国，只好到薛城去，并准备途经邹国。当时，邹国的国君刚刚去世，齐湣王想去吊唁。夷维子告诉邹国的新君说：“天子前来吊丧，主人一定要把灵柩转移到相反的方向，使它朝着北面，以便天子面南致吊礼。”邹国的大臣们一致反对，说：“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我们就都服剑自杀。”所以齐湣王又不敢进入邹国。邹、鲁这样小国的臣子们，在活着时薪俸微薄，不足以养活家小，死去时也无力按常礼殡葬，然而想叫他们用对待天子的礼节来事奉齐王，他们却拒绝齐王入境。现在，秦国是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魏国也是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同样拥有万乘战车，彼此互称为王，只因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魏国就想听命于秦国，把它尊而为帝，这说明赵国和魏国的大臣还不如邹、

鲁两个小国的臣子呢。

“再说秦国野心不已，一旦称帝，就要变动诸侯的大臣。它将撤换他们认为不好的人，而提拔他们认为能干的人；处罚他们所厌恨的人，赏赐他们所喜欢的人。还会把秦国的一些妇女、坏女人嫁给诸侯们做姬妾，住进魏王的宫室里，魏王那能安宁度日呢？而将军又怎能得到原有的宠幸呢？”

辛垣衍听了这番话，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鲁仲连行了两次拜礼，并道歉说：“起初我以为先生是个寻常的人，直到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少有的高士啊。请允许我告辞，今后我再不敢说什么尊秦为帝了。”

秦军将领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动退兵五十里。当时，也正赶上魏公子无忌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来救援赵国，抗击秦军，所以秦军就退兵回国了。在此情况下，平原君准备封赏鲁仲连。鲁仲连一再辞谢，坚决不肯接受。平原君就设下酒宴招待他。酒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平原君忽然站起来走向鲁仲连，奉上千金向鲁仲连祝福。鲁仲连笑着说：“所谓‘天下之士’的可贵，就在于乐意为人排难解纷而不要任何报酬。如果有所索取，那就成为商人一样的人了，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啊。”于是他告别了平原君而离开赵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会见过平原君。

触龙说赵太后

本文选自《赵策四》。

这是一篇历来为人们喜读乐诵的名作。它通过触龙巧妙地说服赵太后送幼子到齐国作人质以换取救兵，解救国家危难的故事，说明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父母的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子女？是让他们依靠父母的地位养尊处优，不劳而获呢？还是让他们经受锻炼，为国家出力以继承先辈的事业呢？显然应该是后者。这个主题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触龙这位爱国老臣，既有过人的政治见地，又有娴熟说话的技巧。他从爱国的

立场出发，从闲谈家常入手，用亲切而富有人情味的语言去打动赵太后的心弦，创造出一种融洽友好的气氛，然后再喻以大义，晓以利害，终于取得了良好的劝说效果。触龙谈话的措词委婉、细致，比喻具体、贴切，入情入理。他特别善于抓住赵太后的心理特点和变化，从中找出她的弱点，进而以情打动，以理折服。虽然这番话也是他的一种计谋，但却以真诚关心对方的形式出现，这是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因而就掌握了启开对方心灵的钥匙。所以，触龙可算是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高手。

赵太后新用事①，秦急攻之②。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③，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

①赵太后：即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赵孝成王母。新用事：公元前266年惠文王卒，孝成王立，年幼，其母威后暂摄政。此时，威后刚摄政不久，故称“新用事”。②秦急攻之：公元前265年，秦攻赵，破三城，情势紧急。

③长安君：赵太后的幼子，赵孝成王的弟弟。长安君是他的封号，质：人质，详见《张仪说楚王连横》篇注。

“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①，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②，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之玉体之有所郄也③，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持辇而行④。”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⑤。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⑥，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⑦，

①左师：官名。触龙：赵臣。长期以来《战国策》诸本均将文中“触龙言”三字误作“触善”二字，《史记》作“触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亦然，故此人应名“触龙”。

②徐：慢慢地。趋：快步走。古礼：臣见君时要快步疾走，叫作“趋”。此时触龙脚有毛病，只能慢慢地“趋”，以表示“趋”的样子。③郄（xì细）：通“隙”，空隙，此处引申为身体不适的意思。

④恃（shì士）：靠。辇（niǎn碾）：见《庄辛说楚襄王》篇注。⑤嗜食：爱吃的食物。和于身：使筋骨调和、舒适。

⑥贱息：对人谦称自己的儿子。息，子。舒祺：触龙儿子的名字。⑦黑衣：当时富中卫士穿黑衣，故用以代称卫士。

以卫王宫，没死以闻^①。”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②。”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③。”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⑤。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⑥，赵主之子孙侯者^⑦，其继有在

①没(mò末)死：冒死罪。没同“冒”。以闻：使……知道。②填沟壑(hè贺)：埋在坑里。指死去，是说自己死的一种谦虚的讳语。③媼(āo袄)：对老年妇女的敬称。燕后，指赵太后的女儿。因她嫁给燕国的国君，故称燕后。④踵：脚后跟。⑤反：同“返”。古代诸侯的女儿嫁到别国为后，除非被废或亡国，一般不能返回娘家。所以赵太后祝祷女儿不要回来。⑥三世以前：即从孝成王上溯三代。其三代的国君是：惠文王，武灵王，赵肃侯。赵之为赵：赵氏建立赵国时。赵国建立是从赵烈侯时开始的。⑦赵主之子孙侯者：赵王子孙取得封侯的人。按：诸侯的嫡长子孙可以继位，不需天子重新册封。其余子孙除非另建功业而受到天子的册封外，一般不得为侯。

者乎①？”曰：“无有。”曰：“微独赵②，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③。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④，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⑤，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⑥。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⑦：“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赵太后刚刚摄政不久，秦国就加紧进攻赵国。

①其继：被封者的后代。 ②微：不仅……。 ③挟（xié携）：持，占有。重器：贵重的宝物，指金玉钟鼎等等。 ④膏腴（yú鱼）：肥沃。 ⑤山陵崩：君主死亡的讳语。 ⑥恣（zì字）：任凭。 ⑦子义：赵国贤士。

赵国请求齐国出兵救援，齐国答复说：“一定要以长安君作为人质，我们才能派出救兵。”太后不肯答应，大臣们就竭力劝说她。太后明确地对臣下们说：“有再提起让长安君去作人质的，我就唾他的脸。”

左师公触龙说他想拜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待着他。触龙入宫时，作出快走的样子，但却慢慢地往前走动，到了太后面前，就主动地谢罪说：

“老臣脚有毛病，实在走不快，很久没能见到太后了。我私下原谅了自己，可是又怕太后的贵体有所不适，所以很想来拜见太后。”太后说：“我行动全靠坐车！”触龙说：“太后每天的饮食该没有减少吧？”太后说：“靠喝些稀粥罢了！”触龙说：

“老臣近来胃口特别不好，于是只好勉强支撑着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路，以便稍许增加一点食欲，调和一下筋骨而已。”太后说：“我连这也做不到。”这时太后满脸的怒气才稍微缓解了一些。

触龙说：“我有个孩子，名叫舒祺，排行最小，不大成材。但我已年老了，心里总还是疼爱他的。想求太后准许把他补充到黑衣侍卫的行列里，好让他保卫王宫。我是冒着死罪来禀告这件事的。”太后说：“好哇！这孩子多大了？”触龙

说：“十五岁了。虽然年纪还小，我却想在自己死前把他拜托给您。”太后说：“男人家也心疼他的小儿子吗？”触龙回答说：“比妇女们还疼爱呢。”太后笑着说：“妇女们疼爱小儿子更厉害。”触龙说：“老臣觉得太后疼爱燕后超过了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我疼爱她可不如疼爱长安君那样厉害啊。”触龙说：“父母疼爱子女，总要替他们做长远打算。您老人家送燕后出嫁的时候，在车下抓着她脚跟哭个不停，悲伤她嫁得太远了，哭得也真够伤心啊。她走后，您不是不想念她吧，可每逢祭祀之时，您都要为她祝福，祈祷说：‘千万别让她回来呀！’这难道不是替她作长远打算，希望她的子子孙孙永远继承王位嘛？”太后说：“是这样。”触龙说：“从现在往上推，推到三代以前，直至赵氏开国之时，赵王的子孙中被封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在位的吗？”太后说：“没有了。”触龙说：“不单单是赵国，各国诸侯的子孙后代被封为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在位的吗？”太后说：“我还没有听说过呢。”触龙说：“这就说明他们中间有的是自身遭到了祸患，有的是子孙遭到了祸患。难道诸侯们的子孙就必定不好吗？只是因为他们地位虽高，却没有建立过功业；俸禄虽多，却没有建立过功劳，而又拥有大量

财宝啊。如今您老人家使长安君的地位十分尊贵，封给他很多肥沃的土地，赐给他许多珍宝，却不让他及时地为国家建功立业。一旦太后作古，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自立呢？老臣认为太后替长安君打算得就不够长远了。所以说您疼爱长安君比不上疼爱燕后。”太后说：“对，就听凭您的安排吧。”于是赵国为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作人质，齐国也就出兵来救赵国了。

子义听说了这件事，说：“国君的儿子，是国君的至亲骨肉啊，尚且不能无功而居高位，无劳而受俸禄，白白地占有大量财宝，更何况做臣子的呢？”



吴起论河山之险

本文选自《魏策一》。

文章通过著名军事家吴起的一段论述，说明国家的安全和富强单靠河山之险是不行的。富国强兵的关键，在于国内的政治的修明。否则，虽有险阻的地形，也难逃脱灭亡的命运。这种“在德不在险”的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吴起一生曾在魏国和楚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他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来促使国家强盛。从本文所述来看，他的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但重点是在吴起的论述上。吴起用历史上的亡国先例，论证自己的观点，语言简洁朴实，说服力

强，因此使本文兼有议论文的特色。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①，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②？”王错侍坐^③，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④。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⑤“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⑥”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⑦，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⑧，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⑩，文山在其

①魏武侯：名击，魏文侯之子，公元前395年至前370年在位。浮：泛舟。西河：指黄河流经魏国西境（今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自北向南的一段。下文“西河之政”的西河，是指魏国的西河郡，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②信：确实、实在。③王错：魏国大夫，曾与吴起同事魏武侯。原文误为“王钟”，今据《竹书纪年》、《史记》等径改。④此晋国之所强也：因魏国河山原是晋国旧地，所以王错这么说。

⑤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卫国人，曾仕于魏，有军功和政绩。后被谗离魏，入楚辅佐楚悼王革新政治，悼王死后，被保守的贵族杀害。⑥重：加倍。⑦伯：通“霸”。

⑧三苗之居：见《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篇注。⑨彭蠡（山礼）：古泽名，在今湖北东部、江西西部的长江北岸一带，西汉后逐渐向南扩展至今天的鄱阳湖。⑩洞庭：即今洞庭湖，在湖南北部。

南①，而衡山在其北②。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③。夫夏桀之国④，左天门之阴⑤，而右天谿之阳⑥，庐、罍在其北⑦，伊、洛出其南⑧。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⑨，左孟门而右漳、釜⑩，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⑪，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

①文山：山名，不详。 ②衡山：即南岳衡山，在今湖南衡阳市北。按：从地理方位看，此处文字当有错乱。

③禹放逐之：相传禹把三苗放逐到西北地区。 ④国：都城。夏桀建都于洛，即今河南洛阳地区偃师县附近。 ⑤天门：即天井关，是太行山南麓一个险关，在山西晋阳县南。

⑥天谿：指黄河和济水。济水源于河南济源县，东注入黄河。 ⑦庐、罍：地名，未详。一说：山名，在今山西太原、交城一带。 ⑧伊、洛：水名，即伊河和洛河，均在今河南西部，二水会合于洛阳后注入黄河。

⑨殷纣之国：纣王的都城为殷，故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 ⑩孟门：山名，为太行山之余脉，在今河南辉县西。漳：即漳河，在今河南、河北二省交界处，自西向东注入卫河。釜（fǔ）：通“滏”，水名，即今河北南部的滏阳河。⑪亲：亲近，亲自领导。从臣：从敌方投降归顺过来的臣子。胜：胜任，指治理。降城：从敌方投降过来的城邑。按：魏武侯初年曾伐郑、秦、楚等国，都取得了胜利，还兼并了一些城邑。

矣①！”

武侯曰：“善。吾乃今闻圣人之言也！河西之政，专委之子矣！”

魏武侯与诸位大夫在西河乘船游玩，他赞称道：“河山如此险要，难道不正是国家坚固的屏障吗？”王错陪坐在魏王身边，也说：“这就是当初晋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啊。如果再把它好好地治理一下，成就霸王之业的条件就具备了。”吴起接着说：“我们国君的话，已经是亡国之论了；而您又来附和它，这就更加危险了。”魏武侯气冲冲地问道：“您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吴起回答说：“山河地形的险要，实在是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的。称王称霸的大业，也不是从这里产生的。从前三苗部落所住的地方，东有彭蠡泽，西有洞庭湖，文山在他们北面，衡山在他们南面。依仗着这样险要的地形，而治国的政治制度却不好，所以大禹放逐了他们。夏桀的都城，东有天门险关，西有黄河、济水，庐、睪二山在它的北面，

①奚：何，疑问词。霸王：用作动词，意为“成就霸王之业”。

伊、洛二水在它的南面。尽管有这样险要的地势，但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太糟糕，所以商汤王击败了它。殷纣的都城，东有孟门山，西有漳河、滏水，前面临河，后面靠山。尽管有这样险要的地形，但殷纣的政治太腐败，所以周武王就能把他消灭了。再说，大王能领导降顺的臣子，治理被征服的城邑，敌人的城墙不是不高啊，他们的百姓也不是不多啊，然而大王所以能够占有他们的臣民，兼并他们的土地，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太坏啊。由此可见，地形险要，怎能足以成就霸业呢。”

魏武侯说：“说得对。我今天才听到了圣人的言论啊！西河地区的政务，我就把它全部委托给您了。”

唐且不辱使命

本文选自《魏策四》。

秦国在灭韩亡魏之后，又企图吞并安陵这个只有五十里方圆的小国。秦王施展欺诈惯伎，假借以与安陵君交换土地的办法达到并吞安陵的目的。安陵国使臣唐且单人匹马地去与残暴的秦王交涉，他大义凛然，维护国家主权，拒绝与秦国换地。秦王碰了钉子，恼羞成怒，便露出狰狞的面孔，进行恫吓威胁。但唐且不畏强暴，敢于牺牲，与秦王作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并准备拼死刺杀秦王，直至同归于尽。他的大智大勇和宁死不屈的行为，终于折服了秦王，于是也就胜利地完成使命。

本文赞扬了唐且这位爱国的英雄人物，鞭撻了侵略者的凶险狡诈。篇幅虽短，却写得有声有色、惊心动魄，其艺术手法是令人叹服的。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①：“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②。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③。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④，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⑤。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

①秦王：指秦始皇嬴政，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才改称始皇帝。据本文下述史实来看，此时尚未称帝，故称秦王。安陵君：魏襄王封其弟为安陵君，本文中的安陵君当是他的后裔。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县一带。此时魏国已为秦所灭，于是安陵也由魏国的一个封邑变为一个小国。②说：同“悦”。③唐且（jū 驹）：安陵君之臣。④灭韩亡魏：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于公元前225年灭魏，故本文所纪述的事实当在公元前225年以后和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之前。⑤错意：置意，注意。错，同“措”。

寡人者，轻寡人与①？”唐且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②，谓唐且曰：“公亦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③？”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④，以头抢地尔⑤。”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⑥，彗星袭月⑦，聂政之刺韩傀也⑧，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

①与：同“欤”，疑问词。②怫（fú符）然：大怒的样子。③布衣：即下文的“布衣之士”。古代的士人一做官，就穿戴丝绸一类的官服。不做官，仍穿平常的粗布衣服。故常用“布衣之士”代指一般士人。④徒跣（xiǎn险）：光着脚。⑤抢（qiāng腔）：碰，撞。⑥专诸：春秋时吴国勇士。王僚：吴王僚，是吴王寿梦第三子夷昧的儿子。寿梦的长子樊诸之子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要夺回王位，就用专诸刺杀了王僚。⑦彗星袭月：彗星的尾光冲向月亮。古人迷信，认为天降异象，是预兆人间将要发生变故。下文的“白虹贯日”和“仓鹰击于殿上”，都是指的这种异兆。⑧聂政之刺韩傀（kuǐ葵上声）：见《聂政刺韩傀》篇注。

忌也①，仓鹰击于殿上②。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③，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④，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⑤，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⑥。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打算用五百里的地方换取安陵国的国土，安陵君能够答应我吗？”安陵君回答：“承蒙大王对敝国施加恩惠，以大换小，这当然是很好的。虽然如此，但安陵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想好好地守住它，不敢拿它来和大王交换。”秦王很不高兴。

安陵君为此事派唐且出使到秦国。秦王对唐且

①要离之刺庆忌：庆忌是吴王僚之子，其父被杀后，逃往卫国，吴王阖闾派勇士要离到卫国刺死了他。②仓鹰：即“苍鹰”。③休祲（jīn津）：吉凶祸福的征兆。④缟素：指孝服。缟（gǎo搞）：未经染色的绢。素：白绸。“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是唐且暗示自己将刺死秦王，同归于尽。⑤挠：屈服。⑥谕：知道，明白。

说：“我用五百里的地方来交换安陵，安陵君却不肯听从我，这是怎么回事呀？再说秦国已经灭掉了韩、魏两个大国，而安陵君凭着那五十里地方得以幸存，是因为我念他是个年高有德的人，所以才不曾打他的主意啊。现在我拿出十倍于安陵的土地来为他扩大地盘，而他居然违抗我，是瞧不起我吗？”唐且回答说：“不是，不是大王说的那样。安陵君从先王那里继承了国土，就要守住它，即使拿一千里土地也不敢对换，何况只是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且说：“先生也曾经听说过天子发怒的情形吗？”唐且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起怒来，就会使百万尸体倒地，鲜血流淌千里。”唐且说：“大王可曾听说过布衣之士发怒的情形吗？”秦王说：“布衣之士发起怒来，也不过是披头赤脚，拿脑袋往地上撞罢了。”唐且说：“这是懦夫的发怒，并不是布衣之士发怒的情形啊。以前专诸刺杀王僚时，彗星的尾光冲向月亮；聂政刺杀韩傀时，一道白气穿过了太阳；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鹰在殿上扑击。这三个人，都是布衣之士，他们胸中蕴藏的怒气还没有迸发出来时，奇异的预兆就由天而降了。现在加上我就将出现第四个这样的勇士了。如果一定要让勇士发怒的话，就将倒下两具尸体，鲜血流淌五步，普天

之下的人都要穿上孝服，今天就是这种时候了。”唐且边说，边拔出宝剑并直起身来。

秦王吓得变了脸色，慌忙从座位上挺直身子，向唐且谢罪说：“先生请坐吧，哪里会弄到这种地步呢？我已经明白了，那韩国和魏国都灭亡了，而安陵国却凭着五十里的小小地方得以幸存，完全是因为有先生您这样的人在啊。”

聂政刺韩傀

本文选自《韩策二》。

韩国大臣严遂与国相韩傀有仇，严遂被迫逃亡在外。他结交了一个隐居在市井间的侠义之士聂政，聂政为感激严遂的“知己”而答应代他报仇。后来，聂政单刀入韩，刺死了韩傀，并且自杀。本文重点记述了严遂与聂政交往的经过和聂政行刺后自杀的场面。

文章对聂政性格的刻画，是十分出色的。他孝顺、廉洁、勇敢、重诺、轻生，这些品德都符合古代道德标准的，他的壮烈牺牲也非常感人。但是，我们今天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行为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宜不加区别地予以肯定。因

为，它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常使人陷入个人恩怨而忽略了是非界限。文中严遂与韩傀之间的恩怨，是没有明显是非可言的，所以聂政的牺牲究竟有多大价值，就值得研究了。《战国策》中有不少歌颂“士为知己者死”、“士为知己者用”的篇章，这种思想的产生，固然和士人的怀才不遇、知己难逢的具体环境有关，但它对后代的影响却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应分析对待。本文是这类篇章的代表作之一。

韩傀相韩①，严遂重于君②，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③，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俱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④，

①韩傀(kuī葵上声)：韩哀侯之叔。《史记》作“侠累”，一说“侠累”是韩傀之字。②严遂：字仲子，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君：指韩哀侯，公元前376年—前374年在位。③政：通“正”。④轵(zhǐ只)：魏邑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深井里：居住区域名。二十五家为一里。聂政：勇士，魏人，因杀人避仇，与母、姊逃居于齐国。

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①，事今薄②，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置酒，觴聂政母前③。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④，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⑤。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⑥，因为聂政语曰⑦：“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⑧，以交足下之驩⑨，岂敢以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

①为役：充当仆役，效劳。这里是谦词。 ②事：服侍。

③觴（shāng伤）：盛满酒的酒杯，引申有“敬酒”的意思。

④固谢：坚意谢绝。 ⑤甘脆：指甜美香脆的食品。

⑥辟：通“避”。 ⑦因：趁机。 ⑧夫人：指聂政之母。

粗粝：糙米。 ⑨驩：同“欢”。彼此交好叫作“交欢”。

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①，除服②。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下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③，臣之所以待之浅鲜矣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⑤，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⑥，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⑦？且前日要政⑧，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

遂西至濮阳⑨，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⑩，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

①既：……以后。 ②除服：守丧期满，除去丧服。

③枉车骑：犹言“枉驾”，屈尊相访的意思。 ④浅鲜：微薄。鲜，少。 ⑤称：相称，抵得过。 ⑥睚眦（yá zī）：怒目而视，这里是怨忿，冤仇的意思。 ⑦嘿：同“默”。 ⑧要：通“邀”，约请。 ⑨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当时为卫国国都，是严仲子的家乡。 ⑩季父：叔父。

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①。”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②，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与仲子为雠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

韩适有东孟之会^③，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④，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⑤。久之，莫知谁子。

政姊孀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

①羽翼：助手、帮手。 ②生得失：出差错。 ③东孟之会：韩国与秦国在东孟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 ④皮面：割去脸部皮肤。皮，通“披”，剥。抉眼：剜掉眼珠。“皮面、抉眼”是有意毁容，让人不识，以免连累亲属。 ⑤县：通“悬”。

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①。是其軼贲、育而高成荆矣②！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歿也③，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

“此吾弟辄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晋、楚、齐、卫闻之曰④：“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⑤。”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⑥，以扬其名也。

韩傀在韩国做国相，严遂也很受韩君的器重，但他们俩人却互相矛盾、互相攻击。严遂公开地直接指斥韩傀的过错，韩傀为此在朝廷上大骂严遂。严遂拔出剑来奔向韩傀，由于旁人的劝阻，才缓解开了这场纠纷。事后，严遂恐怕遭到杀害，就逃离

①矜：自尊，骄矜。隆：盛，壮烈。 ②軼贲（bēn 奔）、育而高成荆：超过贲、育而且高出成荆。軼，超越。孟贲、夏育、成荆皆为古代有名的勇士。 ③歿：死。 ④晋：指韩、赵、魏三国。 ⑤列：通“烈”。 ⑥菹（zū 祖）醢（hǎi 海）：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了韩国。他周游各国，去寻找可以替自己向韩傀报仇的人。

严遂到了齐国，听到齐国有人说：“轵县深井里的聂政，是个勇敢的人。他为躲避仇人而隐居在屠夫中间。”严遂就暗中寻访，结交了聂政，有意识地厚待他。聂政问：“您想在哪儿用我呢？”严遂说：“我为您效劳的日子还很短，服侍也不够，哪里敢请您为我办事呢？”于是严遂就置办了酒宴，向聂政的母亲敬酒。严遂捧出了百镒黄金，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表示祝福。聂政很惊讶，更加不理解严遂厚待自己的用意，就坚意谢绝了严遂的厚礼。严遂坚持奉献，聂政又推辞说：“我有老母亲在世，家里又穷，流落他乡以杀狗为生，每天可以挣钱买些可口的食物奉养母亲。现在我既能够让母亲不缺吃用，按理说就不敢接受您的厚赐了。”严遂避开旁人，趁机对聂政说：“我有仇人，为此我已走遍很多国家。到了齐国，才听说您是个极重义气的人。我之所以径直奉上百金，不过是想让老夫人用来买些粗淡的食物而已，与您交个朋友，哪里敢有所期求呢？”聂政说：“我之所以降低心志，辱没自己，屈居于市井之中，仅仅是希望能够养活老母。老母亲在世，我是不能够以生命应允别人什么的。”严遂再三地客气，聂政始终不肯接受。然而

严遂还是尽了宾主之礼以后才辞别而去。

过了许久，聂政的母亲去世，安葬完毕，守孝期也满了。聂政说：“唉！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市民，整天挥刀杀狗，而严遂却是诸侯下面的卿相大臣，他不远千里，屈尊来与我交友，可我对待他的确太淡薄了，又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抵得过他待我的情意。他曾捧出百镒黄金，为我的母亲祝福，虽然我没有接受，但他却是深深理解我的。这位贤人为了伸冤报仇，而来亲信我这个小人物，我哪能独自沉默不语就算完了呢？再说，他以前也约请过我，我只因有老母而未能应允他。现在老母已寿满仙逝，我就要为知己的人去效力了。”

聂政西行到了濮阳，见到严遂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应允您，只是因为我的老母在世。现在老母已不幸去世了，您所要报仇的那个人是谁啊？”严遂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说：“我的仇人就是韩国的国相韩傀。韩傀又是国君的叔父，他的家族很有势力，住处又有士兵守卫着，我曾派人去刺杀过他，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有幸得到您的支持，我要多为您准备车马和勇士，来作为您的助手。”聂政说：“韩、卫两国，相距不远，此行去刺杀人家的国相，国相又是国君的亲属，这种情况是不宜多去人的。人多了就不可能不出差错，出了差错就会泄

露秘密，一泄密就会导致韩国上下与您结仇，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他谢绝了车马随从，辞别了严遂，独自一人带剑前往韩国去了。

正巧韩国在东孟举行诸侯间的会盟活动，韩君和韩相都在场，手持武器的保卫人员很多。聂政径直闯了进去，冲上台阶就去刺杀韩傀。韩傀惊惶地奔逃到韩哀侯的身边，抱住哀侯。聂政上去刺死了他，还连带刺中了韩哀侯。左右的人一片混乱，聂政大声呼喊，接连杀死了几十个人。接着，他用刀子刺毁自己的面容，剜出自己的眼珠，剖腹挑出自己的肠子，就死去了。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悬赏千金，来招募能够辨认尸体的人。过了许久，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

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了这件事，说：“弟弟真是太好了。但我不能为了爱惜自己，而埋没了弟弟的名声。虽然这不是弟弟的本意，我还是要前去认尸的。”于是，她就到了韩国，看着弟弟的遗体说：

“英勇啊！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壮烈啊！真是超过了孟奔、夏育，比成荆还伟大啊。现在你死了而不肯留下英名，我们的父母皆已去世，又没有旁的兄弟，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啊。如果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去显扬弟弟的英名，我是不能心安的。”于是她抱着聂政的尸身，边哭边告诉人们说：“这是我弟弟，

就是枳县深井里的聂政啊。”说完，也自杀在聂政的尸体旁边。

韩、赵、魏、楚、齐、卫等国知道此事以后，都说：“不仅聂政这么有本事，他姐姐也是个烈女啊。”聂政之所以能名垂千古，都是由于他姐姐不怕千刀万剐而替他扬名的缘故啊。

燕昭王复国求贤

本文选自《燕策一》。

燕昭王即位时，燕国由于严重的内乱和外患，已经残破不堪。他决心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复兴国家，向侵略者报仇。他的复兴国家大业是从尊重人才、广招贤士、虚心求教开始的。他采纳了郭隗的建议，并将郭隗尊为师长，百般地优待，从而使人们了解了他想贤若渴的愿望，于是各国许多优秀的人才纷纷来燕，辅佐他完成复国大业。同时，他关心国内人民的疾苦，也取得了人民拥护。所以，最后终于实现了富国强兵和报仇雪耻的政治理想。

本文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塑造了燕昭王这个谦逊礼贤、富有作为的国君的形象和郭隗这位心胸率

真、具有远大政见的谋士的形象，并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了人才在国家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①，卑身厚币②，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③：“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④，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⑤？”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⑥，北面而受学⑦，则百己者至⑧。先趋

①燕昭王：名职，燕王哙（kuai快）之子，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78年在位。收破燕：收复了残破的燕国。按：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了大臣子之，遭到了国内反对。公元前314年，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起兵反对子之，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之机大举兴兵伐燕，破燕都，杀死燕王哙及子之，太子平也死于内乱之中。此时，赵武灵王迎公子职于韩，后又护送公子职回燕即位。②卑身厚币：指燕王自降身分，谦恭下士，用丰厚的礼品聘请人才。③郭隗（wèi委）：燕国贤士。④先王：指燕王哙。⑤以：犹“为”。⑥诎指：诎同“屈”，指同“指”。指，心意。“屈指”，即屈折自己的心意。⑦北面：即“面北”，表示屈居下位。⑧百己者：才能高于自己百倍的人。

而后息^①，先问而后嘿^②，则什已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③，眄视指使^④，则厮役之人至。若姿睢奋击^⑤，咆籍叱咄^⑥，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⑦。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⑧？”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⑨：‘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⑩？’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

①先趋而后息：有事抢先去作而休息在后。②嘿：同“默”。③冯：同“凭”。据杖：拄着手杖。④眄（miǎn免）视：斜视。⑤姿睢：放肆骄横。姿，同“恣”。奋击：野蛮暴戾。⑥咆：同“跑（jū居）”，跳跃轻狂。籍：同“藉”，践踏凌辱。叱咄（duō多）：大声呵斥。⑦服道：服事有道德的人。⑧谁朝：即“朝谁”。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宾语可以提前。

⑨涓人：国君身边的侍从人员。⑩安事：何用。捐：捐弃，损失。

以王为能市马①，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②，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③，邹衍自齐往④，剧辛自赵往⑤，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⑥。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⑦。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⑧，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⑨。

①市：买。 ②见事：被重用。 ③乐毅：原为中山国灵寿人，后中山灭于赵，所以亦称之为赵人。他是战国时名将，为魏将乐羊的后代，事燕多年，伐齐有功，封昌国君。

④邹衍：齐人，战国时有名的策士、学者和阴阳家。

⑤剧辛：赵国人，有智谋，在燕伐齐时，定计谋划甚多。

⑥凑：聚集。 ⑦乐佚：快乐闲习。佚，同“逸”。轻战：不怕打仗。 ⑧合谋以伐齐：公元前284年，燕国兴师伐齐复仇。燕将乐毅率五国之兵攻齐，齐国大败。 ⑨追北：追击败逃者。临淄：齐国都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⑩莒（jǔ）：齐邑，今山东省莒县一带。即墨：齐邑，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

燕昭王收拾了燕国的残破局面，登上王位。他谦恭有礼，用丰厚的礼品延请贤能之上，打算依靠贤士的帮助来为国家报仇。他特地去拜见郭隗先生说：“齐国趁着我国内乱的机会，袭击我们残破的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弱，没有足够的力量报仇。但如果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同管理国事，从而为先王报仇雪耻，那就是我的愿望啊。请问先生，为国复仇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郭隗先生回答说：“成帝业的国君把贤士视为师长而与他相处，成王业的国君把贤士视为良友而与他相处，成霸业的国君把贤士视为臣下而与他相处，亡国之君则把贤士视为仆役而与他相处。国君若能折节屈意，敬奉贤士，象弟子一般地向贤士面北求教，那么才干高于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了。若能遇事抢先去做而在最后休息，不懂就早早发问直到真正明白了才沉默不语，那么才干高于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了。如能别人做了，自己也亦步亦趋，那么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就会到来了。如果自己靠着几案，动也不动，拄着手杖，指手划脚，连两眼都不正视，只是颐指气使地对待别人的话，那么跑腿听差的人就会到来了。如果放肆傲慢，暴虐蛮横，对人举止轻狂，随意践踏凌辱、大声呵斥，

那就只有奴隶般的人到来了。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事奉贤者、罗致人才的方法啊。大王果真正能够广泛地选拔国内的贤能人士，亲自到他们门下拜访求教，各国听说之后，那么天下的贤士也就必定会跑到燕国来了。”

燕昭王问道：“我去拜望谁才可以呢？”郭隗先生说：“我听说古代有一个国君，用千金购买千里马，结果三年都没买到。他的侍臣对他说：‘请让我去寻找千里马吧。’国君就派他去了。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那马已经死了，他就用五百金买下那匹死马的头，回去向国君复命。国君大发脾气，说：‘我要买的是活马，怎能为了一匹死马就白白扔掉五百金呢？’侍臣回答说：‘买死马尚且肯花费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人必定认为大王确实要不惜重金购买良马了，千里马很快就会送进门来的。’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三四千里马卖到那里了。现在大王真想罗致人才的话，就从我郭隗开始吧。象我这样的人尚且受到信用，何况那些比我更有才干的人呢？他们难道还会嫌燕国太远而不肯前来么？”

于是燕昭王为郭隗建筑了宫邸，并拜他为师。接着，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剧辛从赵国赶来，能人贤士们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燕国。燕

昭王祭奠死去的人，慰问活着的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经过二十八年时间，燕国富强起来，士兵们快乐闲习，愿意为国而战。于是，燕昭王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等国共同谋划攻伐齐国。结果，齐国被打败，齐闵王也逃亡到国外去了。燕国军队又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国军队，一直攻入临淄，把齐宫的财宝统统搬走，并烧毁了齐国的宫殿庙宇。当时齐国的城邑没有被攻克的，只剩了莒和即墨两处。

乐毅报燕王书

本文选自《燕策二》。

燕将乐毅因为受到燕昭王的信任和重用，得以施展军事才能，所以在伐齐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新即位的燕惠王却不辨贤愚，听信了谗言，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撤换了乐毅，致使前功尽弃。由于受到国君的猜忌，乐毅为了免遭不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弃燕奔赵。燕惠王不仅不反省自己用人的不当，反而派人去责备乐毅。因此，乐毅给燕惠王写了一封长信作答，驳斥了他人对自己的无理指责。他拘于君臣间的礼节，避免对燕惠王作出正面批评，所以始终从剖白自己心迹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用来表白自己对燕国的忠诚，既措辞恳切，又不亢不卑，极有分

寸，委婉得体地表达了自己遭受排斥的痛苦处境和幽愤不平的心情，毫无一般说士巧弄唇舌，故弄玄虚的毛病。全文没有一句过激的指桑骂槐的语言，但却把是非曲直揭示得一清二楚，收到了义正辞严的效果，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一篇为历代传诵和赞赏的书信体散文。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①，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②。三城未下③，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④，用齐人反间⑤，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⑥。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⑦。齐田单诈骑劫⑧，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燕王

①昌国君乐毅：见《燕昭王复国求贤》篇注。②郡县之：使……为郡、为县。“郡、县”用作使动词。③三城：指莒、即墨及后人误增的聊城。据史料，“三”当为“二”之误。④惠王：燕昭王之子，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272年在位。⑤齐人反间：指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使用反间计，离间燕惠王和乐毅的关系一事。⑥骑劫：燕将名。⑦望诸君：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赵封乐毅于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号望诸君。望诸，古泽薮名，在今河南省商丘、虞城一带，原为齐地，此时属赵。⑧田单：齐将，详见《田单攻狄》篇注。诈骑劫：指田单用“火牛阵”之计大破燕军，杀死骑劫一事。

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弊以伐燕。

燕王乃使人让乐毅^①，且谢之曰^②：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③，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④，故招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⑤，以与寡人有郅^⑥，遂捐燕而归赵^⑦。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⑧，恐抵斧质之罪^⑨，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⑩。今王使使者数之罪^⑪，臣

①让：责备。 ②谢：道歉。 ③弃群臣：指燕昭王去世。 ④暴（pù铺）：同“曝”，晒。 ⑤过听：误听了流言。

⑥郅（xì细）：通“隙”，本意为“缝隙”，引申为矛盾、不和。 ⑦捐：弃。 ⑧左右：国君左右的人。这里实指燕惠王本人。 ⑨抵：触犯。斧质：古代杀人的刑具。斧指刀斧；质指承接刀斧的砧板。 ⑩辞说：辩解。 ⑪数之罪：数说我的罪过。“之”活用为第一人称时，意为“我的”。

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以畜幸臣之理^①，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②，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③，而以身得察于燕^④。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⑤，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⑥。臣自以为奉命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

①侍御者：侍候国君的人，这里亦实指燕惠王本人。与上文“左右”一样，都是臣子称谓国君的代用语。畜：养，这里作“收留”、“留用”的意思。幸：亲近、信任。

②错：同“措”。③假：借。节：外交使者所持的符节。假节于魏王：借着为魏王出使到燕国的机会，……。④得察：被察知、了解。⑤擢（zhuó浊）：提拔。⑥亚卿：仅次于爵位最高的“上卿”。

齐，霸国之余教也①，而骤胜之遗事也②，闲于兵甲③，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⑤。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⑥，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⑦，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之军⑧，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⑨。齐王逃遁走莒⑩，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

①霸国：称霸诸侯的国家。齐国的先君齐桓公曾为春秋时诸侯的盟主，时君齐闵王亦曾称东帝，故称齐国为“霸国”。余教：遗留下来的教化。②骤：屡，多次。遗事：遗留下来的事业。③闲：同“娴”，熟练。兵甲：指武事。④径：捷径，便当之意。⑤淮北：淮河以北地区，在今江苏、安徽一带，原属楚国，公元前318年被宋国占有，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又归于齐。宋地：指宋国旧地，在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三省间的部分地区。楚、魏之所同愿：指楚国想收复淮北，魏国想得到宋国旧地。⑥顾：及，待。⑦河北之地：齐国黄河以北的土地。⑧济上：济水边上。济水是古水名，在黄河南，发源于今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东流至今山东定陶县入齐境，注入渤海。⑨至国：指到达齐国都城临淄。古代称国都为“国”。⑩齐王：指齐闵王。

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①，故鼎反于曆室^②，齐器设于宁台^③。蓟丘之植，植于汶皇^④。自五伯以来^⑤，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愆其志^⑥，以臣为不顿命^⑦，故裂地而封之^⑧，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⑨；蚤知之士^⑩，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⑪，收八百岁之蓄积^⑫，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一一诏后嗣之遗义^⑬。执政任事之臣，所

①大吕：齐国钟名。陈：陈列。元英：燕国的宫殿。 ②故鼎：燕国原有的大鼎，以前曾被齐掠走。曆室：燕国宫殿名。史记作“曆室”。 ③宁台：燕国的台名。 ④蓟（jì）丘：燕国都城，故址在今北京城西南。汶：汶水，齐国水名，即山东大汶河。皇：同“塿”，城下池。

⑤五伯：即春秋“五霸”。 ⑥愆（qiā）：满足。

⑦顿：坠失，耽误。 ⑧裂地：分地。 ⑨春秋：指史书。

⑩蚤：同“早”。 ⑪夷：削平。 ⑫八百岁：自公元前1035年周武王封姜尚于齐，到公元前280年乐毅破齐共约八百年。 ⑬余令：最后发布的命令。诏后嗣：告诫后代的继承者。遗义：犹言“遗嘱”。

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①，施及萌隶②，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迹至于郢③。夫差弗是也④，赐之鸱夷而浮之江⑤。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⑥，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⑦，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⑧，堕先王之名者⑨，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⑩，以幸为利者⑪，义之所不敢出也⑫。

①顺庶孽：防止庶子作乱。顺：顺从，这里是使动用法。古代立新君时，常患庶子作乱。此言昭王预先有驯服庶子们的办法。②萌隶：百姓。萌通“氓”。③“昔者……”句：见《范雎说秦王》篇注。④弗是：指吴王夫差不以伍子胥的意见为是。⑤鸱（chī吃）夷：皮囊。

⑥先论：指伍子胥生前劝说夫差灭掉越国的意见。⑦量：指器量、胸怀。⑧离：通“罹”，遭到。非：非难。一说非错作“排”。⑨堕（huī灰）：同“隳”，毁坏。

⑩临不测之罪：指弃燕归赵，使自己蒙受不测重罪。⑪以幸为利：以侥幸谋私利。暗指助赵伐燕，为自己求得好处。幸：借作“倖”。⑫义：指道义。义所不敢出：指按道义我是不敢以侥幸而做谋得私利之事的。这是乐毅表白自己，以打消燕惠王的顾虑。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①，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②。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③，而不察疏远之行也④。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联合了五个国家的军队去攻伐齐国，占领了七十多座城池，并把这些城池变成了燕国的郡县。还有三座齐城没有攻下时，燕昭王就去世了。燕惠王继位后，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对乐毅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派骑劫去代替乐毅当了燕军的统帅。乐毅逃到了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齐将田单用巧计诈骗了骑劫，终于击败了燕军，并收复了七十座城池来重建齐国。燕惠王后悔了，害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着燕军疲惫的时候而进攻燕国。

燕惠王派人去责备乐毅，同时也向他道歉说：

①交绝：绝交，友情断绝。恶声：坏话，伤感情的话。

②洁其名：使自己的名声清白。 ③亲：近，这里有“听信”的意思。 ④疏远：被疏远的人，这里乐毅用以自称。

“先王把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攻破齐国，报了先王的深仇大恨，天下各国无不为之震动，我哪敢有一天忘记将军的功劳呢？适逢先王逝世，我刚刚继位，左右大臣就害我做错了事。但我所以派骑劫去接替将军，是因为将军在外辛苦作战的时间太久了，因此召将军回国暂且休息，并共商国家大事。可是将军听信了流言，误解了我的意思，因而和我有了隔阂，于是抛开了燕国跑到赵国。如果将军是为了自己打算，当然是未尝不可的，但您又用什么来报答先王知遇将军的情意呢？”

望诸君就派人送去一封信，回答燕王。信中说：“臣不才，不能很好地奉行先王的教诲，来顺遂您的心意，我怕蒙受到杀身之罪，而伤害了先王的英明，又损害了您的仁义，所以才逃到了赵国。我背着不贤的罪名，所以不敢为自己辩解。现在大王派人来数落我的罪过，我担心您手下的人不了解先王之所以留用我、信任我的道理，又不明白我用来奉侍先王的忠心，所以才敢写信作答。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不随意把俸禄送给自己亲近的人，而是授给功高的人；不把官职随意赠给他所喜欢的人，而是让给称职的人去做。所以，先考察人的能力然后再授给他官职的国君，是能够成就功业的国君；根据人的品行来结交朋友的人，是

能够显身扬名的人士。我以我所学的道理来观察，我认为先王的举止措施是意向高远而超乎世人之上的，所以我才借着替魏王出使到燕国的机会，使自己得到了燕王的了解和赏识。承蒙先王破格举用，把我从一般宾客中提拔上来，把我的职位放在群臣之上，不与宗族贵戚商计，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认为遵奉命令，听从教导，就可以幸免获罪了，因此接受了任命而没有推辞。

“先王指示我说：‘我对齐国怀有深仇大恨，不顾自己的力量薄弱，要把攻伐齐国作为国家大事。’我回答说：‘齐国继承了称霸天下的传统教化，又有屡次战胜诸侯的余威，武备熟练、惯于作战，大主要想进攻它，就一定要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对付。要联合各国，莫过于和赵国结盟更便当了。再说，齐国的淮北地区及宋国旧地，是楚国和魏国都想占领的地方。如果赵国同意与我国结盟，楚、魏一起尽力，四国共同攻打齐国，齐国就会大败了。’先王说：‘很好。’臣就亲自接受他的命令，准备好符节，遵命出使到了南面的赵国。待我完成使命归来时，就起兵攻打齐国了。凭着昭昭天理，托赖着先王的威声，齐国黄河以北的地区土地，随着先王的兴师伐齐就全部归燕国所有了。我们驻扎在济水边上的部队，奉先王命令追击齐军，

也大获全胜。轻装的精锐部队，又长驱直入齐都，齐闵王逃亡到莒地，仅仅身免于死。齐国的珠玉财宝，武器装备和珍贵器物，全部收入燕国；大吕钟陈列在元英殿里，燕国原有的大鼎又返回曆室殿中，齐国的宝器陈列在宁台之上，藟丘的植物也种到了齐国汶水旁的城下池边去了。自从春秋五霸以来，功绩没有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觉得他的心志得到了满足，认为我没有辜负他的使命，所以分出一大块土地赏赐给了我，使我可以和一个小国诸侯相比了。臣不才，自认为能遵守命令，听从教导，可以幸免获罪，所以接受了封赏而没有推辞。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在建立功业之后，就不让它半途而废，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有预见的人士，在得到名誉之后，就不使它遭到败坏，因而能够流芳百世。象先王完成了报仇雪耻的大业，削平了拥有万辆战车的强国，缴获了齐国八百年来所积累的财宝，直到他将离开我们的时候，还最后发布诏令，——告诫后代继承者的遗嘱。那些执政管事的大臣，按照先王的旨意，安排好了先王的庶出子孙，恩德施于百姓，这些都可以教育后代。

“我听说善于做事的人，未必善于最后完成；善于创始的人，未必善于了结。从前，伍子胥的计谋，被吴王阖闾采用，所以吴王能够远征到郢都。

吴王夫差却不以伍子胥的意见为是，终于赐死伍子胥，并将他装在皮囊中投入江中。由于吴王夫差不明白伍子胥的意见能够帮助自己建功立业，所以把伍子胥投入江中之后也不悔悟。伍子胥不能及早地看到两代国君胸怀、器量的不同，所以直至要沉入江中时，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免遭杀身之祸，保全自己的功业，用来彰明先王的业绩，这是我所选择的上策。自己遭到诋毁和侮辱性的非难，从而毁坏了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为担心的啊。冒着不测的重罪，以侥幸而为自己捞好处，这种不合道义的事我是不敢做出来的。我听说古代的君子即使友情断绝了，也不会说对方的坏话；忠臣即使离开了原先的国君，也不去设法为自己洗清名誉。我虽不才，却多次受到有德之人的教诲。我担心您手下的人只听信身边人们的话，而不了解我这被疏远者的所作所为啊。所以我大胆地以书信作答，希望大王费心浏览一下我这封信吧。”

荆轲刺秦王

本文选自《燕策三》。

战国末年，秦国即将统一天下。它在灭韩、亡魏之后，又兵临易水，直逼燕国。燕国弱小，无力抵御，燕太子丹为了挽救危局，保全燕国，企图用行刺秦王的办法，以引起秦国的内乱，从而争取时间，重新组织诸侯共同抗秦。于是，就产生了“荆轲刺秦王”这则著名的历史故事。

侠士荆轲为“解燕国之患”，慨然应允太子丹的请求，赴秦行刺，但因故未达到目的而壮烈牺牲。这则故事，反映燕秦两国矛盾的尖锐化和抗秦斗争的艰巨性，

复杂性，歌颂了荆轲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

文中通过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如易水送别时荆轲高唱《易水歌》以及他的“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秦王庭上的行刺失利时他的“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等等，都有声有色地刻划了荆轲沉着、英勇、慷慨、豪迈的品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还善于描绘宏大的场面，如易水饯别，十分悲壮激昂，令人回肠荡气；秦庭刺杀秦王，又那样的惊心动魄，悲壮感人。樊于期、田光的自杀，烘托出了慷慨悲壮气氛，为以后荆轲的壮烈牺牲作了铺垫，而太子丹的操之过急和秦武阳的“色变振恐”，则更反衬出荆轲高尚、刚毅的品格。全文语言生动、明快，情节紧张感人，笔调淋漓酣畅，结构完整严谨，是一篇为历代传颂的优秀作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此文，可参读。

燕太子丹质于秦①，亡归②。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③，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鞠武曰④：“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⑤，欲排其逆鳞哉⑥？”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曰：“请入，图之。”

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⑦，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⑧，祸必不振矣！虽

①燕太子丹：燕王喜之子，名丹。他质于秦之事，是在燕王喜十六年（公元前239年）。②亡归：逃回来。太子丹幼年时曾入质于赵，与此时也在赵国为质的秦王子嬴政交情甚好。后秦王政即位，太子丹入质于秦，秦王遇之不善，故太子丹怨恨而逃回燕国。③以：通“已”。易水：水名，在今河北境内，源出易县附近，为燕国当时的南界。④太傅：官名，负责辅佐太子。⑤陵：通“戾”。见陵：被欺辱。⑥排：通“批”，触击。逆鳞：传说龙颈下生有逆鳞径尺，如有人触动，则怒而杀人。⑦樊将军：秦国大将樊於（wū）期，因得罪于秦王而逃至燕国。⑧委：抛、置。蹊：小路。

有管、晏^①，不能为谋。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②，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

“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③，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④，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

“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⑤。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⑥，跪而拂席^⑦。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⑧：“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

①管、晏：指管仲和晏婴。二人均为春秋时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辅助齐桓公成霸业，晏婴辅齐景公治国，皆多有才辩，善谋略。②单(chán蝉)于：匈奴王的称号。③惛(mèn闷)：通“闷”，忧闷、烦恼。④卒：最终、结束。⑤造：往、造访。⑥却行：倒退着走路。道：通“导”，引路。⑦拂席：拂拭坐席。⑧避席：起身离开座位。请：告请，请求。

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①，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弩马先之②。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③。所善荆轲④，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⑤，先生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⑥：“诺”。

荆轲行见荆轲⑦，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我形已不逮也⑧，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与太子，愿足下过太子宫⑨。”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⑩：‘所言者，国之大事

①骐骥：千里马。②弩马：劣马。先之：超过它。③乏：耽搁，废置。④所善：所友好的人。荆轲：齐人，本姓庆，后徙居卫国，卫人称为“庆卿”；至燕后，燕人称为“荆卿”。好读书，喜剑术，广交贤人勇士，是战国末期著名的侠士。⑤所报：太子丹指自己对田光所说的话。

⑥俛：同“俯”，低下身子。⑦徇行：老年人走路时弯腰曲背的样子。⑧形：形体，这里指体力。逮：及。⑨过：造访。⑩约：告诫，立下约言。

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①。

荆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②，有顷而后言曰：

“丹所请田先生无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愿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饕之心③，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④。今秦已虏韩王⑤，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临漳、邺⑥，而李信出太原、云中⑦。赵不能支秦，

①自刭（jǐng景）：以刀割颈自杀。 ②膝行：两膝触地而行。 ③贪饕（tāo滔）：贪婪。 ④餍：满足。 ⑤虏韩王：指韩王安，公元前238年即位，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虏韩王安，韩遂灭。 ⑥王翦：秦将。漳：漳水，在赵国南境，故道在今河北省漳河北。邺：赵邑名，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 ⑦李信：秦将。太原：赵地，在今山西太原市一带。云中：赵郡名，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

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①，使于秦，窥以重利②，秦王贪其贄③，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④，则大善矣；则不可⑤，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偿破秦必矣⑥。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弩下⑦，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轲为上卿⑧，舍上舍⑨，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①诚：假如。 ②窥：示，利诱。 ③贄（zhì至）：见面时的礼物。 ④曹沫：鲁将。春秋时鲁国与齐国作战，连连败北，鲁只得割地以求和。后鲁庄公与齐桓公在两国边境柯地会盟，曹沫执短剑以威逼齐桓公，使之归还鲁国的失地。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⑤则：如果。

⑥偿：实现……愿望。 ⑦弩下：才能低下。 ⑧上卿：官名，为当时官员中的最高等级。 ⑨舍：上舍字为动词，居住；下舍字为名词，舍馆。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①，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②，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常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③，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④，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⑤，秦王必说见臣⑥，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⑦。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⑧。”轲曰：

①虏赵王：事在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王指赵王迁，赵悼襄王之子，公元前235年至公元前228年在位。②略：侵略，夺取。③微：没有。④信：信物。⑤督亢：燕地，在今河北易县、涿县、霸县、固安、新城一带，为燕国当时最富饶的地区。⑥说：同“悦”。⑦深：苛刻。⑧顾：但，只是。

“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①，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②：

“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③，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④，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⑤，以试人，血濡缕⑥，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⑦。乃令秦武阳为副。荆轲有

①揕(zhèn)：通“扎”，刺。②偏袒：半脱上衣，袒露一臂。扼腕：一只手紧握另一只手的手腕。两者都是决绝愤激的动作。③拊心：捶胸。④徐夫人：姓徐，名夫人，男子名。⑤淬(cuī)：指金属烧红后放进水中冷却。以药淬之：用毒药水淬匕首。⑥濡：沾湿，染。缕：丝缕。血濡缕，是流出很少一点血的意思。

⑦忤：逆。忤视：目光对视。

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①。顷之未发，太子迟之②，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③，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④！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⑤！”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⑥，取道。高渐离击筑⑦，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⑧，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⑨，士皆瞋目⑩，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

①为留待：即“为之留待”。 ②迟之：以……为迟缓。 ③以：同“已”。此句是说事情紧急，已没有宽缓的时间了。 ④竖子：斥责的话，犹言“小子”。此明斥秦武阳，实指太子丹。 ⑤决：同“诀”，诀别。 ⑥既：已，毕。祖：祭祀路神，然后宴饮，以送别远行之人。 ⑦高渐离：燕人，荆轲的好友，善击筑。筑：古代的一种弦乐器。 ⑧变徵(zhǐ止)之声：古代乐律中，有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等七调，徵调相当于西乐中的F调。其旋律多为半音音阶，显得凄厉悲凉。 ⑨羽声：相当于西乐中的A调。 ⑩瞋(chēn尘阴平)目：瞪大眼睛，怒目面视的样子。

终已不顾。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①，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②。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③，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④，见燕使者咸阳宫⑤。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

“北蛮夷之鄙人⑥，未尝见天子，故振摺⑦，愿大王少假借之⑧，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

①币物：礼品。 ②遗（wèi未）：赠。中庶子：官名，职掌卿大夫庶子的教育工作。 ③给：供。 ④设九宾：朝廷举行重大典礼时，设置九个宾相，是外交上最隆重的礼节。 ⑤咸阳宫：秦宫名，秦王政时建造。 ⑥北蛮夷：荆轲谦指燕国。鄙人：鄙陋、粗野之人。 ⑦振摺（shè偻）：振恐。 ⑧假借：宽容，原谅。

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①。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揜其室②。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③。群臣惊愕，卒起不意④，尽失其度⑤。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⑥。诸郎中执兵⑦，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⑧，以其所奉药囊提轲⑨。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

“王负剑⑩！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⑪，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

①见：同“现”，显露。 ②揜：同“操”。室：指剑鞘。 ③还：同“环”，环绕。 ④卒：同“猝”，突然。 ⑤度：指仪态。 ⑥尺兵：短小的武器。 ⑦郎中：官名，负责宫中的警卫。 ⑧侍医：随侍国君的医生。夏无且（jū居）：侍医的姓名。 ⑨提（dī抵）：掷、投击。 ⑩负剑：因剑长，把剑从身侧推到背后，才容易抓住剑柄把它从鞘中拔出。 ⑪引：举。

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①：“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②。”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轲也。”

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③。十月而拔燕蓟城^④。燕王喜^⑤、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⑥。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计^⑦，杀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五岁而卒灭燕国^⑧，而虏燕王喜。秦兼天下。

①箕踞：坐时两腿伸开，膝盖微向外倾，形似簸箕，是一种对人侮慢、轻蔑的姿态。②约契：双方用以对质的凭信文书。③伐燕：事在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后不久。④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故攻破蓟城已为秦王政廿一年事。蓟城：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城西南。⑤燕王喜：太子丹之父，公元前254年至公元前222年在位。⑥辽东：燕郡名，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地区。⑦代王嘉：赵悼襄王的嫡子。悼襄王九年（公元前236年）废嘉，立庶子迁。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破赵虏赵王迁，公子嘉自立为代王。⑧五岁：自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8年）王翦破燕蓟城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贲（王翦之子）攻破辽东、虏燕王喜，前后共历时五年。

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①，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

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后来逃回燕国。他看到秦国将要灭掉六国，秦兵已经逼近易水，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就十分担心地对太傅鞠武说：

“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太傅替我想想对付秦国的办法吧。”鞠武说：“秦国的地盘已遍及天下，正在威胁着韩、魏、赵等国家，那么易水以北的土地，还不知会归谁呢。何必为曾受凌辱的怨恨，而想去触怒强暴的秦国呢？”太子说：“虽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太傅说：“请太子回宫休息吧，让我仔细地考虑考虑这件事。”

过了些时候，樊将军从秦国逃到了燕国，太子收留了他。太傅鞠武劝阻太子说：“不行啊。秦王那样残暴，又对燕国久怀仇恨，这已经够叫人担惊受怕的了，何况他又听说樊将军还躲在这里呢！这样做，就象把肉放置在饿虎经过的小路上，灾祸一

①其后句：燕灭后，高渐离变隐姓名，为人庸工，后为秦识破而被捕。秦始皇惜其音乐才能，使他双目失明而击筑。高渐离乘间筑击始皇，结果失败被杀。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定不可挽救了！即使有管仲、晏婴在世，也是想不出好办法的。希望太子赶快把樊将军打发到匈奴去，以便堵住秦王的借口。请您联合西边的三晋和南边的齐、楚，北边和匈奴王媾和，这样，以后才有办法对付秦国啊。”太子丹说：“太傅的计策，要费很多的时间，我心里忧闷不堪，怕是不能等待了。况且问题还不仅如此。樊将军处境艰难，无处安身，才投奔到我这里来，我毕竟不能因为强秦的威逼而抛弃这可怜的朋友，而把他推到匈奴去呀。现在，本来已是我的生命该当结束的时候了，希望太傅另想个法子吧。”鞠武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可以和他商量这事。”太子说：“希望能通过太傅而结识田先生，可以吗？”鞠武说：“好吧。”就去会见田光，并且传达太子丹的意思，说“太子希望和先生商量国家大事。”田光说：“谨遵指教。”于是，田光就去拜访太子。

太子跪着迎接田光，倒退着为他引路，还跪下来为他掸净座位。田光坐定后，旁边没有其他人，太子就离开座位向田光请教说：“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给想想办法吧。”田光说：“我听说，良马壮年之时，一天奔驰千里。到它衰老时，劣马也能超过它。如今，太子所听到的只是我壮年

时的名声，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衰老得不行了。尽管这样，我也不敢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啊。我的朋友荆轲，是个可以任用的人。”太子说：“希望通过先生能够结识荆轲，可以吗？”田光说：“好吧。”于是马上起身，走了出去，太子送他到门口，说：“我刚才告诉的话，先生所说的话，都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啊。”田光俯身笑了笑说：“好。”

田光弓腰驼背地步行去见荆轲，说：“我和你友好，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太子只听到过我壮年时的名声，却不知道我的体力已经不及当年了。我荣幸地听到太子开导我说：‘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给我想想办法。’我自以为和你不见外，就把你介绍给太子了，希望你进宫去拜见太子。”荆轲说：“谨遵指教。”田光说：“我听说德高望重的人做事，是不会让人怀疑的，现在太子特地和我相约说：‘咱们所谈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啊。’由此看来，太子信不过我。如果做事让人家怀疑，就算不上是有节操、讲义气的人。”他想用自杀来激励荆轲，说：“请你快些去见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用以表明我永远不会泄露机密啊。”说完，就挥剑自刭而死了。

荆轲去见太子，说出光已经自杀身死，用以表

明不会泄露机密。太子听后，拜了两拜，跪下，流着泪用两膝走到荆轲面前，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所以请田先生不要对外人泄露，是想把这件大事办成。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自己信守秘密，这难道是我的本意吗？”荆轲坐下后，太子又离开自己的座位对他叩头说：“田先生不知道我的无能，使您能够屈驾光临，愿意对我指教，这是老天可怜燕国而不抛弃他的子孙啊。如今秦国残暴贪婪，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不把天下的土地吞并光，不臣服海内所有的诸侯，他们的贪欲是不会满足的。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占领了韩国的全部领土，又发兵攻打南边的楚国，劲逼北边的赵国，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逼近漳水、邺城一带，李信率兵在太原、云中地区出役。赵国抵抗不住秦国，就会投降为臣。赵国一旦投降为臣，那么灾祸就轮到燕国了。燕国这么弱小，屡次遭受到战争的蹂躏，现在看来即使动员全国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挡秦国了。诸侯们害怕秦国，谁都不敢坚持合纵。我个人有个想法，认为如果能找到一位天下最勇敢的人出使到秦国，用重利来引诱秦王，只要秦王贪图这份厚礼，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了。假如能够乘机挟持秦王，逼他把侵占过来的土地全部退还给诸侯，就象曹沫挟持齐桓公一样，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答

应，就乘机刺杀他。秦国的大将都领兵在外，要是国内出了大乱了，他们就会上下互相猜疑。我们乘机去说服诸侯，使他们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实现击败秦国的愿望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不知道该把这个使命委托给何人，所以只有请您多加费心了。”过了很长时间，荆轲才回答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愚钝无能，恐怕不能够胜任呀。”太子上前向他叩头，坚决请求他不要推辞，这样荆轲才答应了。于是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请他住在高级的宾馆里，每天都去拜望、问候，供给他丰盛的筵席和珍异的物品，还不断送去车马和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一切愿望，使他称心如意。

过了好久，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这时，秦国大将王翦已经攻破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占领了赵国的全部土地，并且继续向北进军掠夺，一直到了燕国南边的国境。太子丹十分害怕，就去请求荆轲说：“秦军早晚就要渡过易水了，那么我虽然希望能够长久地侍奉您，可是哪里还能办到呢？”荆轲说：“即使太子不说，我也要向太子请示行动了。现在动身而没有信物，那么，秦王是无法接近的。如今樊将军本人，秦王正以千金黄金和万户封邑的赏格来缉拿他。假如能够得到樊将军的首级和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一起献给秦王，秦王就一定会

高兴地接见我，那我也就有机会报效太子了。”太子说：“樊将军因为走投无路才投奔到了我这里，我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情而辜负了这位长者的一番心意。请您另想别的法子吧。”

荆轲知道太子的心软，就私自去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是太残忍了。您的父母和族人全被他们杀光。现在，听说正在购求将军的首级，出价是黄金千斤和万户之邑，您打算怎么办呢？”樊将军仰天长叹，流着眼泪说：“我每想到这事，常常痛入骨髓，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想办法啊。”荆轲说：“现在我有一句话对您说，这既可以解救燕国的危难，又可以替将军报仇，您看怎样？”樊於期就凑近荆轲跟前问：“你准备怎么办？”荆轲说：“我想得到将军的首级拿去献给秦国，秦王必定高兴而很好地接见我，我就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击刺他的胸膛，这就既报了将军的仇，燕国被欺侮的耻辱也能洗雪了。将军有这个意思吗？”樊於期激动地袒露出一只肩臂，一手紧握着另一只手，向前跨了几步说：“我正是日夜咬牙、捶胸而气愤的事啊，今天才听到了您的指教。”说完就挥刀自杀了。太子听说了此事，急忙驱车赶去，伏在樊将军尸体上痛哭，悲伤极了。可是事已如此，已无法挽回，只好拾掇起樊於期的

首级，用匣子封装起来。

这时，太子丹就预先在各地访求锋利的匕首，结果得到了赵国徐夫人所藏的一把匕首，用百斤黄金买了下来，并叫工匠用毒药水浸泡了它。拿它一试，只要在人身上稍刺破一点，见到一丝血，那人没有不立即死亡的。于是，太子就为荆轲准备好了行装，打算送他上路。燕国有个勇士，名叫秦武阳，十二岁时就杀人，人们不敢和他正面相视，太子就派他给荆轲当了助手。荆轲还在等一个人，准备让那个人与自己一同前去，而那个人住在远处，尚未赶到，因此荆轲还想等他一下。过了些时候，荆轲还未出发，太子嫌他拖延了时间，疑心荆轲主意改变了，就又去催促说：“时间已很紧迫了，难道您不想去了吗？请让我先打发秦武阳动身吧！”荆轲非常生气，高声地斥责太子说：“我这次去了，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全是这小子造成的啊！现在，我只带一把匕首，就前往凶险难料的秦国，所以没有动身，就是要等我的朋友一同前往啊。现在太子既然嫌我拖延了时间，那就让我告辞吧！”说完，就动身了。

太子及门客中知道了这件事的人，都穿戴了白衣、白帽前来送行。到了易水边上，祭祀了路神，举行了告别仪式，就要上路。高渐离敲着筑，荆轲

和着筑声唱歌，声调非常悲壮凄凉，人们听后都伤心地掉下泪来。荆轲又向前跨了几步，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又奏起慷慨激昂的曲调，激励得人们个个怒目圆睁，连头发都竖了起来，直顶着帽子。荆轲遂即跳上车离开了，始终连头也没有再回转一下。

荆轲到了秦国，先用价值千金的厚礼贿赂了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就预先在秦王面前说：

“燕王实在畏惧大王的威势，不敢出兵对抗大王，愿意让全国上下都做大王的臣民，与其他降服的诸侯一样，并象秦国的郡县一样给大王纳贡，只求能够保全祖先的宗庙罢了。他心中害怕，不敢亲自前来向大王面陈，特地斩下樊於期的脑袋，并献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封装在匣子里，在他的宫廷前举行了拜送仪式，派使者前来禀报大王。现在正听候大王发落呢？”

秦王听说后，非常高兴，就换上朝服，用最隆重的外交礼节，在咸阳宫里接见了燕国使者。荆轲捧着盛有樊於期首级的匣子，秦武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一前一后地走到了宫殿的台阶前。这时，秦武阳由于心里害怕而脸色大变、举止失常，使秦国的大臣们都感到奇怪。荆轲镇定地回头向秦武阳笑了笑，到前面替秦武阳向秦王陪罪说：

“他是我们北方荒僻之地的粗野人，从来没有见过天子，所以吓得发抖，希望大王对他稍加原谅，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他的使命。”秦王对荆轲说：

“起来吧，把秦武阳手上的地图拿过来。”荆轲就拿过图来献上。秦王打开地图，当地图全部展开时，藏在地图里面的匕首露了出来。荆轲乘势用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衣袖，右手握住匕首向他刺去。没有刺着秦王，秦王已大吃一惊，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衣袖都挣断了。秦王要拔身上的佩剑，剑太长，慌忙中只抓住了剑鞘。当时惊慌急迫，偏偏剑又在鞘里卡得很紧，所以一下子拔不出来。荆轲追赶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快跑，大臣们也都惊呆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意外，所以都吓得失去了常态。按秦国的法规，大臣侍立在殿上时，一律不得携带任何武器。那些警卫官员，虽然手执兵器，但都站列在宫殿的台阶下面，没有秦王的命令，是不得擅自上殿的。在这紧急的时刻，来不及传唤殿阶下的卫士，所以干看着荆轲追赶秦王。惶急之中没有武器还击荆轲，只好徒手去与他拼斗。这时，有个名叫夏无且的侍医，就用手中的药袋向荆轲掷去。秦王正在绕着柱子快跑，惊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旁边的人乘这个空子才对秦王喊道：“大王快把剑背起来！大王快把剑背起来！”这样秦王才

把佩剑鞘推到身后，抽出了剑去砍荆轲，结果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受了重伤倒下，就举起匕首向秦王投去，没有投中秦王，却扎到柱子上。秦王继续用剑砍杀荆轲，荆轲被砍伤了八处。荆轲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了，就倚着柱子笑了起来。他又开两腿坐在地上，大骂着说：“这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我要活捉你，迫使你订出契约，我好向太子回报。”旁边的人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秦王却头晕目眩了好久。事后，秦王评定臣子们在这次事件中的功过，分别按等级奖赏或处罚他们。他赏给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真心爱护我，才会用药袋去投击荆轲啊！”

这次事件后，秦王非常恼恨燕国，就增派军队开赴赵国，并命令王翦率领军队去攻打燕国。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十月，攻占了燕都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人只好率领燕国精兵退守到辽东郡一带。秦将李信不停地追击燕王，燕王着急了，就采用了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打算把他献给秦国。秦国又来攻打燕国，先后经过了五年时间，终于灭掉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于是，秦国也就并吞了天下，统一六国了。

后来，荆轲的门客高渐离由于善击筑而被秦始皇召见，他乘为秦始皇击筑的机会拿起筑来向秦始皇砸去，用以替燕国报仇，可惜没有击中而被杀害了。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本文选自《中山策》。

司马喜为了使阴姬当上王后，利用中山国与赵国的矛盾，采用阴谋手段，从中捏造谎言，翻云覆雨，把两国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轻而易举地把阴姬推上王后宝座，他本人也从中捞到了那不可“预道”的好处。这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内幕，也表现了司马喜这类策士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卑劣行径。作者不加批判地颂扬司马喜的机智和权变，正是一种时代的局限。

这则基于历史事件而又有所渲染加工的故事，生动曲折，有声有色，在艺术上

有其独到之处。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①，司马喜谓阴姬公曰^②：“事成，则有土子民^③；不成，则恐无身。欲成之，何不见臣乎？”阴姬公稽首曰：“诚如君言，事何可预道者^④！”

司马喜即奏书中山王，曰：“臣闻‘弱赵强中山^⑤’。”中山王悦而见之，曰：愿闻‘弱赵强中山’之说。”司马喜曰：“臣愿之赵，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不肖，商敌为资^⑥，未可预陈也。”中山王遣之。

见赵王^⑦，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⑧，佳丽人之所出也^⑨。今者臣来，至境，入都邑，观人民谣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

①阴姬：名阴简，她与江姬都是中山君的姬妾。 ②司马喜：中山相。阴姬公：即阴姬的父亲。 ③有土子民：拥有封地、能治理臣民。 ④事：暗指对司马喜的酬谢。

⑤弱赵强中山：使赵国削弱、使中山国强大。“弱”、“强”都是使动用法。 ⑥商：估量、权衡。资：依据。

⑦赵王：指赵武灵王。 ⑧善为音：擅长音乐。 ⑨佳丽：指美女。所出：出生的地方。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无所不通①，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不知者特以为神也，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颜色，固已过绝人矣②！若乃其眉目准颧权衡犀角偃月③，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赵王意移④，大悦，曰：“吾愿请之⑤，何如？”司马喜曰：

“臣窃见其佳丽，口不能无道尔！即欲请之，是非臣所敢议！愿王无泄也！”

司马喜辞去，归报中山王，曰：“赵王非贤王也！不好道德而好声色⑥！不好仁义而好勇力！臣闻其乃欲请所谓‘阴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悦，司马喜曰：“赵，强国也，其请之必矣！王若不与，即社稷危矣；与之，即为诸侯笑！”中山王曰：“为将奈何？”司马喜曰：“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

①周流：即周游。通：到达，至。②过：超过。绝人：绝色美人，绝代佳人。③准：鼻头。颧(é 颧)：鼻梁。权：同“颧”，指两颊。衡：眉宇。犀角：额角骨。偃月：半弦月，借指前额。④意移：动心。⑤请之：请她(阴姬)到赵国来。请：有聘娶的意思。⑥声色：指歌舞、美女。

意。世无请后者，虽欲得请之，邻国不与也①。”

中山王遂立以为后，赵王亦无请言也。

阴姬与江姬正在争夺王后的位置，司马喜对阴姬的父亲说：“要知道这种事弄好了可以得到封地、号令臣民，弄不好恐怕就要丢掉性命。你既想把这事弄成，怎么不来找我商量呢？”阴姬的父亲给他叩头说：“您说的都是些真话，对您的重谢怎好意思预先明说呢。”

司马喜就上书给中山王说：“我了解一些关于削弱赵国和振兴中山国的事。”中山王高兴地召见他，说：“我想听听关于削弱赵国、振兴中山国的计谋。”司马喜说：“我想到赵国去，考察那里地形和险要情况，人民贫富怎样，君臣的德才好与不好，以便掌握住估量敌我力量的依据。但我不能预先说出我的全部计划。”中山王就派他前去。

他见到赵王后，就对赵王说：“我所听到的赵国，是世上最擅长音乐的国度，是个出美女的地方。现在我到赵国来，进入了国都，一路上留意风

①与：赞同、支持。

土民俗，观察人们的外貌风度，却没有发现特别出类拔萃的美人。按说到过的地方够多了，几乎周游各地、无所不至，而还未曾见过有谁的长相比得上中山国的阴姬的。不知道她的人，竟会把她当成天仙呢！她的美，用再好的语言也是描摹、形容不出来的。她的美貌和风采，当然已经超过世上的绝代佳人了！如果就她那眉毛、眼睛、鼻尖、鼻梁、脸蛋、眉宇、颧骨、天庭而论，那简直该是帝王的‘正宫’，而绝不是一般诸侯的姬妾啊！”赵王不由得动了心，非常高兴地说：“我想聘娶她，你看怎样？”司马喜说：“我只是私下注意到了她的美貌，嘴上不由自主地称赞罢了！现在您想要聘娶她，就不是我所敢随便议论的事了。希望您别把我的话告诉旁人啊！”

司马喜告辞离开了赵国，回到中山国，就向中山王报告说：“赵王可不是个好国君啊！他不崇尚道德修养，却沉缅于歌舞女色！不喜欢仁慈礼义，却一味穷兵黩武！我听说他还想要聘娶那位叫‘阴姬’的女子。”中山王变了脸色，很不高兴。司马喜又说：“赵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它想要的人是一定要弄到手的！如果大王不给它，则国家就会遭到危难；给它呢，又要被诸侯耻笑。”中山王说：

“那可怎么办呢？”司马喜说：“太王可以立阴姬

为王后，以便让赵王死了这条心。世上还没有聘娶别国王后的事呢，即使他想来聘请，邻邦也不会赞同的！”

中山王就把阴姬立为王后，赵王也没再说要聘娶的话了。

白起论伐赵

本文选自《中山策》。就本文内容来看，记述的是秦人秦事，与中山国无涉，故鲍彪列入《秦策》。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派白起率兵伐赵。攻破长平后，乘胜进逼邯郸。眼看赵国将被秦国兼并的时候，秦昭王却听信了范雎的谗言，以“秦军劳”为借口，错误地下令收兵，致使功亏一篑。事过一年，秦昭王打算再次伐赵，白起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指出当时不宜伐赵的道理。但昭王一意孤行，结果吃了败仗。他不仅不加反省，反而迁怒于人，结恨于白起。这则故事，表

现了白起这位著名将领的实事求是精神和
高瞻远瞩的军事见解，鞭笞了秦昭王刚愎
自用、坚持错误的态度。文章末尾预示了
白起因得罪昭王而必将遭到杀害的悲惨下
场，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

《史记》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昭王既息民缮兵^①，复欲伐赵。武安君
曰^②：“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③，
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④。今寡
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奉有倍于
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剋^⑤，赵
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
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飧^⑥，饮食铺餽^⑦，

①昭王：见《范雎说秦王》篇注。息民，休养百姓；缮兵，修治武器。 ②武安君：即秦将白起。他是战国时著名军事将领，由于屡立战功，为秦国开拓了疆土，官至“大良造”（秦官爵名），封武安君，后因范雎的陷害，加以伐赵之事开罪于秦王，于公元前257年“赐死”。 ③前年：前一年、上年。 ④益：增加。 ⑤剋：同“克”，胜利。 ⑥飧：饮酒。相飧：相互祝酒庆贺。 ⑦铺：同“酺”，聚会饮宴。餽：同“馈”，以食物送入。

以靡其财①；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②，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③。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④，卑辞重币，四面出嫁⑤，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兴师矣。”乃使五大夫王陵将而伐赵⑥。陵战失利，亡五校⑦。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称疾不行。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⑧，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⑨，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⑩，楚人震恐，

①靡：铺张浪费，挥霍财物。 ②戮（lù）力：并力，合力。 ③以：同“已”。 ④晏：晚，迟。

⑤嫁：指女子离家嫁人。这里引申为“到对方去”。
⑥五大夫：秦爵名。王陵：秦将。 ⑦亡：损失。一校：犹言“一部”。校，军队的编制单位。 ⑧应侯：即秦相范雎，见《范雎说秦王》篇注。 ⑨前率数万人入楚：公元前279年，白起率兵伐楚，攻破郢都，楚襄王出逃于陈（今河南淮阳县）。 ⑩竟陵：楚地名，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

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①，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②，而与战之于伊阙^③，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鹵^④，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⑤，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⑥，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⑦，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⑧，不恤其政^⑨，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蹕，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⑩，发梁焚舟以专民^⑪，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

①相率：前后相随。 ②所将之：指所率领的士兵。半之：韩、魏兵士的一半。 ③伊阙：韩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公元前293年，白起率兵与韩、魏战于此地。 ④鹵（lǔ）：通“櫓”，大盾牌。 ⑤十七、八：十分之七、八。 ⑥寡人：应侯代表秦王说话，故用秦王的口气称作“寡人”。 ⑦将：率领。 ⑧楚王：指楚襄王。 ⑨恤：顾念。 ⑩倍城邑：因深入楚地，经过了许多城邑，把很多城邑留在背后（依鲍彪说）。倍：同“背”。 ⑪发梁：拆毁桥梁。专民：让民心专于战事，即用“背水一战”的办法来激励战士的斗志。

之时，秦军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①，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②。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③，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④，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⑤，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⑥，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⑦，触魏之不意^⑧。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⑨，畏而释之^⑩。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⑪，臣推体以下死士^⑫。至于平原君之属^⑬，皆令

①约：交好，结盟。 ②旋踵：反转脚跟，指调头逃跑。 ③咸：都、皆。 ④孤：势力单薄。 ⑤锐：精锐的部队。 ⑥争便：为自己争夺便利。 ⑦专军并锐：使用全部兵力，集中精锐部队。“专”和“并”都有“集中”的意思。 ⑧触：以角抵物，这里是猛击、冲击的意思。

⑨振惧：惊惧。振，同“震”。 ⑩畏而释之：赵军惧怕我们，我们反而放掉了他们。 ⑪折节：屈身。下其臣：对臣子谦虚有礼。 ⑫推体：委身，屈身。 ⑬平原君：见《鲁仲连义不帝秦》篇注。

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①。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②。攻其列城^③，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④，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灭赵乎？”复益发军，更使王龁代王陵伐赵^⑤。围邯郸八、九月，死伤者众，而弗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⑥，秦数不利。武安君曰：“不听臣计，今果何如？”王闻之怒，因见武安君，强起之^⑦，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顿首曰：“臣知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

①勾践句：指春秋时吴越交战，越败，越王勾践退保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勾践不忘国耻，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经过廿年努力，最后灭吴。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及《国语·越语》。 ②列城：众城。 ③生心：产生别的想法。 ④王龁（hé核）：秦将名。 ⑤寇：袭击，骚扰。赵王：指赵孝成王。 ⑥强起之：强迫让白起起床。

不行无罪，不免于诛。然唯愿大王览臣愚计①，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②。抚其恐惧，伐其骄慢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此所谓为一臣屈而胜天下也④。大王若不察臣愚计，必欲快心于赵⑤，以致臣罪，此亦所谓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也。夫胜一臣之严焉⑥，孰若胜天下之威大耶？臣闻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昭王在养息百姓、修治兵器之后，又打算攻打赵国。武安君说：“不能攻赵。”秦昭王说：“去年国库空虚，粮食不足，你不顾老百姓的实际能力，极力要求增拨军粮，攻灭赵国。现在我让老百姓休息好了，战士们保养好了，储备了粮食，部

①览：察看。 ②以诸侯之变：“以”字下疑有脱文。 ③骄：同“骄”。 ④屈：屈服、让步，秦王与白起意见不同，如果听从了白起，就等于向白起让步。 ⑤快心于赵：在伐赵国之事上称心如意。 ⑥严：威严，威望。

队的开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而你却说‘不能攻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武安君说：“长平一仗，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国人欢天喜地，赵国人胆战心惊。秦国隆重地埋葬牺牲的人，优厚地供养受伤的人，赏酒给那些有功劳的人，还经常举行庆祝宴会，大吃大喝，耗费了国家的财力。赵国人无力收葬尸体，伤员得不到治疗，人们哭哭啼啼，互相哀怜，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以国难为忧，积极地从事农业劳动，用来增加国家的财富。现在大王派出的军队，虽然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但我料定赵国的防守力量也已经增加十倍了。赵国从长平之战以来，君臣们担心忧虑，每天早上朝、晚退朝，用谦逊的外交辞令和优厚的礼品，去交好四方的诸侯，已与燕、魏、齐、楚等国结成盟国。他们一起处心积虑，把防备秦国作为头等大事。赵国的财力已很充足，外交活动也很成功。在今天这个时候，赵国是不能攻打的。”

昭王说：“可是我已经发兵了。”于是派了五大夫王陵为将军去攻打赵国。王陵吃了败仗，损失了五个军营的兵力。昭王想改派武安君做将军，武安君告病不肯前往。昭王就派应侯去见武安君，并责备他说：“楚国方圆有五千里之大，士卒有百万之多。你那次只带了几万人到楚国去，却攻下了

郢、郢二城，烧毁了楚国的宗庙，一直打到楚国东部的竟陵，使楚国人望风丧胆，仓惶向东逃跑而不敢向西一步。还有，那次与韩、魏两国联军作战，他们前后相随，兵马众多，你率领的人马还不到他们的一半，而与他们在伊阙交战，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血流漂杵，共歼灭敌军二十四万人，使得韩、魏两国至今自称为秦国的东方属国，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赵国的士兵已有十分之七、八死在长平，他们的国家已很虚弱，所以我（们的国王）才大规模地发兵，派出部队的人数也超过赵军几倍，想委派你为将军，这次一定要消灭赵国。你曾经以少对多，神奇地取得胜利，何况这次是以强对弱、以多对少呢？”

武安君说：“那时候楚王倚仗他的国家强大，而不关心他们的国政，大臣们居功自傲，互相嫉妒，善于奉承的奸臣当了权，贤良的忠臣被疏远，老百姓人心离散，城墙和护城河年久失修，既无良臣的辅佐，又不加强防守和战备。所以我才能够率兵长驱直入，越过许多城邑，一路上用拆桥烧船的办法来激励士气，在楚国农村中夺取粮食，来补充我们的军粮。那时候，秦军战士们以部队为家，以将帅为父母，不需要管教，他们就能团结友爱，不需要谋求，他们彼此就能以诚相待，一心同建战

功，至死也不退缩逃跑。而楚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都顾恋着自己的家园，人心不齐，缺乏斗志，因此我才能够建立战功啊。伊阙那一仗，韩军人少，光想指望魏军，而不想先来动用自己的军队。魏军依赖韩军的装备精良，想把韩军推为迎敌的先锋。两国军队都为自己的方便打算而不能同心协力，所以我才能够乘机布下疑阵，假意防御韩军，实则集中全部兵力和精悍部队，出其不意地猛击魏军。魏兵打败以后，韩军就不战自溃了，我就乘胜追击败兵。正由于以上原因我才打了胜仗、立下战功。这都是由于谋划得当、行动符合客观情况才取胜的，这是作战的自然规律，哪有什么神奇可言呢！如今，我军在长平击败了赵军，却不及时乘赵国惊慌失措之时灭掉它，而在它害怕的时候，我们反而放掉了它。使它有机会从事农耕以增加粮食储备，养育孤儿，并使年幼的健康地成长，更加扩充了军队；修整武器，增强了它的作战能力，修补城墙、疏通护城河，加固了它的守备。它的国君降抑自己的身分，对下臣谦逊有礼；它的大臣放下架子，敬奉那些敢死的勇士。至于象平原君等人，都叫自己的妻妾到军营中替战士们缝补衣物。他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就象勾践兵败退守会稽时的做法一样啊。在这个时候去攻打它，它一定

坚守不动；向它挑战，它也一定不会出来迎战；围攻它的都城，肯定攻不破；攻打其它城邑，也未必能够攻下；去掠夺它的城郊农村，肯定也得不到多少粮食。我们出兵而无功，诸侯们就会产生一些其他想法，赵国外面的救援，也一定要来了。我只看得到攻打赵国的害处，而看不到它有什么好处。再说我又病了，实在不能前去。”

应侯羞愧地离开了，就把武安君的话告诉给了昭王。昭王说：“没有他白起，我就不能灭掉赵国吗？”于是又增派了部队，使王龁代替王陵去攻打赵国。秦军把邯郸包围了八、九个月，自身伤亡很大，始终没有攻下。赵王派出轻装的精锐部队去袭击秦军的后方，致使秦军接连失利。武安君说：

“不听我的话，现在结果怎样？”昭王听到后非常恼火，于是去见武安君，强令他起床，并且对他说：“你虽然病着，还是为我勉强躺在床上指挥部队吧。如果打了胜仗，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将更加倚重你。如果你不肯去，我就要恨你了！”武安君磕头说：“我知道我只要肯去，即使打不赢，也会免罪。如果我不去，即使无罪，也难免诛罚。但是我希望大王能体察我的浅见，放弃攻赵，养息我们的人民，用以等待各国诸侯的情况变化，去安抚那些恐惧我们的国家，去攻伐那些骄傲自大、看不起

我们的国家，去消灭那些无道的国家，进而驾驭所有的诸侯，就能统治天下了，何必一定要先消灭赵国呢？这就叫作对一个臣子屈服而在天下取胜啊。大王如果不考虑我的浅见，一定要灭掉赵国才能称心如意，从而使我获罪，这叫作取胜于一个臣子而失败于天下啊。取胜于一个臣子的威严，哪里比得上取胜于天下的威严大啊！我听说贤明的国君要爱护自己的国家，做忠臣的要爱护自己的名誉。国家被敌人攻破，难以恢复完整；战士牺牲了，不可能起死回生。所以我宁愿承受人罪而死，也不愿做败兵的将军。希望大王明察吧。”昭王听了以后，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